婦女雜誌

產兒制限號

第八卷 第六號

珊格爾夫人訪問記……羅世英
珊格爾夫人自敍傳……建人
珊格爾夫人東來的影響……梓生
產兒制限與珊格爾夫人……無競
產兒制限論……喬峯
婦人之力與產兒制限……鑑孟
產兒制限與社會主義……味辛
產兒制限與優生學……楊賢江
產兒制限與中國……瑟廬
產兒制限與道德……陳海澄

THE LADIES' JOURNAL

Vol. VIII, No. 6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謄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粘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奉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月出一冊　郵費須先惠

定價

項目	現款及兌票	郵票（以一分二分及一角者為限）
一冊	二角	二角一分
六冊	一元一角	一元二角二分半
十二冊	二元	二元二角

郵費

項目	本埠	本國	日本	國外
一冊	一分	一分半	一分半	六分
六冊	六分	九分	九分	三角六分
十二冊	一角二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頁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三十二元	二十元		
上等	圖畫中、正文前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三元五角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十六元	十元	六元五角	二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圖製圖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瑪格萊忒珊格爾夫人

Mrs. Margaret Sanger



珊格爾夫人，以一八八三年，生於美國紐約的高寨。她曾從事看護業十四年，因爲目擊貧民家庭受多子的累，生活非常困難，有許多人往往因墮胎而死，所以覺到「產兒制限」(Birth Control) 的必要。於是出版一種小册子，名曰叛逆婦人 (The Woman Rebel)，送達到貧民窟，宣傳產兒制限。美國聯邦政府及紐約的市政廳，都以這册子爲猥褻的印刷物，控以刑事罪。依照法律明文，寄件人及收件人，應該處以五千圓的罰金和五年以內的懲役。然此事大起世人的注意，由英國名人威爾士，加本特等，致書美國威爾遜總統，說夫人此舉，完全是道德的行爲，不該與一般的猥褻出版物同視。經詳細調查之後，遂宣告無罪。此事的結果，實在可說美國政府已經默認了產兒制限運動。後來珊格爾夫人又與妹皮爾恩夫人 (Mrs. E. Byrne) 共同在紐約貧民窟設立產兒制限講設所，又被捕入獄，皮爾恩夫人在獄中絕食，因此惹起紐約市婦人非常的同情，集合許多同志，從事於請願的運動。再派特別委員調查，又宣告無罪。自此以後，產兒制限一事，遂大爲世人所注意，使全美國受着非常重大的影響。現在由夫人主持設立的產兒制限同盟，已經有二十餘所，並刊行一種雜誌，名曰產兒制限評論 (The Birth Control Review)。本年三月，夫人從美國到日本，日本政府禁止上岸，後來强制她不許宣傳方法。四月間由日本來華，在北京應北京大學之請，講演產兒制限的什麼與怎樣，由胡適之博士翻譯。不久便從北京到上海。四月二十七日，本社和時事新報學燈社記者，邀夫人到一品香發館茶話，曾蒙夫人面述在日本的情形，和這回到中國的樂觀。三十日，又應家庭日新會之請，在職工教育館講演。次日，便由上海搭船前往香港，前面所印，便是夫人贈給本社的照片。

婦女雜誌第八卷第六號產兒制限號目次

迎珊格爾夫人……記者（二）
珊格爾夫人訪問記……瞿世英（四）
珊格爾夫人自敍傳……建人譯（六）
產兒制限與中國……瑟廬（一〇）
產兒制限論……喬峯（一五）
婦人之力與產兒制限……健孟（二四）
珊格爾夫人東來的影響……梓生（三四）
產兒制限與珊格爾夫人……無競（三七）
產兒制限與社會主義……味辛（四一）
產兒制限與道德及宗教……幼彤（四六）
產兒制限之社會的意義……薇生（四九）
產兒制限之生物學的意義……世平（五三）
應奇氏產兒制限的道德觀……高山（六三）
福斯德之產兒制限觀……無競（六五）
產兒制限與優生學……楊賢江（六九）

產兒制限與新種族……克士(七六)
婚姻和生育……陳德徵(八四)
產兒制限問題……潘公展(九〇)
產兒制限與道德……陳海澄(九七)
產兒制限的各面觀……喆生(一〇〇)
醫學上的產兒制限觀……胡定安(一一一)
產兒制限之史的考察……無競(一一三)
產兒制限運動的由來……高山(一一八)
歐美各國產兒制限運動的現狀……梓生(一二一)

附錄

美國產兒制限會的宣言和計劃……高山譯(一二三)
生育制裁的什麼與怎樣(珊格爾夫人在北大講演)……小峯 不歷 記(一二六)
珊格爾夫人在家庭日新會的講演……張梓生記(一三二)
產兒制限運動……陳海澄(一三四)

補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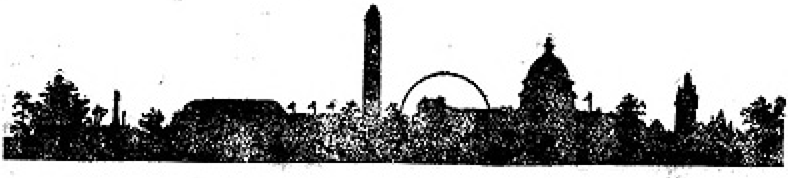
▲珊格爾夫人在美國貧民窟散播的傳單(九)▲中國最近之人口調查(一三)▲生殖率與宗教(三三)▲生殖率與文化(四五)▲珊格爾夫人重要的著作(八三)▲討論產兒制限的書報(八九)▲珊格爾夫人之赴華(九六)▲家庭收入與兒童死亡率(九九)

婦女雜誌

第八卷 第六號

產兒制限號

民國十一年六月一日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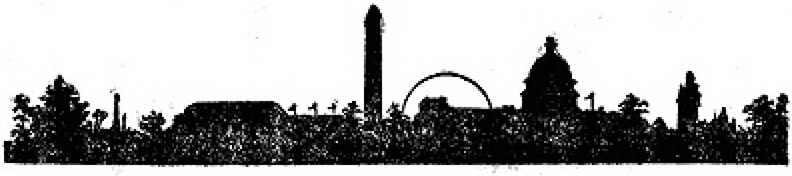
迎珊格爾夫人

瑪格萊脫珊格爾夫人(Mrs. Margaret Sanger)，現在已經到了中國了。這回夫人的到來，負有非常重大的使命，就是拯救隸屬的束縛的母性，革新孱弱頹廢的種族，改造腐敗紛亂的社會。我們對於這世界偉大的婦人，帶着這樣重大的使命到來，怎能不竭誠的歡迎呢？

夫人的事迹，讀者祇要看本號所載夫人的自敍傳，便可明白。她那樣高尚的人格，人道的主張，獻身的精神，當然沒有一人不佩服的。

但我們所尤其欽佩的，是夫人的實際運動的努力。近年以來，我國的思想界，頗有一種可喜的現象，但可惜能夠從事實行的，却是很少。這實在是最使我們失望的地方。珊格爾夫人爲了救濟貧困病弱的婦孺，使她們脫出悲慘的境遇，覺不辭勞瘁，不避刑罰，用最切實最有效的手段，向下層社會作熱心的宣傳，一切高遠的議論，幽玄的哲理，都一概屏除。這是何等的精神；對於我們好高務遠言不顧行的中國人，真是最好的模範！

夫人產兒制限的主張，固然是從新瑪爾撒斯主義出發，但她所尤爲注重的，就是母性的自由。向來的婦女，祇是擔當了一種孵卵器的任務，——有時覺連這種任務都不能完成，這是何等可悲的事！夫人的意見，以爲母性的職能，在於自由選擇自己的配偶，



自行決定可以產生小兒的時期和能夠養育的數目。在自由主義昌盛的今日，這種主張，是無論何人不能否定的。況且這母性的自由，對於未來新種族的發展，更有極重大的任務，並不是爲了一部分人類的私利呢！

一切的動物植物，其生存的意義，在於產生更優良更健全的子孫。人類當然也是如此。造成更好的人類，實在是所有人生事業中最緊要最神聖的事業。如果要完成這個任務，便該首先對於所生的小孩，經濟上教育上加以最善的處理，而於自己力量所不能完全教育充分養護的小孩，便有制限的必要。

我國近年來的天災人禍，幾乎圖得人民沒有安寧的日子。許多的人，提出種種解決禍亂的方策，終於不能得到什麼效果。然而照珊格爾夫人的意見看來，實在都因不曉得從根本上着想的緣故。她以爲解決人類的幸福問題，有三種必要的程序，第一，好的產生，第二，好的教育，第三，好的社會組織和國際組織。如果我們不先從這基礎的根本的方面着手，祗在第二第三的兩種事業上，用了許多的努力，一定是徒勞無功的。

所以我們爲母性的自由計，爲種族的發展計，爲國家社會的安寧計，都有歡迎珊格爾夫人的必要。我們希望我國社會，因這回夫人的來華，都能理解產兒制限的必要；更希望社會上有像珊格爾夫人一般的實行家，肯用獻身的精神，宣傳這產兒制限的方法，來改造中國的社會，救拔隸屬的母性，發展未來的種族；那麼，珊格爾夫人這回的來，也算不虛此一行了！

一九二二，四，二〇。

珊格爾夫人訪問記

瞿世英

在主張『多福多壽多男子』的中國人心目中，這宜傳產兒制限的領袖珊格爾夫人當然是『無事忙』了。她到中國來玩玩，誰也不能叫她不來。我們很可以不必管他。誰還管得誰生兒育女的事情。

但是產兒制限終久是眞理。人口問題終久是大問題。不但是在經濟方面重要，便是在社會方面，道德方面，亦更是重要。珊格爾夫人認定這問題的重要，努力宣傳。我們對於她當然要表十二分的敬意，竭誠歡迎這社會改良家。

珊格爾夫人到京纔三四天，四月十七號晚上，我便接到友人振鐸兄和建人兄的快信，派我代本誌去訪問她，並向她要一張照片。我接信之後一天，便到北京飯店去訪她。侍者引入她的住室，那時她正在和旁人通電話，稍等一等，她電話說完，便開始談話。

她眞是個社會改良家，語言動作，都非常的和靄，使人覺得受一種人格的感化。握手坐下之後，我便向她陳述來意。又將建人兄的來信譯給她聽。她聽說婦女雜誌要出專號，表示非常忻喜的樣子。於是我便將本館編譯所的地址和建人兄暨本誌主任章君的姓名告訴她。她說她到上海，希望能見他們。

我開始問她產兒制限運動在歐美日本各國的情形，將來的計劃，和她關於中國的產兒制限問題的意見。以下便是她的談話。

美國在大戰之後，產兒制限運動，很是發展。近五年來，進步實在很快。主張產兒制限的同志特組織美國產兒制限會（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以爲活動之機關（她自己便是美國產兒制限會的會長）。並出版一種雜誌名產兒制限評論（Birth Control Review 即由她編輯）除從事鼓吹外，並報告歐美各國產兒制限運動的情形。每期可銷售一萬份至一萬五千份左右。此外更在各地講演，最近四月間已得四州的幫助。總之產兒制限運動，必爲將來美國最大的社會運動之一。於是她便將美國產兒制限會的宣言和計劃（Principles and Aims of the 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送了我一張，我說我們或者可以將原

文譯出來。

她又繼續說道：現在產兒制限運動已經是世界運動了。本來我們爲世界福利，人類進步起見，產兒制限是一件萬不可忽略的事。我在英國方面產兒制限之重要，已爲一般人所了解。今年七月，便在倫敦開國際產兒制限大會（她離華後便赴英與會）。英國的有名人物如威爾士（H. G. Wells）應奇（Dean Inge）及英皇御醫道生爵士（Lord Dawson）等，均力爲贊助，前途希望極大。現在已有產兒制限講授所二，此後當更能增加。在荷蘭，則已有三十五年之歷史，已有講授所五十五處。產兒制限運動，甚爲發達。其餘在德國，奧國，斯坎的那維亞半島，意大利等處，亦均有同樣的運動。

日本關於產兒制限，已有所組織。今次倫敦開會，日本亦有代表赴會。雖政府方面有不許講演之事，但一般人民，對此極爲關心。在日本時，即在小站，亦必有許多新聞記者與學問家來談話，狀甚慇懃，足見其對於產兒制限之熱心。日本人口問題極爲迫切，故產兒制限較中國尤爲重要，可喜其對此已十分注意。

至於中國，則到華不久，中國情形不甚了解，不能有所發表，但確信此事在中國十分重要。產兒制限運動發生後，對於中國人的家庭生活，必大有改變。於中國的國際地位，亦必大有進步。中國對於『數』的方面已多，現在正是在『質』的方面用工夫的時候。現在做起，十年之後，必大見成功。中國決不是沒有人口問題的。

此時她便問我們對於產兒制限的意見。我除自己個人意見說給她聽外，（從略）更將東蓀先生在時事新報上的時評譯給她聽，更向她說我們爲產兒制限出專號，可見我們亦極注意此事。但一般人對此不注意，亦像實情。她說在美國亦是這樣。眼光狹小的經濟學者，更不注意這件事。但是社會學者，却沒有一人不贊助的。

她又繼續說道：中國有一層要特別注意不要再蹈西方的覆轍，便是產兒制限，要從貧民，病人，下級社會下手，否則制限產兒的，仍是一般知識階級中人，此大不可。爲今之計，應立即不准貧病之人多子，減少其產兒率。一國之強弱與其知識界大有關係。中國青年而求獨立求自由者，尤不可不注意產兒制限。女子方面，尤爲重要，還要比爭參政權重要的多。

談了一些不關本題的話，她將她的在美住址告訴我們，希望以後到美國可以去找她……她又取出三四種照片來，命我選一張好的。我便選了一張（便是登在本誌的一張），稍坐，便向她告別。

她兩三天內便要離開北京了。但她那真率的態度，和藹的神情，是使我永永不能忘記的。

四月十八號晚。



珊格爾夫人自敘傳

建人

一

我的父親不但是一個偉人，兼且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我的雙親都是愛爾蘭產，而且是歷代思想上的戰鬭員的後裔。我的父親尤其是一個理想家，現在正在為國際平和及國際協同的理想而奮鬭。我的母親是舊式典型婦人之一，她們都是殫一生的心力謀她們的丈夫的幸福和她們小孩的安審的，她生小孩十一人，我排行第五。我在一八八三年，生於紐約的高寧(Corning)。

我在兒童時期，早已受我父親的教訓，說人生必須有一種為了實現理想的大努力。他時常對他的小孩說，他們必須先有一種夢想或幻象，使隨後的生活即為圖那夢想的實現而奮鬭。在我極幼小的時候，他教導我說，沒有一個人是能單獨獲得幸福的，我的幸福，靠我的衣食住，因此我是靠這些借給我需要品的人獲得我的幸福。所以我對於這幾百萬供給我生活的安樂及物質的需要的男女，減輕他們生活的負擔，使他們幸福，就是我的義務。這是我所得的最早的教訓，有人知道我家庭情形的人說，我們是「在自由的搖籃中搖睡，在智慧的女神胸前撫育」的。

二

我幼小的時候，照年齡而論，常說我太老誠。在我的範圍以內，我常看護有病的貓，犬，馬及其他家畜。我如他們母親一般的看護鄰近無家的小孩，及忠告他們，幷且在遊戲的時候，常替同伴看護及

包裹受創的手指。我自入一個寄宿學校後，我的生活，遂在那個故鄉的小村鎭中過去。這地方本是工業地。今日世界中最美好的玻璃，便是那里的出品。我早年的時候見我的遊伴——男孩及女孩都有——一到能夠得到勞動保證書的年齡，立刻便入廠去作工，并且從此就沒有再受教育的機會了。我研究這等事情的原因，這種苦事的背後，皆因家中有小弟小妹，受着經濟的壓迫，使他們不得不然。

我的父親，是一個技巧熟練的職工。他是從大理石及花岡石裏彫出他的幻象來的一個彫刻師。雖然他得很優的薪資，但父母要適達爲子女求學的欲望，我的家庭，遂忍受過許多的困難。

我幼小的時候，讀書是極不相稱。我在日常間研究喬其(Henry George) 的莊重的哲學，讀他所作的『進步與貧窮』(Progress and Poverty)，培膣彌 (Edward Bellamy) 的『待望』(Looking Forward)，尼采的『看這人呀』(Ecce Homo)，及叔本華的論文，他的哲學使我的好奇心激怒而且苦惱。此外還有這一類的作品。我在晝間研讀思想嚴肅的作品，在夜間則圍爐讀仙神故事的時候居多。所讀的是格林 (Grim) 的傑作集，或從愛爾蘭俗傳而得的獨創的故事，是我的父親的奇異而生活潑的想像的作物。我回考這等矛盾的感化影響，知道我的雙親欲使他們的小孩們歸於單純，但同時欲鼓舞起獨創的思想。

我在寄宿學校的時候，於我將來的社會生活，有極大的影響。自從那時候起，我完全受我的雙親的感化了，但受父的感化尤大，因爲我的母親，自生產最後的小孩之後，成了衰弱的人了。我在寄宿學校裏，與年齡與我相等的小孩五百人爲伍，并且放任我自己的工夫與他們各色的人及各種性質相『浮沉』我很自然的善於體育，如舞踏及籃球等，并且在這四年愉快的歲月裏習得許多社會的活動。在那個學校裏，演說婦女參政的女子，我實爲第一人。我既發表擬在公開場所講演這個演說了，因那班學生與我作樂和開玩笑，使我預備講演非常爲難。我乃不得不到離學校一哩遠的一個葬地上，去習練我的演說。但我終於得了成功，我的婦女解放其要的議論，很能吸引聽衆。從此引起發出許多議論及討論。其結果覺像在聽衆的中間，組織了一個參政運動的團體。在這時候，我年紀只有十四歲。明年，我遂盡力於政治上的討論，這幾年間，我得了許多親密的朋友，友情一直繼續至今。我因希望科醫生的行業，遂考入康納爾大學，正要入學之前，我的母親病死，我遂代母親管理我的幼小的弟妹了。等到家庭的事情安排妥協之後，我乃進紐約

醫院三年畢業的醫學研究科，專攻內科及看護。我於是得在那里實行我的人生哲學，我不但在那里得與人類肉體的赤裸裸相接近，而且得與靈魂的赤裸裸相接近。人類我親見生產與死亡的悲苦，也在那里，而且我在這四年的研究與勉力，得習知那指導人生運命的兩大本能。這兩大本能便是飢與愛。對於飢的問題，雖有許多人已很注意，但對於愛的了解，却尙極少注意。我以為解決飢的問題，是男子的目的；而戀愛衝動的理解與指導，却在婦女的領域之下的。如果婦女要使自身的解放更形完全，她必須使生命與戀愛之美的理解更加高尙更加精神的。

三

我的醫學功課完了之後，我遂和藝術家威廉珊格爾(William Sanger) 結婚。珊格爾先生是一個新時代的藝術家。他是屬於印象派的作家，這一派的作品，到現代過去之後，常能為人所賞識理解的。他是富於理想家的氣質的，他情願犧牲物質的利益，務求合於他的理想的生活。他雖然被人看做冷靜孤僻，但看見過他作品的人，都說他是一個天才。

我與珊格爾先生結婚之後，對於我一生的事業，得到一個理論的歸結，因為他幫助我感得在這一切單純的美中的愛。我們有三個小孩。斯推懷武(Stewart)，現在已十八歲，葛蘭武(Grant)十三歲；最幼是女兒，五年前死了，要是在時，已有九歲。當我初結婚的時候，我很想生許多小孩。我們建設起一所大的屋宇——作意大利別莊的樣子——下臨哈遜河(Hudson River)，這房子的布置和計畫，至少可以養十個兒童。到我第三個小孩產生以後，我遂捨去從前的計畫和那屋宇，幷且決定我與其冒着我生命的危險再生事育，不如使他們有一個全健的母親，能夠管理到他們長大成人。我離開我的小孩，使我得繼續經濟學及科學的研究，盡力於文學會的發展，並且從事於時事問題。我的丈夫與我商定一種計畫，半年中我同他在一處作事，其餘的半年和小孩住在鄉間過閑散的生活，謀他們的發育和娛樂。這樣，我們很有趣味。我的丈夫在這時繼續他藝術上的工作，我在這閑散時間，研究性的衛生學。

四

人是不能隱匿自己的知識的。我常被邀去到職工女子俱樂部及各種婦女會去講演社會衛生，無論何時，我總是不拒却的。但此事講演，我總在日間的工作完了之後，到晚間去講，因為我每年須

做我的看護事業半年，如是者有許多年。

到一九一二年，使我深信那婦女解放的必要條件，並不在參政權，而在能够支配她的自己的身體。無論有怎樣崇高的思想，置在現代母性的前面，但爲了她生活中最緊急的必要，便不得不把他放棄了。所謂『我怎樣可以防止我所能養育照顧以外的小孩』實在是她生命中最大的事情。這是各處母親們緊急的呼聲，而以貧民區域的母親爲尤甚。

在一九一二年我遇見一個陷於危險的母親，她因爲聽得不良的方法去防避妊娠，使她已到死的門前，她因避姙而終於中毒，我們要從死的谷底裏救出她的生命，非常之難。她只有三個小孩的一個小家庭，但她已不願再多生子女了。她要我及醫生告訴她怎樣可以避姙，但我們沒有回答他。兩三個月之後，我被邀到這婦人的病床前去看護她，這時候已不能救治她了，終於在我與醫生不能幫助她之前，她便死了，

我因這婦人的死，非常感動，從此我看出我面前一切社會罪惡的全景。那一天的晚上，我決意舜我一生的心力去幫助缺乏此等經驗的婦人，并且從此等夭死之中去救他們出來，到一九一四年，我遂公然唱道產兒制限的理想。我希望繼續這個事業，直到全世界想得此種知識的母親們，全都能够得到。

珊格爾夫人在美國貧民窟散播的傳單

做母親的諸姑姊妹們！

你們有能够支持一羣兒女的餘裕嗎？

你們還要想生出更多的兒女嗎？

如果你們不要，那些闖來的兒女一旦殺奔前來，又怎樣辦呢？殺吧，萬不可以，我們不能傷害生命，我們只有做『不生』的工夫！

你們如果到布爾克林，阿波伊街門牌四十六號來問，那裏就有富於經驗的看護婦，告訴你們以安全無害的避姙方法。

還希望你們告訴你們附近及遠處的朋友！

會費一角，歡迎做母親的諸姑姊妹們！

馬格萊武　珊格爾。



產兒制限與中國

瑟盧

一　生產率與文化程度

愛理斯說：『高生產率和高死亡率，低生產率和低死亡率，往往發現在同一個社會裏。前者常常是文化較低的社會，後者常常是文化較高的社會。所以低生產率和低死亡率，不但是文明進化的特徵，而且也是文明進化的要素。』我們根據這幾句話，來看中國目前的社會，是文化高級的社會呢？還是文化低級的社會呢？

我國的人口數，究有多少，因爲現在還沒有精密的統計，所以不能確定。但據國內外機關和個人歷來的調查及估計，都說中國的人口，猶有人滿的現象。就生產率而言，在西洋如英法諸國大約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下；而在我國據美國洛斯教授（E. A. Ross）在變動的中國（The Changing Chinese）裏所說，則在千分之五十以上。至於嬰兒死亡率，在西洋普通約爲十分之三，我國卻到十分之八。又據一九〇九年香港英國政府的調查，這一年香港一歲以下嬰兒的死亡率，爲百分之八十七。這種估計，雖不能說十分精確，但也不至於相差過甚。然而我們卽使離開了統計調查，單就社會上多妻早婚的習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格言，『五世同堂』『多福多男』的誇譽，以及衞生的不講，醫藥的幼稚等情形來懸空推察，無論如何，萬不能斷定我國不是高生產率和高死亡率的社會了！

二　馬爾撒斯主義和新馬爾撒斯主義

『人口有增加於生活資料以上的恆常傾向，』這是馬爾撒斯所定的人口原則。他又以為抑制人口的增加，除了遲婚，獨身，節慾等人為的抑制以外，便是饑饉，災荒，戰爭，疾病，癘疫等天然的限制。我國向來早婚多妻的習俗，正與馬爾撒斯所主張人為的抑制相反對。因此他所說的天然的抑制，遂成為近幾年來通常的現象了！

多妻制度，今後在我國應該絕對禁止，固然不必再說；『無後為大』『五世同堂』的惡俗謬說，當然也該破除。但完全遵守馬爾撒斯的人為的抑制，不但在實行上十分困難，而且不免要發生賣淫，煩悶，犯罪，疾病種種的弊病。所以新馬爾撒斯主義者，對於這馬爾撒斯的人為的抑制，加以修正，主張相當的早婚，同時豫防受胎，免產多兒；以為這樣纔可以保全兩性間的潔白，家庭的快樂，個人的幸福，社會的健全。美國珊格爾夫人所說的『產兒制限』(Birth control) 就是從新馬爾撒斯主義出發的。這產兒制限的必要和利益，在後面所載的各篇裏，已經說得非常透徹。我們如果要謀增進中國的文化程度，救濟目前饑饉，災荒，戰爭，疾病，癘疫等苦痛起見，實在不可不提倡產兒制限；而與婦女解放的前途，更有非常重大的關係。

三　中國歷來的產兒制限

在素來崇尚偽道德的中國，一聽到『產兒制限』的名詞，說不定要非常驚駭，把這種學說當做洪水猛獸看待。然而我們不要祇顧表面上說得好聽，且睜開了眼對實際上去看一看，我國向來果然有沒有產兒制限的事情？愛理斯說得好：『產兒制限的名詞雖新，但其實行卻已很古。世界各處，都有以防止妊娠為目的的舊習慣，不過普通並非用防止妊娠來達他們的目的，祇是防止那妊娠結果的成長；這便是墮胎和殺嬰。』現在我們請問那把產兒制限論當做洪水猛獸的先生們，是否承認我國的社會上，從古代到現在，也有墮胎，棄兒，殺嬰等殘慘的事實嗎？此等事實，為什麼竟不能用道德禁止他呢？

要曉得此等事實的流行，並非像我國講道德的先生們所懸想，完全由於不道德而起，正如珊格爾夫人所說，一部分是受了經濟的壓迫的緣故，而一方面卻為了婦女求自由的願望。所以如果不能除掉社會上經濟的壓迫，並滿足婦女這種的願望，墮胎，棄兒，殺

嬰一類的事情，將永遠不能絕滅。所謂產兒制限，不過用科學的方法，使做母親的有決定產生子女數的自由，不必再用那墮胎，棄兒，殺嬰等殘酷的非人道的手段，而得免於饑饉，災荒，戰爭，疾病，癘疫的苦痛，也不會發生賣淫，煩悶，犯罪，疾病等弊病。這樣說來產兒制限，不但不是不道德，而且是極道德的。

四　產兒制限與貞操論

反對產兒制限者最有力的理由，就是以爲如果行了產兒制限，於貞操定有危險。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必先說明所謂貞操的意義。向來我國所謂貞操，完全負擔在女子的身上，至於男子，毫無所謂貞操。這種男女間二重道德的標準，在現代早已沒有駁斥的價值。那麼，要藉那使女子爲了怕產生私生子而不敢失節的偏見，又有什麼價值呢？況且在從前的社會裏，沒有所謂產兒制限的方法，女子也未必完全都守貞操，不過爲了社會上對於女子責備過嚴的結果，利益了幾個以墮胎爲業的惡徒，犧牲了許多無辜的嬰兒和一時受愚的女子罷了。我素來是主張絕對維持貞操的人，但我以爲這維持貞操的責任，不該專由女子負擔，應該由男女兩方面共同負擔的。而且如果真要維持貞操，防止男女間性的道德的放縱，決不是法律名譽等消極的外來制裁所能奏效；必須積極的從根本上入手，如實施青年男女的性教育，提倡戀愛的神聖，尊重女子的人格，都是維持貞操上最切要的事情。否則如果一方面存了玩弄女子的心理，一方面又造成了片面貞操論，使婦女爲了怕失貞以後所生的結果而不敢失貞，這是完全無效的。所以我以爲產兒制限與貞操問題，可說一點沒有關係。

五　產兒制限與民族主義

反對產兒制限在理論上比較的得勢的，要算民族主義者所持的主張了。他們以爲如果實行產兒制限，人口必將減少，種族及國家將因此衰弱以至滅亡。這派的人，往往舉古代的羅馬爲例，我們且不必說到目前正由國家主義改進到國際主義的時代，這種議論，有沒有存在的價值。即使從種族的強盛說，也不在乎數量的多寡，而在乎質地的優良。如果說人口數繁多，種族便會強盛，那麼，我國人口之多，號稱冠於全世界，早該做了全球的盟主了，爲什麼到了現在，還是有國之名而無國之實，國民到處都要受人欺侮呢？爲什麼稱雄於今日世界如英法諸強國，倒反是人口很少的民族呢？況且人口的衆多，也不在乎不制限產兒。照上面所引愛理斯的說

法，生產率高的社會，便是死亡率高的社會，我國的生產率，雖比各國爲高，但幼年殤亡及中年夭折的，也數倍於他國；所以伊斯忒說我國的人口，已在靜止狀態；這可見人口增加的速度，我國實在不及生產率較低的他國。然而這幼年殤亡中年夭折的人口，對於母體的衰弱，生活資料的虛費等種種影響，却已足以致國家於貧弱而有餘，更不必再說到因人滿的緣故，發生饑饉，災荒，戰爭，疾病，癘疫等種種的禍患了。所以我們如果能毅依據人種改良學的學理，實行產兒制限，一方面更能講求衞生，改良醫藥，那麼，民族的質地，一定可以改良得許多，而人口的數量，也未必會因此減少。何況我們現在正當反對戰爭力謀平和的時候，本不必希望人口的繁多，而在今日人滿爲患的中國，更有減少人口的必要呢！

六 婦女的自由與產兒制限

以上專就民族，國家，道德各方面，論那產兒制限的必要，以下我們更就婦女一方面來說：

我國的婦女，眞可說是低微已極了。現在有許多高呼婦女解放的人，都主張婦女教育的增高，經濟的獨立；更有一派倒因爲果的人，以爲婦女的被束縛，是無教育經濟依賴男子及不能替社會服務等應有的結果。然而我們試想，現在中國的婦女，果然有受教育的機會，經濟獨立的可能，服務社會的餘裕嗎？一般的女子，在及笄之年——正當男子或別國女子受教育最緊要的年齡——就由專制的父母作主，強迫她和從不見面毫無愛情的男子成婚，立時負了做母親的義務。於是第一個小孩還沒有斷乳，第二個早已受孕了。這樣繼續着，直到爲母的生理作用停止時爲止。中間除了妊娠，分娩，保抱，提攜，乳哺衣食種種的麻煩以外，還有疾病的憂愁，夭殤的悲感，不但受盡了身體上無限的辛勤，更受盡了種種精神上說不盡的苦痛，這不是我國社會上普遍的現象嗎？

我們試引證一段事實來看，如歸有光先妣事略裏說：

『先妣周孺人，宏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姙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姙不數矣！」孺人擧之，盡，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

從出嫁到死，在十年之間，產生七個子女，終於爲了想制產兒而

死。這種情形，恐怕還不止歸氏一家呢？試問像這樣的畢生消弱盡瘁，專做那生育兒女的機器，還有受教育的機會，服務社會的餘裕，經濟獨立的可能嗎？所以我們如果要圖謀完全的婦女解放，一方面固應該使女子取得社會上平等的待遇，和戀愛及婚姻的自由，一方面尤須使女子有母性的選擇權，否則必將如瑞典斯德林褒"Natural Obstacle"的小說中所說，女子究竟不免要做男子的奴隸！

七　結論

總而言之，產兒制限，對於圖謀婦女的解放，改良未來的種族，提高文化的程度，消除饑饉，災荒，戰爭，疾病，癘疫的禍殃，根絕墮胎，棄兒，殺嬰的罪惡，以至消弭戰爭，改造社會，都是最有利而且最必要的。

但是還有許多的人，以為產生子女，是自然的法則，人類不該取這種違反自然的手段。殊不知今日的文明，都是征服自然的效果，為什麼對於此事就應該服從自然呢？最可笑的，還有一種自相矛盾的議論，一方面以為產生子女，是人類的本能，一方面又以為實行產兒制限，人類將有種族絕滅之慮。如果傳種確是人的本能，人類便決不會斷種；否則人類如果有要絕滅自己種族的傾向，傳種便不成為人類的本能，即使不用防止姙娠的方法，依然可用墮胎，棄兒，殺嬰等來制限產兒，使人類終於絕種的。我們以為傳種確是人類和一切動物固有的本能，而在人類卻更有要求支配自己蕃殖力的自由的願望。這願望便是人類和他動物的不同處。在野蠻的人類裏，用墮胎，殺嬰，棄兒來滿足這種願望，而在文明的人類，纔知用科學的預防姙娠法，去代替此等惡劣的手段。這替代的發明，更是文明人和野蠻人的不同處！

到了現在，這產兒制限運動，已經普遍於全世界了；文明諸國如和蘭，德意志等，早已實行而大著成效了。我們今日卻還在這裏當做一個新鮮的名詞，奇異的事情，嘵嘵嚷嚷的作這種無謂的空論。唉！我真羞說我國的文化程度是這樣了！



產兒制限論

喬峰

英國愛里斯原著

這篇產兒制限論的著者，在歐美科學家中係最能喚起西方文明國使知道人生中的兩性衛生是中心的而且最重要的事情的第一人。哈夫洛克愛里斯(Havelock Ellis)殫一生的心力在兩性的科學的而且公平的研究上，并且他著的"The Psychology of Sex"(性的心理學)是一部六册的大著作，流行於歐美及澳洲的知識及教育界中，并且打破了許多阻礙進步和造成慘事的禁制與偏見。哈夫洛克愛里斯說產兒制限是促進文明的大方法，經他的長久而且深沉的探索與研究，對於諸種事實，持論必格外嚴重，并且立基礎於極明察的公平的上面；於此可見他在各種科學及文學上的努力了。在有學識的歐洲人裏面，哈夫洛愛愛里斯是論現今及將來的文明的最大預言者之一人，——瑪格萊忒珊格爾(Margaret Sanger)。

『產兒制限』(Birth Control)這個名詞，是數年前珊格爾夫人和幾個朋友所創定的，現在已經通用作性交時有意的防止受孕的名稱了。然而這產兒制限的名詞雖新，其實行却已很古。現在考得世界各處，往往都有以防止姙娠爲目的的舊習慣，可是普通並非用防止姙娠來達他們的目的，不過防止那姙娠結果的成長。這便是墮胎和殺嬰孩。此事實在流行極廣，不特文化低級的民族爲然，便在東西洋文化最高的民族裏也儘有的。但是到了近代，已經有打破墮胎及殺嬰兒的傾向。預先防止受胎，比任其形成之後而再毀壞也，總覺得好些。而且如此則母體的健康也可以保持了。

又近代發達起一種人道的感情，覺得毀傷人生，無論在未生以前或既生之後都是不可。不過這種感情怎樣起來卻全然不明白。近代各民族，都是認戰爭，由戰爭的手段，很兇殘的殺死壯年的人，當然比較殺死那連意識的生命尚未具有的生物可怕得多。但近代人雖有這樣的感情，我們卻必須撇開這些祇是歡迎戰爭而不以此矛盾爲意的人。在今日我們覺着限制人口必要的時候，可認爲唯一合法的手段而且最節約精力的確實的方法，只有防避懷孕，便是『產兒制限』。

於此有一疑問：卽爲什麼到了近代，這產兒制限一事成爲全世界最重要的問題呢？產兒制限，原是從古以來，在世界各處常常成爲重要的問題。人口往往爲了原因不明的事情，忽然增加，其結果遂使人民溢出國境，流離在四隅之外，或者在國境之內遭饑荒，疾病而死，於是不得不搜尋方法，來限制人口的增加。到十九世紀前半，世界的文明民族，以及受他們支配的劣等民族，人口的增加，成爲一般而且不變的趨勢，祇有文化低的民族，不能順應文明狀況，和文明接觸反而衰微的，纔是例外。

在近代的生活狀況之下，人種所以會這樣大大的增加，其中有兩個主要的原因，更有幾箇次要的原因。第一，因爲近代人道主義的感情，已將古代制限人口的方法，墮胎及殺嬰的事，多少廢棄不用，而且同時將不良的生活狀況緩和了，在從前的時候，多數衰弱的青年要死在這種狀況之下的，現在卻可以生存。第二，這種原因或更加重要，也是隨着人道主義的傾向而來的，卽科學的組織和醫學上的衛生的方法，——雖然去目的還遠——顯然把人類的生活狀態改良了不少。例如流行性感冒一次流行，在數年之前，殺人比這回大戰還多，又在許多國裏嬰兒死於大多數可以防禦的病裏的，還非常之多。可是世界上衛生的組織，比從前已大改良，生命和健康的保衛方法，比較一世紀前，已大加優良。許多傳染病，在從前非殺幾千百萬人不可的，現在已完全掃除，或已經減而成爲不重要了；又因爲近代運輸之便，遇有饑荒，在從前不可爲力的，現在可以防止了。這等情形，在東西都是一樣，數世紀來，使人口成爲靜止狀態的原因，現今已都除掉。這等科學的近代化過程的意義，在日本已沒有細說的必要了。

這樣我們知道在向來的狀態下面，制限人口的方法，固然是用得着，或且也屬必要；如果不用這種方法，自然便要施用他無慈悲而且殘酷的手段，以減少人口的分布。但到了現在，周圍的狀況，適合於人類的繁生，同時可以備人類蕃殖的土地，十分狹小，而生活

的資料，又復缺乏，所以用有意的人爲方法，去抑制人口的增加，比從前更屬必要。美國著名科學家伊斯武教授(Prof. E. M. East)最近說起，美國的人口，如照這樣增加，不上百年，其數當在十億以上，將來生存競爭的恐怖，定在我們的想像以外。我們再看中國，人口差不多早已靜止，這是爲了他們的生殖率雖高，但因無知識和疾病的緣故，死亡率也高，所以不見增多。如果中國一經近代化，教育普及，衛生組織發達以後，結果，人口一定也要和美國日本同率的增加。然而我們知道這樣高度的增加，是決不能維持的，不必到百年之久，——美國及日本都是一樣，——或由自然施行殘酷及荒涼的方法，或因人的智慧，澈底的適用人口制限之有意的方法。二者必居其一。科學的同時又是人道的方法，只有一種，那便是產兒的制限。

這又必須知道，產兒制限，雖是屬於人爲的而且有意的方法，但是不能稱他爲不自然。這不過從意識的敏捷的，而且注意深切的態度，應用一種順應的作用；自然也正用這種方法，使生命漸漸上進而趨於完全，不過在自然中的方法，是無意識的緩慢而且粗糙的罷了。下等動物，生產的數非常之多，能生存的却非常之少；最高等的動物，產生的子嗣極少，其中却多數都能生存了。鰊魚一產七萬卵；婦人一次生產在一個以上的小孩的便覺很少。但是幼鰊魚被四圍別種魚類鳥類，及人類所捕食，而在人類，則小心的防護，直自長期的懷胎期嬰兒期而至兒童期爲止。這兩極端中間，歷級的情形，一一可見。我們見生物隨着進化的程序，產生的個體逐漸減少，而個體同時逐漸看重，個體的性質也逐漸改善，生存上的保護也愈加綿密。所以我們若實行產兒制限，嚴密制限家庭的擴大，這是使人類趨於進化的方法，而且這也就是幾百萬年來，在自然中很緩慢的，盲目的，無意識的演下來的。

在人類上，其實還自在那里爲這種自然的進行。許多學者，說生殖率降下，與文明的增高，完全相關連，而且這是自然的作用，並非因有意去制限家族的緣故。從某點設目爲歐洲最文明民族的法國人，他們生殖率的降低，始於十九世紀之初，在那時候，產兒制限的方法，實在還沒有曉得。雖然這等議論，很難尋出一個確證，就是在我看來，或者也覺得沒有根據。但是我們實在知道文明的結果，人人都有高度的神經發達，即使他們希望多生子女，也很不容易。從這一點上觀察起來，國民的文明增高，實與個人的文明增高，是相應的。又死亡率的降低，也是高級文明最確實的伴侶，(法國的嬰兒死亡率却很高，從這一點上看來，可見不能稱爲高級文明的

國民。）因為人民如果沒有能保持人生健康的智慧，便不能稱為高級文明人。英國人民的壽命，與半世紀前比較，平均已增加十年，（從前平均四十一歲，現在為五十一歲。）隨着這個人壽命的延長，遂有十九世紀初期過度蕃殖率的減退，且因家族的收入增加，兒童的勞作就減少了。據本年度國勢調查，最近十年內人口的增加，只有百分之四·七，這樣的低減，是從來所沒有的。這雖是大戰的結果，然也有別的方法——如移民的停止，及因衛生改良而死亡減少等——抵補那些損失。所以這種增加率的低減，可以認為真正低減趨勢的一部分；因為我們若追溯到十年前，便曉得那時的調查，也比更早的記錄，低減的很多。更求之於別國最近的調查，如法國，美國，加拿大，新西蘭等，情形也是如此。除卻還有一二國，如澳洲，南非洲尚有廣大的空間可以供人口的分布——這種現象也不過是暫時的——之外，生殖率隨了文明增進而減退，確是一般的傾向。

近時貝爾氏（Mr. L. E. Pell）在他的著作生產及死亡律裏說起，那有意的產兒制限，與這樣的傾向，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凡低等的生活和惡劣的狀態，常使生殖率死亡率一同增高，高等的生活和優良的環境，——這實是促進生活改善，提高一般文明的要素，與高度的神經發達相連，——也使生殖率和死亡率一同減少，這是自然律的結果。如優良的馬，生殖減少，這種現象，實在與人類因文明增進，生殖率和死亡率同時減少，完全相同。所以我們用人工使生死率減低，實在是根據自然法則使文明增高的方法。便是貝爾氏，也相信我們必須用有意的方法調節生殖率。我們不可任這種過程，祇由自然盲目行去。必須指導這種自然的過程，而研究一種方法，使最孱弱的人民，極力減少其生殖，這樣民族之量的增加，可以緩慢，而質却可以改良了。

有這樣自然的事實在我們面前，使我們可以明白得到產兒制限的意義。就是產兒制限，對於改良人類的本質上，不必經過自然的過程上那般的困難和浪費，可以更有秩序更有成效的遂行。決定民族資質優劣的一個試驗——未必是最佳的但却是最劇烈的試驗——只要看抵抗戰爭的破壞力的能力怎樣，便可知道。我們細細考察最近大戰中，歐洲各國民族的命運，實是一個極大的教訓。當大戰爆發的時候，歐洲生殖率最高的各國，如俄羅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匈牙利，意大利，奧大利，西班牙，芬蘭，德國等，都現出衰亡的徵象，不用說，在此次大戰中，各國無不都受極大的災害；而且這種重大的災害，協約國亦一同受着不過有最高的

生殖率，國土最大而又人口最多的國家，最先發生軍隊的頹廢，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所以高度的生殖率並不能有利於戰爭，實在可以說是一個阻害。在議論上都說高度的生殖率和高度的能率，一定相連，但實際上却未必如是。高生殖率，是一種不成熟，文明不完全和無能的表徵，或者是（便在希臘人的時代有時也是如此）因產業急激膨脹後暫時的現象。這時雖在有強有力政府的國家，也常常會發見能力低下，工作時間過多，兒童勞動，社會的悲慘，無產階級的不安與衰敗，嬰兒與小孩的死亡率增高等種種情形。這種傾向，在近年產業膨脹的日本中，就可以看出。反之，如生殖率低落，能率就愈加增高。這是非常確實的。德國著名經濟學家羅息爾(Roscher)，許多年前，已經說過，高級文明國所以高出於低級文明國的主要原因，全在對於結婚及生殖的自制力與富於先見之明，我們可以從這話裏，得着一個結論了。

我們照這樣考察世界的事實，可以曉得生殖率低落的傾向，不論是否係有意的產兒制限的結果，對於國民及種族，都是一樣有利的，但是最強的民族，決沒有最高的生殖率。雖然也有強的國民，曾經過一個過度蕃殖的時代，然而最弱的國民，生殖率必高無疑。而且生殖率低落，即使並不會用人爲的方法，似乎也能使性質隨着增高；不特國民，便是個人的性質，也一樣能夠增高。荷蘭就是明顯的一例。產兒制限，雖然大有利益於民族，但是方法必須依照善種學的目的而行纔是。對於產兒制限，常有一種批難，便是說祇於曉得這方法的有識及優良階級，能實行產兒制限，至於那劣等和無知識無思慮的人民，却往往任其自由蕃多，這種情形，在產兒制限實行的初期，固然難免；但是一經實行稍久，必能傳播到下層階級，結局必能漸成普徧。既經普徧之後，人人都有高尚的社會義務觀念，對於遺傳上不適於生育優良子嗣的階級或個人，大概曉得防止其生育，那時要遏制那些少數病弱而貿然生殖的人，也自然容易了。

我們若離開了種族國民，就家族個人講，這產兒制限的問題，便更加簡單了。國民問題的產兒制限，與政治多相關連，種族上問題的產兒制限，則與善種學的研究關係很切，而這種遺傳上的傾向，現在都還未完全明白。然而家庭和個人行產兒制限的利益，那是不論何人都能了解的。但是這種利益，在歐洲便是醫生裏面，也還不能十分相信。這是爲了向來根蒂深固的偏見，和一切種族的迷信，使人人都發生疑懼，以爲是有害的新奇的發明。前次倫敦的英國醫學雜誌（一九二一年八月間）上，關於產兒制限有過很長的

辯論，對於這個問題，贊成反對各居其半，不過反對方面論調都不得要領或不徹底，而且論據也極薄弱。有多數的人，以為產兒制限，有害於健康。這種方法，有時確是不免用之有害，——差不多凡事都是有弊害的——而且有幾種方法，也確有容易受損害之弊。例如□□□□□□□□的方法，便是如此，但因為這是普通的而且古式的方法，並無何等人為的道理，所以特別有這樣的傾向。許多醫生說，用這種方法，能妨害生殖官能，而且因此必使男女不能完全滿足性慾，為患神經性疾病的原因。這固然大概是如此的，但必須更知道，這並不是這種方法必然的結果，而且如果我們當做這種方法在各種產兒制限方法中是最普通的方法，也未必都會有這種的結果，何況還有如（以下數行原文都被删節。譯者注）這些方法，結果都是完全無害的，不過有幾種方法有時間或不能避免受胎罷了。有些批評家，說無論何種方法，都有弊害，但是從一班有經驗的醫生及其他諸人看來，這實在是沒有根據的臆說。

還有一層所必須知道的，假定因使用——說使用卻不如說濫用——這種避姙方法偶然發生的損害，比實際上發生的損害，重大的遠，但究竟不能同那為了不用避姙方法而損害健康的結果去比較。受這種損害的，當然始於母親。有許多婦女，性質雖是適於為妻的職分，只是缺乏適於為母的康健，體力，或健全的遺傳。這種情形，雖然觀察點有多少不同，但就是極端反對產兒制限的人，也都承認的。然而對於這一類婦人數以避姙方法的，究有幾個呢？她們如果未經受過十分的教育，位在社會的上流，而且有相當的智力，實在很少曉得這種方法的。婦人之中，很有許多適於為妻而不適於為母，她們的丈夫卻並不以沒有子女為憾的，那麼產兒制限對於這種的人，實在有重大的道德的責任。然而婦女能適於生育多數小孩的，實在非常之少。因此所有的婦女便都該有這種智識，以便制限她們的生產。大多數婦女，大概只希望有兩三個小孩够了；但也有希望再多幾個的，不過這大概是屬於智力較低的人，只能做一個生育的機器，能率也往往極低。普通的婦人，不但不能對於多數的小孩一一施以現代社會中一切育兒上必要的注意和庇護，而且在生產後，母親體力還沒有完全恢復的期內，早早受胎，所生的小孩，資質自然非常低劣。這是她們做了生產的機器而能率極低的原因。這樣說來，不單要限制小孩的數目，而隔離生產的期間，也是產兒制限的重大職分之一。

這幾條單簡的根本的原理，在二千年前，早為幾個智識廣大的醫生及哲學家所知道了。到了今日，這種道理，已逐漸普及，這種方

法的好處，也更加明白，而且更得了科學的證明。但是現在東西兩方一般號稱文明的國家裏面，到處都看見慘害的長鍊條，和無秩序不注意的生產連結着。各處人民裏面，大概多是上流社會的婦女，受那不絕的生產的困苦，她們的青年時代，遂被毀滅，增長工作而陷入於窮困之中，因爲困倦的無變的生活，使她們的思想，也很單調固定了。這類生活的不幸的詳細事情，很平靜的記載在多種官廳的出版物中，并且讀了沒有更憂悶的了。

然而在某一點上，今日的婦女，已與前代的婦女不同，不甘將自己的運命，當作宇宙的固定組織的一部分了。她們正在着手進行，雖然自己並不怎樣努力，而受了十九世紀大運動的影響，現在已擴張勢力到全世界。婦女的權利，教育，工作，自由，及義務，漸次與男子平等。婦女的精神範圍，既經擴大，即使有些婦女，其個人未嘗有知識擴大的經驗，然而從精神擴大以後的一切婦女，都覺得她們除却生殖，養育小孩及管理家務之外，在世界上着實還有別的許多事情。同時，她們縱使切望要得小孩，但她們總不願爲了夭死的小孩，空費她們的精力，做那無目的的產兒事業之奴隸。她們覺着自己難免要做這樣的奴隸，正想研究出一個避免的方法來，她們纔能彀知道在今日作禍患的母性，可以變爲福祉。

產兒制限，能使婦女得極大的自由，可以毫無疑義，所以各地婦女都熱心學習這種方法，並不足怪。這種方法的益處，在小孩方面也一樣大，——或者竟可以說更大。爲了多產而受苦的小孩，數目比母親更多；小孩所受的苦比成人更重而且更無希望，其中最壞的，便是小孩受苦的時日長久，在他們的心身上，留着瘢痕，即使後來在幸福的境況之下，這瘢痕也不能消滅，况且在事實上，凡小孩多的家族，死亡的多而生存的少，死亡的數目，一定多過於小家族中善於養護的小孩。因此國民漸漸成爲衰弱的分子，而心身兩方面都衰頹了。

無秩序無制限的蕃殖，不但能毀滅小孩和母親的健康，幸福，及生命，而且男子也定受有害的影響。做男子的不但眼見少年的妻子很快的衰殘，不能替小孩尋得一點滿足的方法，非常難受；便是他們因了要供給他那巨大的，病弱的，漫無經營的家庭的需用，這擔負也就十分困難了。凡是大家族多的社會狀態下，往往非連母親兒童全家都出去作工不可。然而在這樣的社會裏面，工資往往非常之低，全家的收入，不及在較良的狀態下一個男子的所得，其他一切的損失，無論在家族方面或國民方面，都達到不可計算的程度。在兒童幼年必須出去作工賺錢操成人的事業的地方，當然

不能有眞文明存在。如果人類的文明，是代表動物進化的最高點，那麼，一切進化傾向的起頭，一定是延長幼年期及少年期，並且延長這成人職分開始的時期。在許多原始的有機體，差不多一經生活，便已成長，而在高級哺乳動物，到成年期便要經過一個時期了，這種發達緩慢的情形，在人類尤其顯著。所以我們如果對於小孩課以成人的職分，把兒童期縮短，我們可以說是把人類退回到進化幼稚時代的辦法。

至於講到婦女，這問題就不同了。現在世界，已經承認婦女應該與男子同等自由工作，而且承認對於向來如男子獨占的事業也應當自由加入。在東方也和西方相同，承認了這種事實——這事含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即如印度本是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最深的國家，然賽枯爾達耶爾達 (Thakur Dayananda) 的新世界福音，便竭力主張男女應該完全平等；又如日本，據我們所知，在實際上已有許多工業大半操在婦女手中了。然我們固然望婦女不可不自由工作，工作的地位尤須與男子平等，卻不願意婦女結婚之後，爲了被饑寒的迫促，以致她們不能不作工以教家庭及自己。生養小孩也是一種事業，而且在文明社會裏，是一種不可不以熟練的本領去做的事業。

婦女當在操作她們特有工作時，便不能同時再操那男子特有的工作，否則對於她自身，小孩，及種族，均有極大的犧牲。如果她要想這樣做，便是旣無野蠻婦女所有的自衞方法，而退回到野蠻人的生活狀態。其結果，遂致我們認爲文明最高的諸國中受訓練而操作男子事業的婦人，已經做了婦人的工作，同時還要創造未來的種族，所以遂行那一切事業中最占重要的事業時，其能率，其熟練，都遠不及野蠻的女子了。

由此，我們考察產兒制限的問題，終於從那對於個人家族的關係，再回到最初的出發點上，所謂國民及種族利害的問題，無論我們最重視的是個人或社會，都不能忽視這產兒制限的問題。

也有些人，以爲在今日世界極力主張產兒制限必要的人，完全是好事之徒，和那些賣特許專賣藥品說能包醫人間一切疾病的相彷。這卻不是的。要維持人類的幸福和人類的社會組織事業，而且還要更求上進，不可不有非常多的精神的及物質的事物。但在現在，那社會組織的一部分——使人類生殖及生存，尤其是刺激人類生殖及生存的一部分——的發展，近來已超過文明上同等重要的別部分了。在現在，人類蕃殖的迅速，幾於沒有改善生活狀況的餘暇。他們雖在急急建造自己的房屋，但是他的家庭的蓄生

之速，却使他盡力追趕，也不能趕上。這結果便是淆亂而且不幸。所以今日的人，雖然可以無論何種的事業，作爲人生的主要目的，而於此却有一個必須的先行的條件——雖不是事業的全部，然不失爲一個先行的條件——便是對於蕃殖加以調節及制限，而產生最優良的人民。

這篇論文，本登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日本的改造上，中間關於論避姙方法的兩段文字，原本被檢查出版物的官吏節去，所以譯文也只好從闕了。

著者愛里斯，——名亨利哈夫洛克，生於一八五九年——是英國現代的一個著名的科學家兼著作家。他在著作上的權威，珊格爾夫人，在本論文的前面，已經給他紹介過，現在可以不必再說。產兒制限運動的重要，看了他的這篇論文，大致也就可以明白。但鼓吹產兒制限的人們，縱然舉出十分充足的理由，警告人們，說要爲民族謀將來的幸福，和增高文明，不可不制限產兒之勢了，而反對方面，却仍不乏其人。因爲種族繁衍以爲榮幸的原始思想，現在還保存在多數人的腦裏；有些執着一偏之見，以爲避姙的方法如爲大衆所知，必有傷風化的人，自然不必說了。

中國最近之人口調查

上海經濟報云，中國人口調查局近將編製中國人口之估計，不久卽可出版。中國人口繁盛，而政府當局無精確之調查，故人口統計，不過一約數而已。以中國面積之廣，人口之多，此種統計頗屬難事。本報及英美烟公司亞細亞火油公司，均曾致力於此，而卒無良好之結果，故該局之報告實可謂難能可貴也。今據其報告所載，節錄中國面積人口，及與南美洲之比例數如下：

地名	面積	人口	每英里百人口
十八行省	一、五三三、〇〇〇	三五一、二七一、〇〇〇	二二九
滿洲	三六四、〇〇〇	一四、九一七、〇〇〇	四一
蒙古	一、三六七、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二
新疆	五五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	二
西藏	四六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〇	一四
合計	四、二七七、〇〇〇	三七六、三八八、〇〇〇	八八
南美洲	六、八五〇、〇〇〇	五五、〇〇〇、〇〇〇	八
美利堅（領地在外）	三、〇二六、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
日本	二六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七〇
法國	二〇七、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

又據該局報告：中國各省，惟上海廣東兩埠人口，在一百萬之上。上海計一百五十萬，廣東一百六十萬，北京人烟稠密，據今年該處春季之調查，謂人口有一百十萬云。其他人口在一百萬至五十萬之間者，計七處，七十五萬至五十萬計十一處，十五萬至二十五萬計十五處，十萬至十五萬計十五處，五萬至十萬計九十二處。



婦人之力與產兒制限

美國瑪格萊忒珊格爾夫人原著　健孟

說目前世界當面最重大的問題，在於居民的量和質，不能算做過分。有些民族，人口過剩，已經成爲病疾，常常由自然的飢饉和疾病，掃蕩那剩餘的數目。從中國，俄國，印度，可以看出自然的法則，對於人類放任這重大問題時，行怎樣的作用。此外別的國民，都深謀遠慮，恐怕有這樣的一個時候，因此常常想替那蕃衍的人口，尋覓廣大的土地，結果便是戰爭和準備戰爭——有些國民，爲了「擴張」而準備，有些國民，爲了防禦那人口急激增加的外國要對本國侵略而準備。到了最近，美國有極大的擴張的土地，供給世界，歐洲各國的過剩人口，從那里尋得解救。然而美國此刻也正在關門；兩半球的空處，現在都快要塞滿了。

我們不能用那生存競爭有益於種族改良——強有爲的聰明的留存，身心都劣弱的淘汰——的思想，來慰藉自己。生存競爭，在人類的社會裏，是沒有這種效果的。文明與法律之人爲的約束，阻止武力和耐久力的公平的試驗；這種試驗，現在祇能在野獸中通行罷了。富人正靠他們的所有物庇蔭着各國的警察，都防止那強者刼奪弱者。

過剩人口，常常使貧人的屈服益甚。有大家族要贍養的貧人，人家無論出怎樣的工價，他不能不受。他的需要，比他同伴中年輕獨身的勞工迫切；沒有收入的恐慌，驅迫他不能不受低廉的工價。他的家人，營養不足，衣服不足，教養不足，而且沒有適宜的房屋。他的妻子，疲勞於過度於工作，本是不適於生子的；但是竟不絕的生子。小孩之中，有幾個生存，有幾個死亡。對於每一個死在競爭中的小

孩，總有三四個是阻礙生長或不適生長的。

飢饉和癘疫，也是照這個樣子的。飢饉和癘疫的掠過社會，和大火相像，並不是把朽壞的部分燒去，把鞏固的地方留着，給新屋擴張。他們對於男子，女人，小孩子，無論是最好的最壞的，全是一樣的攻擊。他們殺了許多的人，並非專是劣弱的或沒有希望的，而且在多種情形中幸而脫免的，對於國民不良的影響，比那被殺的更多。奧國和俄國饑饉的寫眞，就是說明雖有幾千百萬人忍耐饑饉和癘疫，但他們的終生，有了很重的擔負，不能對於社會有一點貢獻了。

戰爭也毫不是救濟的方法。國民中強幹的人選去戰爭，留下不壯實和不適宜的分子去蕃衍後代。這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在我們的眼前，誰能說法國德國奧國英國以及其他參戰各國得着民種改良的效果呢？無論從那一方面或各方面看起來，我們見人類決不能依賴自然盲目的勢力改良種族；如果要圖改良，他非用他的智慧及意志，自身去克服及戰勝自然不可。

這等事情，完全知道已很長久。當這時候，科學已得了進步，人除卻改良自己的種族之外，差不多在各方面間已經成爲自然的主人了。他已經發明物理光，及電的各種定律了。他已經克服地心的吸力，空中成爲他的通行的道路了。他已經把遼遠消除，世界的終極，只須剎那間可以傳達了。他戰勝疾病的力量大增，男女壽命的平均數也就加增了。但對於人口過剩的問題，他卻緊握着兩手沒有辦法，并且不適的人不絕的蕃衍，人類竟是自然的臣民，不是主人了。

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是怎樣呢？文明對於人類迅速蕃衍——人的知力所不能供給，母國所不能收容的——可恐的傾向，祇能袖手旁觀的嗎？凡屬國民爲了要養留在國內的人，必須把一部分最優良的人民，放逐於國外的麼？凡屬國民必須抱別國過剩的人民侵入國境的恐怖，不能不力戰以圖生活麼？人類經驗年代愈久，種族必定要漸漸變爲不適，而不能漸趨於完全的麼？地球上過半數的男女及小孩，必須終生受居住及食糧不足無機會以資充足發達的楚苦的麼？

這問題未嘗不惹起注意。新的科學——善種學——成立以來，男子及婦女，關心於我們人口中精神薄弱者和不適者占多數的問題的，已經提出處置此種危險的方案。這班善種學家只解得問題的一部分。他們正在喚起人們對於不良分子蕃殖的注意。他們開過國際大會，提出各種求人口改進的方法。他們想設法禁止病

者及低能的父母生育子女，并且很正當的要求那些不能操自己的生活的人們應由社會負職管理。但他們對於這問題的全體，不曾加以公平的觀察。他們只顧到人口的質的方面，却不顧到量的方面。他們以爲只要有幾種行政上的規定，便能獎勵優良分子的蕃生，防止不良分子的蕃生。但要維持適者，必須有食品，教育居住及良好時機給予新來的分子，這些事情他們却忽視了。并且如果追壓過甚，這優良的種族也不免要退化到頹廢及不適者。

所以增定法律及加嚴政府的取締，是不能收到這種效果的。這問題只從男子方面着眼的科學家及政治家，對於這問題到底難以解決。這種顯明的難點，便因男子把這問題認爲他們自己的問題——由他們單獨可以解決的問題。但是生殖本不是男子的問題。這是婦女的問題。生養小兒的是女子。生小孩，教育及保護小孩，和給小孩的生命的發端，都是母親的職分。她要生養多少小孩，制限生產的數目，當然也是她的職分。生產小孩的數目，必須她在能力所能顧及，而且也須顧到她的丈夫的工資能够贍養。房屋能够居住，并顧及食品衣服，養育一切撫養等有利於小孩的事。

婦女現在並不盡這樣的職務，但在他們沒有獲得行這職務的的自由以前，是不能施行的。她們自來完全屈伏於男子的意志之下，使她們不能够爲恐懼人口過剩的禍害而覺悟她們的責任。然在事實上，婦女們却有限制人口的願望的。現在婦女們的精神已起來反抗多生子女的担負了，生小孩過多，不能使她們有發展自己的餘暇，并且小孩不受人的情願和歡迎而生於人世，對自身是一種損害，對於家族是一種困難，對於國民是一種可恐的事。

在從前的時候，普通皆深信小孩是完全屬於父親的，這是他的「種子，」一切母親的助力是肥土，這種子就種在這上面能生長而成熟直到將生產爲止。法律規定小孩屬於父權之下，便是含有這種舊觀念的；并且一部分也因爲相信母親在家族的地位是這樣低微。現在近代科學已經證明在小孩的遺傳上父母相平等，而且母親無論在胎前或產後與小孩的關係，比父親更爲深切，所以影響於兒童，比之於父親也更大了。

母親在小孩上的權力大於父親，是很容易了解的，只要知道，雖然受精的時候，必須有父的精質與母的卵細胞合併，纔能長發而成新生命，但母親懷帶這發育起來的細胞九個月之久，在這九個月中喂養小兒的是母親的血。如果母親過於操作，喪失健康，或感染疾病，這類事情，都足以影響於胎兒的。雙方的遺傳性雖然優良，精細胞與卵球也許都屬於優良的種族，從身體健全思想聰慧的

父母及祖父母傳來，但在這九個月的懷孕期間，若她的血液因過於疲倦而受毒，或負着重大的困難，便不能供給胎兒適當的榮養了。她明知將來的小孩是要向別的小孩去偷竊麵包的，那麼，誰還能希望這小孩生來壯實而且健全呢？畜牧家斷不肯使他的母牛，牝馬，在懷胎期間過於勞作困苦的。他們對於他們所畜養的動物的母子，極力保護其安全。現在的男子，從沒有把優良的農夫或養馬的人，對於他們駒犢的母獸的注意，加於婦女的。

婦女雖沒有自發對於使世界困於人口過剩的禍害的責任，但多生小孩，畢竟不是婦女的意志所願。婦女確係若種學者，而且這不但爲她們自己的生活慾——這種欲望在男子方面，早以爲正當而且固有的，但在女子方面卻是沒有——實在是從母愛而出的熱情，使她不得不爲不絕生產無地位無機運的小孩而起反抗的呼聲。

歷來婦女常常反抗多生小孩。所以各時期均有殺嬰的舉動，——這種舉動係出於母親的方面，並非出於父親的方面。

在別的時期，又用墮胎的方法以除去非願望的小孩。但法律於殺嬰墮胎二事並行禁止，這類行爲，能否因法律的禁止而減少，實在是一個疑問。但實際上固絕不能因此而消除。然而這兩種對於過剩人口的救濟策，本是婦女所非常憎惡而不願採取的，她們所以採取這種方法，實在有迫不得已的事情，因爲她們覺得在兩大害惡之中，這一方較勝於他一方罷了。

在有些境況之下，婦女簡直不宜產生小孩，這類境況或屬於自身，或屬於所嫁的男子。無論男子或妻，患有肺癆，梅毒，淋病，癌腫，癲癇，狂氣，及各種精神病，便不宜於生育，此外如有酒癖或服用各種劇烈藥的習慣亦然。這類疾病，雖然多數信爲並無遺傳性，但容易患這些疾病的體質，卻能由父母傳之子女。患肺癆者所以增多，原因便在醫生已能夠維持他們的生命而蕃生子女的緣故。若在從前，這類患者未達成年已早夭亡了。他們並非將結核病直接傳於子嗣，不過遺傳這種小孩的體質，比健全的父母所生的小孩容易感染能了。

梅毒能夠遺傳『到第三及第四代。』在花柳病中，沒有別種生前的力，能夠殘害嬰兒如這樣的了。小孩在兒科醫院的梅毒病室中的使人心碎的景象，足使有理性的人深信梅毒患者的產生小孩，直像發狂一般的愚劣，而且罪惡是非常之深。又如以上所說的別種病症，及有酒癖或藥癖的人，人人家儘能知道，那班有這等病患的父母縱能生育下小孩來，不過使國民多一負擔。

除了有這類疾病的男女不應生育子嗣之外，在婦女方面還有許多特別的情形在她未懷孕以前，必須注意。她必須待年齡已經成長。她必須健全，不患新病，也不過於疲勞。倘她患有心臟病，腎臟病，或骨盤發育不全而生產小孩，是有生命之險的，如果她不知道這危險，或不得她的自由的同意，便不應將這危險加於她的身上。

常有男子及女子，外狀像是健全普通的人，但生下來的小孩，卻有缺陷。在這個時候，他們雖有為父母的渴望，不應該將不健全的子嗣的負擔加在社會上，如那小孩再做父母而生育不健全的兒女，那便損害民族了，在馬薩諸塞地方，有一個家族中，犯罪者和有缺陷者，共計達數百人，社會為他們所耗費審判監獄及養育院的費用，共達數百萬金圓之多，經詳細的調查，這些人都從一個精神薄弱的婦人蕃生出來的。

父母患疾病而生養小孩，在自己為不智，而對於國民全體則為非社會的行動。除此之外便是健全的婦女，任偶然的機會而生養兒女是否適宜，也須酌量。關於此事，可以依據兩種觀點以為判斷，——一點是着眼於社會，一點是着眼於婦女自身。好在由這兩點得來的論斷常一致相合。因為有害於婦女自身的，往往便有害於社會；在社會的成員中，加入健全，營養優良，養護周到的小孩，社會一定能夠得到利益的。

年紀太輕的母親生育小孩是極其不相宜的。婦女一到懷孕，自身的發育便停止。這小孩樣的母親，心身的發育因此就不能充足。她依然是一個小孩，她的天賦能力與遺傳才能，永不能發達到水平線上了。凡養育動物的人，卻都知道這種自然的定律，非將牝馬牝牛養到發育已經充足，適於生育之後，不肯使他們受胎的。普通皆以為婦女比男子早熟，東方諸國，女子的結婚年齡常比合衆國早得多。但是必須知道，無論男女，一種的成熟便使發達中止。美國的男女孩的兒童期較長及遲熟，因為他們受教育的時期長，也不便他們便爾負擔生育的責任，這些事情，對於脫免未成熟的少女狀態，不使她們一早做婦人，是很有力的。

為小孩計，同時又為女子自身能力的發育計，凡女子年齡未到二十二歲以上不應做母親。美國女子，在二十五歲以下，做母親的準備，不十分完具。女子在開始生產以前，能夠成熟完足，生下的小孩，生活當比較的優良，其他各方面也較幼年母親的小孩完具。而且因此母親有發展她的心力到高水平線以上的機會，養育訓練她的小孩也因此更能得法了。

婦女在前一回生產之後，體氣尚未回復，不該再生產小孩。婦女

以自己的血肉，構成小孩的生命，因此肉體上受非常的勞苦。分娩之後，小孩的榮養也須由母去供給，許多婦女未到小孩斷乳便又懷孕，或一到終了卽又懷孕，沒有時間可以使母親恢復一點體力及生養小孩時的虧耗，如此不絕反復，致使婦女未老先衰，她的健康體力及享樂的容量，盡被耗去，將她貶爲執苦役的人，一切她感化小孩的力量也失掉了。這樣無能力的母親的大家族，在社會上不是一種資產，不過多一負擔，罪犯及娼妓，大概由這種家庭供給的。

以上所說的不過只是關於健康一方面。此外還有極重要的問題，就是小孩所生的家庭的經濟狀態。一國的人口過剩，在根本上不是普徧的或國民的問題。這不過是甲夫婦家庭中小孩太多，和乙夫婦的家庭小孩太多的一定的結果。將這些小小的『過多』總計起來，遂成了一個問題，使政治家看了，覺得全國人民的後裔將無地可容了。

如果各家的夫婦限制他們小孩的生產，少到他們力量所能供給，——食品，衣服，居所的租金，及教育費都能供給，使兒童將來能得到良好的生活，那便沒有這種問題發生了。像這樣養育的小孩的數目，自能夠維持一國的人口。如果因了生活的機運擴張，財富增加，以及新的發見或發明，有維持更多的人口的可能，那時做父母的自然能夠利用這種機運。祇要男女所不得不負的負擔並不過重，養小孩的辛苦，並不過甚，父愛和母愛，萬萬不會埋沒的。

最受經濟問題煩累的人，便是那做工資勞動者的父親。許多男子，被增大無已的家族的重負壓倒，所以經濟上的援助，在他們是最大的福祉。譬如有一青年，初結婚的時候是很幸福而且活潑的，生活中間充滿了愉快，希望，並且信仰世界能供給他一切機運。同是這人，到十年之後，小孩滿室了，小孩的增多，比他的收入的增加更快。他的妻子大概已變了虛弱的人——因爲過於生產及養護小孩的疲勞。他則因爲負債，身體不得自由了，并且不能擔負這樣的一個大家庭的用度。現在他已成了一家八口的家庭——十年之內生六個小孩是平常的事——他不能遷移到一個較大的房子裏去，因爲他不能不節省租金；并且生到兩個以上小孩之後，不能不捨去從前快樂的小的房屋，羣居於嘈雜而且破敝的共同家屋裏去。

雖然這些都是男子的難處，但負擔得經濟最重的卻是婦女。在敝陋的共同家屋裏，任設置一個家庭的職務的是她，替家人安頓起坐安睡的房屋的是她。將這微薄的收入分配給增加無已的需

要的人的是她。首先感着饑餓的苦痛的人也是她——縱使她的心坎裏時時得着別的新生命。懷孕的婦女，必須飲食優良，否則她自身及小孩，均能受損害的。但是如果她見丈夫及衆小孩在饑餓之中，她自身也就不顧而且不能飽食了。男子的作工時間，大概是有組合的規則，或職業上的通常習慣爲之保護。但小孩多的家庭中的母親，勞作時間，却沒有限制，因爲食糧不足及攝衛不良，而小孩接連生病，使勞作時間，直延長到終日終夜，不稍休息。

經濟問題比各個人的家族更爲廣大，是關於全世界的勞動者的問題。各國勞動者屈從的程度，通常與人口的增加率成正比例。勞動者對於面前的勞動問題，已經有一部分承認數上競爭的有害的結果，不過生產率與工資率兩者間的關係，還不曾明白知道。而且從不知道要解決這等難點的唯一方法，卽在限制家族的人口，在沒有實行這種方法——勞動者自己不實行——的時候，對於工資低廉，工作時間太多，及待遇不良等救濟的方法，終難有效。卽使有效，那不絕增殖的勞動者的大羣，也要加危害於安定的狀態；所以勞動者如果不能排除這與他們自己及他們小孩日益增加的競爭，決不能確保他們的勝利的。

社會主義家的理論和對於資本主義的攻擊，儘足吸收勞工的領袖的心，但他們沒有注意到使他們貧困的基礎原因却在他們生產的財富以上。他們雖可藉產業組織的變更而獲得若干的利益，但分配給一方面不絕增殖的人員，此等一切的利益却完全消滅，不留一點痕跡了。

在勞動組合中，尤其是高等技術工人的組合，可以看出他們人數少而工資多的關係。他們限制收受徒弟的數目，入他們的組合的條件極難。然而他們是不曉得謀勞動者一般的團結，也不曉得因後起青年工人的擱入會使他們難以維持自身的利益。他們的政策，雖然可以保障他們自己的生計，但不能替他們將來必須要在勞動界中尋一個地位的小孩，造成良好的機會。

至關於一般所謂『自由』勞動——我們只要一看大戰終結後的世界情形就可了然了。各交戰國在這次大戰中，幾百萬最健全，智慧及能幹的青年，被殺或成了殘廢。在大戰期內，覺得世界工人要陷於不足，依然在那裏工作的人，每人的生產，當勝於從前了。但三年以內，失業竟成爲勞動者所遇最顯著的問題。——美國本是世界最富的國，而且在大戰中也不遭怎樣的損害，對於一件不熟練勞動的事務，圖謀的人有百餘名之多。在一九二一到二二年間，更有技巧甚高的人，並不犯甚麼過失，並非因自身之故，而竟在市街上

錢除積蓄，以賺極微的工資。

不但成年男子的互相競爭使各人的競爭更加困難，便是大家族裏幼年作工的兒童，也常常能使他們父母的工資減低。如一家只有二三小孩，自重的勞動者常能維持小孩的教育費到畢業於高等學校，有時或竟能入專門學校。如果小孩有六人或八人之多，那麼，最長的小孩，一到他的年齡可以領得勞動許可證的時候，便不得不立刻進工場作工，他的弟妹也都照樣的相繼被迫入工場裏法。

婦人如小孩愈多，她在家庭中的擔負也愈大。而她也愈不能不出去賺錢以彌補不足。然她却有在家的必要的。如她出去作工，家中小孩便乏人照料了。但家人必須飲食的，而且需要又逐漸增大。如她尚在能生育的年齡——這樣家族裏的婦人，爲幼者計，母親的工作能力也格外重要——她的健康，也就容易因這種生活的緊張而損壞。但這種思慮是不能阻止她。因爲需要上不得不驅迫她出去工作，

這班在工場裏競爭的人——婦女與小孩——都是不熟練而且沒有團結組織的。他們便不能不只取低廉的工資——大概總是雇主所開的工資，因此他們的工資，便降低到不熟練勞動的水平線以下。這等不良的事如環的相連——大家庭不能不增多工人去工場操作，而增多工人，則使工資低落，因工資低落，又增多工人，驅迫婦女小孩進工場去作工。

這種問題的重要，現在可以無庸深論；只要找尋這解決的方法就是了。近代文明曾經發生一種殘暴的方法，即以殺嬰或墮胎來限制人口。這等方法，至今沿用。在最文明的諸國，即使父母不去溺殺或遺棄他們過多的小孩，却有缺乏榮養上適當的調護，而任其死亡的簡便的方法，

墮胎比殺嬰更爲普徧。計算合衆國每年墮胎的數目不下一百萬。墮胎的手術，爲法律所嚴禁，因此許多有名譽和熟練的醫生，都不願爲人墮胎，以觸法網。婦女因爲要卸去還不需要的小孩，仍不得不去請求平庸無知的醫生，他們所施的方法，遂往往生重大的惡果或危險。懷孕之初，即用良好的方法，使之墮下，在母體上的虧損，比正產本小得多。但施行墮胎的，常常是貧苦的母親，并且出於無知和不衛生的醫生之手，不但所受的苦痛，與自然產生相彷彿，且對於健康及生命，生極大的危險。

無論怎樣，——道德與否的問題且離開不說——墮胎總是消耗的方法。母體一經懷孕，她即將生命和精力須給未來的嬰兒了。

胎兒日漸發育，母體也就日漸消耗，即用良好的方法將胎兒墮下，也需給予時間與休養，母體纔能恢復。這可見墮胎是極消耗時間生活及體力的。所以墮胎是一種惡行，因為破壞已經生活的生命，幷且消耗懷孕的婦女的體力及健康。對於這問題要得一個完全的答案，不是不能在殺嬰或墮胎這兩事中可以找得來的。

這項解答，便在產兒制限運動的防止受孕。防止受孕是沒有殺嬰及墮胎的消耗的。自然預備生出新生命的可能，非常之多，她以精液中無數的活細胞給與男子，每一個細胞，在適宜的環境之下，能夠與一個卵球相合而成胎。她又給婦女數千個卵，但其中大多數是當然不能發育為新個體的。最富於生產力的男女也只用得自然賦予他們的生活細胞一小部分，以供生孩之用能了。

然有人以為一千個卵懸其自然消廢掉，是極正當的，但不宜故意去防止這千中之一的卵的成胎。這種論調，實屬大誤。為避生育小孩而防止男女生殖原素的合併，在未結婚的人，寡婦，及誠實的夫婦出外分居的時候，本來如此的。現在將這種過程推廣了些，來防止同居一處的結婚的人，這正是現在科學所已解決的問題，幷且這種解決法，是科學使人——已經幾乎做了所有自然力的主人——得為自己的命運的主人。

到近代科學已經使人確實知道了給與生活力的精液與卵球的性質，防止受孕，還有一種方法，這種方法便是制慾——即除了希望生小孩的時候以外，應該嚴密制限性交。至今還有許多論調，說制慾是產兒制限的合於道德的唯一的方法。這種主見是對於人的本性起一種要求，為男女在幸福的結婚生活中普通所做不到的。如果道德與否，以影響於人類的福利上的好壞為斷，那麼，這種要求是積極的不道德的。

男女間的兩性關係，是家庭生活的根基，如結婚愈加幸福，男女間的相愛與同情愈加密切，則要制慾以免多產小孩，也就愈不可能。如此抑制性慾，在男女雙方均有極顯著的惡果。在男子方面則更其利害，在性慾情緒的強度正常的男子，能夠長久制慾而不發生神經或精神錯亂的人，實在不多。只有極少數不正常的男子，或者能不因制慾而不失他的健康，在婦女中能如此的也屬少數。而且制慾並不能為過大的家族作一解決的方法，因為這是一種行為，本不能強制人人施行，即使能夠遵行，於健康與幸福，也是大有損害的。

使結婚的人民制限生產小孩，不必將這種難題加於他們之上的。避姙的要點，只在防止生活的男性原素與卵球的合併，這種防

剝的方法，在智慧的人不會不知道的。不過未經科學的詳細研究時，那方法粗鄙而且不適當能了。產兒制限的目的，並不專教人用何種方法去防止不須要的小孩的懷孕，實在喚起人們對於人口過剩的注意，和使人知道制限人口的利益。

母性不得自由，是婦女之隸屬的基礎，而婦女之隸屬，又由人口過剩而起的一切禍害的基礎。生產是婦女的問題，所以婦女不可不立於自己能夠解決這問題的地位。她必須有對於她自己身體的權利，所以她必須有選擇什麼時候生產小孩的權利。如果把這種權利絕對的給與婦人，那麼，世界上決不會再有無生存餘地無生存機會的小孩，也不會再有病弱或不完全的小孩。因為如果小孩並不使母親快樂，反而使母親悲哀，並不送給她一頂幸福的母親的榮冠，反送給她人類最大的屈辱，即使最愚的母親，都具有過盛的母愛，她決不願產生他在世上的。

生殖率與宗教

健

從來有一種誤解，以為宗教勢力與生殖率是有極大影響的。這便是說，信羅馬天主教的愛爾蘭人都多生小孩，因為那種宗教不許人家用人為方法去制限家族的增多。猶太人的生殖繁多，說也是因這種緣故。其實新教徒，羅馬舊教徒，或猶太教徒都是一樣，生兒的多少，都與他們的貧富，及生活順利與否有關係。

拉皮(Rabbi)調查猶太人的生殖率，因處境不同，高低就大不相同，在有幾處地方，猶太人的生殖率比在懷脫撒卑地方的還高，例如：保加利亞是三九・六；加立細亞是三八；俄國是三六；在別處地方，則比法國的生殖率還低，例如巴威略在一九一三年是一六・三；北勒斯勞在一九〇六年是一五・三。羅馬教的法國人在世界上生殖率最低，同教的愛爾蘭人在美國裏也有低到如別的民族一樣的。胡特魯夫博士(Dr. C. F. Woodruff)曾調查合衆國內各族人民的生殖率的高下，其次序為：波希米人，俄國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蘇格蘭人，斯干迭那維亞坎那大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愛爾蘭人。這樣看來，可見愛爾蘭人在合衆國的生產最少了。胡特魯夫博士又說，『雖然法蘭西坎那大人的生殖率(四九・〇八)至今比英吉利坎那大人的(二三・四一)還要高出二倍，但大家族却已漸次減少。這個原因也可以說因為教育漸漸普及，宗教鼓勵他們多得產生的力量，敵不過他們少生產的願望了』

C. E. Pell



珊格爾夫人東來的影響

梓生

瑪格萊忒珊格爾夫人因多年在社會上實際觀察，——她曾做看護婦十四年——覺得家族人口過多的人家，實在困苦不堪，在社會保健和人種衛生上都有救濟的必要，於是她參酌新馬爾撒斯主義極力主張產兒制限論，在歐美兩洲，宣傳她的主義已有十餘年了。這回她想到東方人口的濫增，實在應該趕緊救濟，乃於二月間渡太平洋而東來，其間雖然遭日本政府非理的阻難，拒絕她登陸，但終因她的主義爲日本國內學者和大多數人民所信從，她覺得在日本宣傳了一回，於四月中來中國。她到北京的時候，正值奉軍入關，戰事將要爆發，她乃不得不避開北京，來到上海，以盡她宣傳的職務。

日本眼前正在向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路上兼程並進的趕上去，是現在世界上一般人都看得出的。軍國主義是要無制限的蕃殖國民，預備可以送到戰場上去做『肉彈』，這『肉彈』能夠越多，軍國主義者看了越高興，一旦這『肉彈』多到用之不竭的程度，軍國主義算就發達了。資本主義是要人口有過剩，能夠人浮於事，不但雇用的勞動者，可以取之不盡，並且還可因此抑低工價，以盡操縱之能事。這兩者都是利在人口增多而且都是在眼前的日本國內占勢力的，他們反對珊格爾夫人東來，原不是意外的事情。可是日本的當局雖如此，日本國民則態度大不同了，他們內因生產不敷分配而受生活的困難，外因殖民過多而受各國的排斥，心中早已有了悔恨的萌芽，對於珊格爾夫人的主義，自然『如水就下』的容易注入，我們只看了這回因政府拒絕珊格爾夫人登陸而起的國民的非難，和她到後各新聞雜誌舉國若狂的討論產兒制限問題，就可看出其中的情形了。這回珊格爾夫人雖受日本當局的壓迫，不能盡行宣傳她的主張和方法，然而她在日本青年會講演的那戰爭與人口問題，所說的戰爭的影響，釀成許多社會上經濟上

的慘禍，而戰爭的原因，多在於人口的過度蕃殖，和日本的母性想把貧窮，災危，苦難，戰爭，一概掃除的心理，一定和世界其他各國一樣，願日本的母性，此後能彀比產兒機器高等一些等話，是怎樣深刻的諷刺現在日本的國情呵！是怎樣能夠適應日本人民的境遇而引起他們的注意呵！所以我以爲這回珊格爾夫人東來的第一影響，是喚醒日本人民對於人口濫行蕃殖的將醒的迷夢，而於日本軍國主義資本主義蒸蒸日上的發展上，給與一大打擊，或者因此能發給一點好影響到日本國民將來的運命上，也未可知。

我們中國本來講不到什麼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內的人口，雖然依舊教訓舊習俗而濫行蕃殖，也還不至像日本的那般厲害，那麼，對於珊格爾夫人東來所受的影響，自然也自不同了。

我們中國人口數目和生產分配的情形，羅素曾經說過：『中國土地的大部分都在自作農的手裏，他們把他們所有的土地分給子孫，這樣一代一代下去，到後來每人所有的產業，只彀支持他們自己和自己家族。如其有什麼雨水不調那些事情發生，就要有無數人口因此餓死。』更進一層，中國人口數目和生產分配的將來，羅素也說：『在中國馬爾撒斯人口論頗有成立的餘地。這就因生產方法改良則兒童之產生繁多，那麼，包有更大的土地的分割，結果還是同樣貧苦。』像這羅素所說的情形，我想不論那一個中國人和熟知中國情形的人都不能加以否認的，而且這情形更不始於今日，正是『自古已然，於今爲烈』的。一向所藉以救濟這人滿的方法，全靠災荒，癘疫，戰爭等等馬爾撒斯所謂天然的制限法。舉近些的例，像幾年來南北各地的水災旱災，各處內地年年夏秋間的傳染病，和六十年前的洪楊大亂，都是死人無算，鄉里爲墟的大慘劇，然而也是國內人口濫增的調節法，試想人口的增多，弄到要靠這種方法去調節，豈不是很可悲慘的嗎？但是國人雖然經過這種慘禍，依然不能覺悟這慘禍的根源和救濟的良法，試看從洪楊亂後，江南各地的人口怎樣稀少，到如今不及七十年，其間還有幾次大疫病的發生，而人口已經這樣的稠密，這樣下去，再是幾十年，江南雖號稱富庶，恐怕生產所得，也萬不能供人口的分配了。這種人口濫增的原因，固然由於人民自然的蕃殖，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教訓，『多子爲福』的習俗，以及多妻制度的盛行，都是與這人口濫增有非常重大的關係的，所以我以爲這回珊格爾夫人的東來，旣然引起國內智識階級和一般輿論對於人口濫增的注意，那麼，將來的影響，至少也可以打破上面所述的舊禮教舊習俗，而使幾千年迷夢，可以因而得醒覺的機會。

其次中國婦女向來沒有獲得知識和服務社會的機會，祇是伏居家中，發她的『產兒機器』的機能，不管孩子產出後營養的供給，教育的培植，也不管子女增多自己和她的丈夫的能力能否撫養，惟盡量生殖，以爲完她一生的責任。（其實她們要想不這樣，也是沒法。）其有不能生殖或生殖力太弱者，不但自覺有愧，即社會一般人亦必以她爲有負家族，而以納妾制度，來補她的不足，結果子女雖多，或以營養不充，衛生不講，而中途夭折，或以資質弱劣，教育不施，而流爲劣種，以母體無限消費，非常辛勤，男子一身勞碌，顧視家族，而所得成績，不但於家國社會，毫無利益，且使人種前途，非常危險，這都是中國眼前實在情形，也是中國社會受病之源，和中國男女人們一生困苦的實況。其在下層社會，家無隔宿之糧，身有飢寒之迫，只以人身自然性慾的偶爾衝動，又受社會多子風俗的薰染，也不能顧及將來而濫行生殖，弄得舉身困苦，無以自拔，眞是可嘆。我想這回珊格爾夫人既以宣傳產兒制限主義而東來，而我中國國內輿論，也感着產兒制限的必要而加以贊助，聽說學術界欲乘夫人東來的機會，對於這產兒制限主義，很想極力傳播，將來這種傳播，定能刺戟久苦兒女債累的人心，使之去迷途而入覺路，影響所及，或者能使我國婦女，如夫人所說，得爲比產兒機器高等些的東西，而以顧養家族爲苦的男子，也可因此得蘇喘息了。

復次，我們中國一班頭腦不清的人，素來以制限產兒爲亡國滅種的朕兆，而以避姙方法爲誨淫導淫的事情，以前偶有談及產兒制限的人，沒有一個不被他們作爲洪水猛獸而遭非常的侮辱的，是以人口調節的學說，要想輸入，很是困難。這回珊格爾夫人的東來，我們得利用此機會，以馬爾撒斯人口論或新馬爾撒斯論的精義介紹國人，使知以科學方法研究人口調節之切要，或者能比從前陳長蘅君著中國人口論，新青年出人口問題專號可得到更大的影響也未可知。更因此而發揮產兒制限的眞理，使一般人明白這產兒限制的事情，不致像他們預想那樣的可怕，而介紹法國從前的『二兒制』說明依據科學方法，俾母體自由作主的產兒法，以祛人們的疑惑。將來大家如果能夠明白這產兒制限的利益，知道這是救濟人滿之患和免除災荒，疫病，戰禍的根本方法，像荷蘭的設所教授，至少或者可得像美國所定，醫生在婦女有疾病時，可教以產兒制限的實行方法的效果，以爲日後進行的基礎，則這回夫人東來的影響，更是偉大了。



產兒制限與珊格爾夫人

日本石本靜枝女史原著　無競

近來成爲熱鬧問題的產兒制限，在今日修羅場一般的社會狀態，當然是應該宣傳的主義。然而不論怎樣偉大的主義，總要被世人所嘲笑迫害，這產兒制限，會照這樣的受過非難攻擊，而且現在也還受壓迫和非難。這都因一般的人，對於這主義怎樣能使社會平和幸福，怎樣齎送福音於許多的婦人，不能澈底了解的緣故。我是親身聞教於這主義的先驅者珊格爾夫人的一人，所以想對我們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婦人，說明產兒制限的根本意義，并且說到珊格爾夫人的爲人。

動機是對於小孩的眞愛

第一，這運動的動機，就在對於小孩的眞愛，謀小孩的幸福，和得健全的小孩的慾望。小孩的產生本來是受愛的，但在兩親的健康擔當不起的時候，或經濟上不能給小孩溫暖的衣服，適當的食物，分內的教育的時候，有了過多的小孩，不會失却對小孩應有的愛嗎？

譬如貧困的雙親，自己還不能得充分的衣食，並不希望小孩，祇是被『小孩是天賜的』一類因襲的無智的思想所束縛，竟生出一個小孩來，口裏老是說『無法可施』，那時往往拿出一點極少的錢，把這無罪的小孩，寄養在人家那裏。這沒有領到兩親慈愛的小孩，祇能很冷寂的成長。還有連這極少的養育費都拿不出的人，却祇有把他丟在路旁了。這類的例，社會上雖然不多，但這種可悲可怕可憎的事，如果能在事前用產兒制限來救濟，誰也不能說是不道德罷！至於因了教育不足，致小孩成爲不良之徒，流毒於國家社會，所謂生小孩的意義，可說全然沒有了。

第二，便是所謂婦女解放：這雖是世界相同，但在日本，婦女許多年居在隸屬的地位，喪失了人格的承認，所以這在日本婦女的精神上，智識上，肉體上，更有極大的利益。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男子，進步非常之速，但女子却不能發展得一樣的快，却是很可悲的事。增高婦女地位的第一件事，不用說必須獎勵婦女教育，但結婚的婦人，如果像現在一般無知覺不用意的多生許多小孩，不但普通的婦女，爲了接二連三的懷孕和生產，必致母體疲勞，向上心遲鈍，並且因了這大家族的重大的負擔，婦女的身心，非常疲勞，不再能努力於自己的修養。那時所得的結果，自己固然無暇修養，而且對於所生的小孩，也沒有給與愛護的氣力。

我們以爲今日的婦女，對於所謂母性，都受這樣奴隸的道德所支配，沒有使母性加強的義務觀念。要改革這種舊習，必須使結婚的婦人，在健康上，精神上，經濟上，具備眞正可以做母親的資格，歡迎自己所要的愛兒的誕生，這時母性纔有深的意義。從這意義而來的產兒制限，便是所謂自主的母性。所以用這產兒制限的手段，對於母性能爲自由的選擇，纔是使婦人眞覺悟眞解放的方法。

但是我們所應該注意的，就是產兒制限，如果被那無自覺的婦女所亂用，那時便不免要使風俗紊亂，男女道德頹廢，或流於安逸怠惰，這是很可怕的。然而我們的確可以用了這產兒制限的手段使較多的人類獲得幸福，爲什麼不該很愼重的研究這問題而努力宣傳呢？

第三，我以爲產兒制限，也是解決勞動問題的一種手段。這在研究此事的人，固然有種種的議論，但就大體上說明，正如馬爾撒斯所說，勞動的需要增加，工資加多，勞動者的狀態，因之改善，其結果小孩的生殖緊多。勞動者的數增加，勞動的供給加多，工資便因此降低。所以如果不把產兒制限的知識授給勞動者，這種狀態，便將永遠循環，沒有生活改良的希望。

第四，便是制限產兒，可以調節人口和食料。馬爾撒斯曾論人口與食物的關係，說土地有限，而人口的增加無限，所以一定要發生食物的缺乏。今日的日本正是最好的例。查世界人口的密度，英國與日本相同，和蘭比利時比日本多。但是此等諸國，都是沒有山的。多山的日本，每平方里人口的稠密，可以說是世界第一。日本所以到了人口與食物關係的極點，可以從主用食物的米的產額在豐年尚且不足養全人口，得適切的證明。所以水田的豐歉與否，常常能夠變動米價，使國民的經濟上發生重大的不安。現在政府解決

這問題的一法，便是把年年增加的人口，移到海外去，但是無自覺的增加而貧地不好的移民，已經受外人的憎惡，如加利福尼亞問題，便是很沒趣的問題。至於從移民到西伯利亞及中國等處，却又不能和工資非常低廉的中國人競爭。而且即使有可以移殖的地方，但日本每年增加的人口，已經從六十萬增到七十萬，具體的說，每年增加的人口，要像名古屋般大都市的容積，要全部移出，究竟是做不到的事。還有國內食料的不足，每年要輸入外米來補充，如果人口照這樣的增加，十三年之後，日本全部的輸出品，祇可以買米。這樣看來，這馬爾撒斯所唱人口與食料的關係，除了制限產兒以外，更沒有別的方法，這不但現在日本如此，全世界幾乎都是相同的。

爲母親的臨床講授所

現在且講產兒制限運動在外國的情形怎樣。

首先明白產兒制限的主旨的，是和蘭政府。和蘭係介在歐洲諸國間的小國，國內人口增加，內政外交，非常困難，因此在四十年前，用官費設立母親的臨床講授所（Clinic），爲母親授臨床講義的地方，先由有經驗的醫生及看護婦，對於來的母親，教以完全的育兒法和衞生的無害的產兒制限法。其結果，國中的死亡率減少，生產率激增，成績非常之好。其次，法國是上下階級通行產兒制限之國，爲人人所周知，而法國國民文化生活的程度，體格壯健的兵士，和沒有失業問題，都可算得世界少有的。第三，英國的倫敦，因爲和蘭的成效很好，在去年的春間，特地爲勞動階級的婦女，設立母親的臨床講授所。設立的人，爲著名的斯托潑夫人，而世界聞名的思想家威爾士哲學家加本特等，都在贊助之列。這可見產兒制限運動在世界上興盛的情形了。

最後請再一說這回到來的珊格爾夫人。

夫人的從事於產兒制限運動，當在距今二十年之前。在美國政治上有勢力，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大概都是基督教的信徒。這實在是產兒制限運動最大的難關。而且基督教在下層階級又很有勢力，有許多的信徒。他的宗教，把實行產兒制限當作罪惡，所以都非常反對珊格爾夫人的運動。夫人竭力和他們苦戰，又被誤認爲風俗敗壞者，前後入獄三次。有一回由前述的英國斯托潑夫人和加本特等，聯合具名，寄信給美國威遜爾總統，說珊格爾夫人的運動，不單是爲婦人，實在是世界人道的福音，斷沒有什麼有害的性質。信到之後，纔邀釋放。這也是很有名的一段逸話。

珊格爾夫人的印象

我初到美國紐約的時候，對於夫人這使婦女地位向上的產兒制限運動，很有興味，又聽到珊格爾夫人的聲名，請求友人介紹，拜訪夫人，幸蒙夫人殷勤招待。我還記得那時正在雪深的紐約的二月裏。

到了那裏，走上稍舊的房子前微黑的階上，他胸中預先描摹，大約珊格爾夫人一定是男子所不及的偉大的主義宣傳者，雄赳赳一般的婦人。我們受引導的友人所指教，立在夫人的門前，輕輕的一叩之後，門便呀的開了。這時室中燃着蠟燭，補冬日紐約薄暗的光線，這家庭的光景便首先引動我的心。那開口說『我是密狄斯珊格爾』伸出手來的婦人，却和我所相像的男子一般的婦人正相反對，竟是近於日本婦女的嬌小的貴婦人。我看了這時已往學校十五歲十二歲兩個愛兒的照片，和母親慈愛的容貌，覺使我發生疑怪，以為像這般柔嫩的婦人，為什麼竟會做這樣勇敢的運動的指導者。然同時我便覺得這種真正為婦女的運動，對母親的福音，一定要像夫人般家庭的不失為婦女的人來宣傳，纔有意義。

後來夫人同我到戲園裏看俄國托爾斯泰所作黑暗之力的戲。看到戲中所演俄國農奴的家庭中，小孩從黑暗葬入黑暗的情形，那時從夫人柔軟的心中所現的表情，至今使我不能忘却。夫人曾在美國某學校習看護學，暇時常閱看醫學的專門書，這可見夫人不尙空漠的理論，實在是指導產兒制限運動的實際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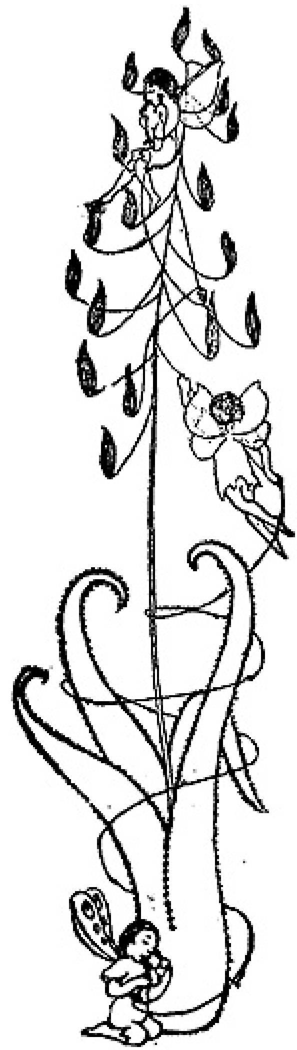
按著者石本靜枝女史，係男爵石本憲吉的夫人。這回珊格爾夫人到日本，便寓在他們的邸中。篇中所論日本的情形，差不多和我國相同。其中論及人口與食物的關係一段，足見日本的需要產兒制限，實在非常迫切，但日本政府却還要把珊格爾夫人當做危險人物看待，真不知是何用意呢！



產兒制限與社會主義

日本山川菊榮原著

味辛



一

最近日本的死亡率,顯然增高,然出生率却又低下。因此被認為後者原因之一的產兒制限問題,遂大惹世人的注意。關於這個問題,我曾經發表過幾篇文字,但人家的批評,往往有許多誤解,把單是產兒制限的是認,和『新馬爾撒斯主義』混同,現在再來表明我們對於這問題的意見。

在產兒制限問題中,有顯然應該分別處置的兩個命題:即(一)人類有無支配自己蕃殖力的權利?(二)以產兒制限——如新馬爾撒斯主義者的主張——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是否有效?

照一般的原則,人類既被承認可以征服並且利用其他一切的自然力,則(一)當然不成為問題。人類的進步既然是自然力征服的過程,這制限產兒的一事,也不過是支配力的擴充及延長,當然不能祇把這一事當做罪惡。馬爾撒斯的人口論,萬一成為真理,到了食物的增加不能跟着人口的增加的情形,那時當然不能不用產兒制限的方法。所以如果承認了人類的存續和自然力的征服,

產兒制限，當然是最自然最道德的行爲。

非難產兒制限的人們，往往以爲此事違背兩性結合的真目的，冒瀆戀愛的神聖。然而以生子爲目的的兩性結合，不過是下等動物和未發達民族間的風習；在文明人之間，經過許久的歲月，高尚的戀愛情操，徐徐發達，排斥戀愛外動機的兩性結合的道德，已經確固。雖然今日被稱爲『時代後』的法律，也不認無子爲離婚的理由。世間一般不望生子的男女，繼續結婚生活，也沒有人當做不道德。這樣看來，子孫的蕃殖，並非兩性結合直接的最大的目的，實際上也已經十分證明。可見今日的男女，在不適當的條件下違反自己意思的過當的出產，決非所以完成戀愛的神聖，達兩性結合的目的，却反足以做他的障礙。

愛理斯說：『人的行產兒制限，正如戴眼鏡一樣。眼鏡本來是人工的，非美的，但在沒有這箇便不能感覺而且鑑賞充滿自然和人生的美的人們，却成爲使美可能的唯一條件。又，過去的道德，常常把快樂當做罪惡，這是全然不能理解高尚的職分。今日及將來的道德，應該把這種無益有害的偏見一切拭去，理解那快樂本身裏所含高尚的意義——天然的本能之滿足與對於社會的藝術的活動之刺激——給他一個適當的地位。掃除實際上非本意的姙娠恐怖，使男女樂其戀愛的完成，實在是社會的文化的最有意義的事情。』

總之，產兒制限，和別的自然力征服，屬於同一範疇；萬不能祇這一事違背『自然的攝理』的原則。我們由幾多年的進步，把不適合於自己的周圍的條件，一一改造，祇有這一端甘心處在自然不利的狀態，永遠做自己蕃殖力的奴隸，將怎樣的說法呢？

二

這樣，人間有支配自己蕃殖力的權利，和別的自然力一樣，是不能否認的。然而人類全體行使這權利，在今日果屬必要麼？換一句話，蕃殖力的調節，於人類生活的緩和上，果屬有效麼？這便離開那權力有無的問題了。爲考察這(二)的問題，不可先明馬爾撒斯人口論的當否。

馬爾撒斯的人口論，是一七九八年，卽法國革命大波浪震撼歐洲諸國的時候，帶有打破過德文所唱『萬民平等的生活及幸福的權利』新主張的使命。據馬爾撒斯說：『食物的攝取和性慾的滿足，是人類最根本的兩大事實，人類存在一日，這兩件終爲永世不變的要素。然在人類社會，也與動植物界一樣，蕃殖的力，要比生

活資料增加的力強大得多遠。人口過多食物不足的結果，貧困和罪惡便因此而起。所以今日社會一切的弊病，都是人口的原理，不能以人爲左右他的自然法則的結果。而抑止無限增加的人口，乃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這樣，馬爾撒斯起初以社會的弊病，是人類絕對不能避免的運命；後來又改說救濟這弊病的惟一方法，在於道德的抑制，即使無力維持家族的人延遲結婚。他起初以所謂性慾的要求是絕對做前提，說難以抑制的人口蕃殖和貧困，是必然的事情；後來他又對貧困者說道德的抑制（在他以爲不可能的）認此爲貧困根絕（在他以爲不可能而且不必要的）的方法。這一點他已顯然自陷於論理的矛盾了。

然而因爲他不認貧困和罪惡的原因，在於社會組織的裏面，而歸咎於人口過剩的自然法則及貧者的不節制，所以他便成爲擁護資本主義學者裏面的大功臣；他的學說因而在資本家階級的後援之下，風靡一世。

（第三節係述社會主義者對於馬爾撒斯人口論的批評，因爲和產兒制限論關係較少，所以把他節去。——譯者註）

四

食物的增加率，不及人口的增加率，因而貧困和罪惡，成爲難避的自然法則，這馬爾撒斯論的根據，因了過去一世紀間生產力可驚的增進，和那無限的可能性，已經完全推倒。從實際上生產物與人口的單純比例看來，斷然不會有絕對的人口過剩的事實。至於相對的過剩人口，卻是資本主意社會的特徵。這過剩人口，一方隨資本主義而發生及增加，一方又爲保存資本主義的必須條件。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爲了要隨意增減僱傭人員，必需過剩人員——即所謂勞動預備軍，這過剩人口的任務，就是常在失業或半失業的狀態，激起勞動市場裏的競爭，使資本家的榨取可以容易。在今日社會組織底下，生產方法的進步，和生產力的增進，絲毫不能使勞動階級富有，反不過更使過剩人口增加。貧困，失業及其他一切的社會問題，無一不發端於這生產分配的組織。馬爾撒斯主義者和新馬爾撒斯主義者，蔑視了這個道理，把資本主義結果的相對的過剩人口，當做絕對的難救的過剩人口的法則，至於想用『道德的抑制』或產兒制限來救濟。然而照社會主義者食物有餘的見地看來，這有餘的食物，很可以公平分配；所以在現在乃至最近的將來，在人類全體，沒有該行產兒制限的必要；把這個當做解決社會的方法，乃是無效的。

然而如果不從社會全體說，祇從現在的各個人考察起來，這個題便稍有不同。即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無產階級的男女，如果並不拒絕結婚，然而想避免自己的餓死，同時再想避免未來種族的死於飢寒，那便不能不以產兒制限爲唯一的手段。這樣說來，產兒制限，對於無產者確係必要，在某程度內，可說個人救和生活的有效方法。

其次，即使沒有經濟上的必要，然爲了不願因家族增加而加重精神的肉體的負擔時，也不可省。這一點雖然最容易被人非難，然在實際上，像今日的社會，沒有公共育兒機關，幼兒的哺育，要求爲母的婦人大部分的精力，使她沒有另行活動的餘裕，那麼在一般對於母性以外別種活動有興味的婦女，對於母性而棄權，也沒有什麼奇怪，而且也不至於損害到自己和別人。

最後便要算到抗議資本主義非人道的榨取並壓制的出產罷工了！向來把婦女祇當做生子的器具，替資本家供給勞動者，替國家供給兵士的機械。分割了自己血肉皮骨而養成的小孩，祇不過空做了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食餌。於是對於這種狀態不能閉目屏息的無產階級婦女們，遂決計在社會對於未來種族不能保障人的生活和人的教養以前，不再向資本主義的祭壇上貢獻無益的犧牲者。

因此等種種動機，產兒制限，遂盛行於今日的社會。今後資本主義如果存在一日，這產兒制限也一定日盛一日。然而到了未來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這問題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呢？

馬克斯說：『各種特殊歷史的生產方法，在他的限界內，各有他自身特殊的人口法則。抽象的人口法則，祇存在於動植物，人類則祇存在於不干涉於此等法則時。』這樣看來，社會主義的社會，自有相應於其社會的特殊人口法則，和資本主義的社會，有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特有的相對的過剩人口的法則一樣；未來自然終有未來所能行的人口制限，使足以爲未來社會的內部所收容的。

在沒有生活難的社會主義社會裏，像馬爾撒斯派所杞憂，所謂人口無限增加食物不足的危險，完全失了根據。如倍倍爾，以爲今日祇有智識階級的婦女，不願多生子女；然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一切婦女，都是有識的婦女，所以自然不喜歡無限制的多產。又產兒數跟着生活程度的增高而減少，是今日的通則。所以在生活程度全體都高的社會主義裏，即使不用人工的方法，出生率也自然的低下。

就實際上普通的說，恐怕一定如此的。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像

新馬爾撒斯主義者主張的一般經濟的必要，固然完全消滅，而且因了母親和兒童保護以及育兒機關的發達，更沒有個人的產兒制限的必要。然而不論在那一種的社會裏，凡是男女，當然自己都有權利，決定可否做雙親，並選擇可以做雙親的時機。所以在未來的社會裏雖然不致受經濟上和其他不自然的理由所強制而行產兒制限，但對於在自己不願意的時機和違反自己意思而為雙親的事情，無論男女，當然都可以很合理的避免他。婦女因為在姙娠，分娩，哺育的期間，負擔遠比男子重大，所以尤其不得不尊重婦女的意思。倘使婦女對於這最重大最有密切利害關係的問題，不認婦女自己選擇的權利，那麼，所謂婦女的自由，畢竟是空名罷了。

未來的婦女，可以依自己的意思，決定生幾個子女——進而至於幾個男子幾個女子，和她們對於何人可以為我子的父親，有完全的意思自由一樣。曉得了破壞自己的健康，而且自己養育能力的不及，卻把半生的光陰，反覆的費在無心的受胎，分娩，哺乳等事上面，對於自己，對於種族的未來，都可說是無責任，無自覺，這是未來的婦人所萬不能容許的。

總之，戀愛的自由和對於母性的選擇權，乃是婦女解放最基礎的兩大要素。戀愛的自由，要靠社會主義的實現，經濟的社會的壓制解除，纔能得到保障；對於母性的選擇權，卻靠產兒制限的手段而得確保。母性也和貞操一樣，同是強制的義務——奴隸道德——之一，直要到依婦女自己的意思和希望而遂行時，纔成為一種神聖的可視福的職務。

自現在以至將來，產兒制限的意義，專在為這『自主的母性』之條件上，這意義要跟着社會主義纔得完成。

> 生物愈低下，生育愈多；愈高等，生育愈少。是故人類之生育，遠少於下等動物之生育；文明人之生育，復少於野蠻人之生育。其間固有至理存焉：蓋下等生物所需以養生之物少，生命短而死亡多，且父母罕盡保養之責，故貴乎多生以存其種類。人類所需以養生之物多，壽命長而死亡率低，且善撫其子女，故無貴乎多生，惟下等生物生育多而生命短也，故生育之外無事功；惟人類生育少而壽命長也，故有餘力以啟瞀人文，鑄造世界。是故人類愈演進，事業愈繁，用腦愈多，生育愈少。——斯賓塞(H. Spencer)



產兒制限與道德及宗教

幼彤

結婚的主要目的

反對產兒制限論中最主要的，就是說制限產兒而繼續夫婦關係，是非常卑劣的事情，換一句話，卽滿足性慾，而同時不生兒女，便是抑低夫婦關係，把結婚當做滿足獸慾的手段。然而我們應該注意：結婚的目的，固然專在產生兒女的嗎？雖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大目的，但決不是專在於此，一定還有別的重要目的存在着。這個目的，低淺的講，是滿足性慾；高尚的說，便是戀愛生活。人類的爲戀愛而營夫婦生活，與產生兒女的必要相同。倘使結婚的目的，祇限於產生兒女，那麼對於其配偶的容貌，和其人的志趣，教育，都沒有考察的必要了。我想人們決不該有無戀愛而專爲着生產纔結婚的道理的。世間的人，因爲這兩個要素不能一致，以致夫婦之間，發生許多悲劇。例如有人以爲妻是專爲生子治家的東西，沒有戀愛，也屬無妨，所以就爲着滿足他享樂的慾望，於正妻之外，再娶小妻。這也可以說是夫婦關係不是專爲生子的證據。我以爲現在的結婚，一定有這兩個目的：人類以外下等動物的雌雄關係，是祇爲嗣續，無所謂戀愛關係的。然而在進化的人類，其男女關係上，所謂戀愛，實在是重要的生活要素。主張極端的，就有像近代戀愛至上主義者，人生無有出於戀愛以上的議論。當青年男女醉心於戀愛的時候，不用說沒有子孫繼續的意志，甚且有把兒女當作生活的魔害的。這雖然太覺極端，但結婚的目的，不專在產生兒女，也可以證明了。

產兒制限的道德觀

戀愛的極致的，既然把產生兒女當做別一問題，那麼，進一層說，如果不生兒女，而維持夫婦關係，也決不是不道德了。我們如果要用事實來證明，在世間實在很多。

譬如有青年兩夫婦，因爲婦人體弱，終身不許生產，或者生產過一次，醫生說她不該第二次生產，否則母體要有危險。這時這一對夫婦，該取怎樣的手段呢；難道因爲要再孕危及生命的緣故，就從此斷絕夫婦關係嗎？這在事實上果然可以行得嗎？我想一定不能的。那麼，這時仍舊繼續夫婦關係，而不再生兒女，還可以說他是不道德嗎？倘使有人要這樣說，不能不說他對於人生沒有理解了。

再舉一例：如夫婦結婚已有十年十五年，始終沒有生過兒女，此後也沒有產生的希望，這樣的人，世上不知多少。既然以夫婦的肉體關係爲卑汚，那麼，沒有得着兒女的希望，還繼續這樣的關係，顯然也不過滿足性慾罷了。但世人却爲什麼不去責備他們呢？

還有比這更普通的夫婦關係，又是世人所不以爲奇的。如婦人四五十歲後生理上起了變化，絕對不能生產兒女的時代，夫婦結婚的目的，可說早已到達，這時他們的關係，難道便可了結了嗎？恐怕決沒有這樣的事情的，總是仍然結着夫婦關係的居其多數，照一般人的思想推論起來，這種情形，也應該說是不道德了，爲什麼說這樣話的人竟沒有呢？

要說明這種現象，須先曉得上面所說，結婚的兩個目的，其中有一個爲了要求戀愛的滿足而締結夫婦關係的存着。況且所謂產兒制限，不過是對於多產的制限，並不是絕對的不生產，與道德更完全無關的。

產兒制限合於神的意旨

反對生產制限的更以宗教家爲多。他們以爲生產兒女乃是神力；應該仰仗神力的事情，若用人的意思去左右他，實在是違背神的意志。又因爲聖經上有獎勵生殖的話，所以他們拿來作反對產兒制限的根據。然而我們要曉得聖經是古代的書本，在野蠻時代，人口本來很少，所以不能不獎勵生殖。到了時代進步的今日，還想借此來反對產兒制限，不是很可笑嗎？從今日看來，所謂神的意旨，表現在自然進化的一方的，比較在聖經上表現的更深切得多。使生物進化的宇宙法則，不能不說是神的意志的表現。

生物之中，最下等的繁殖力最強。昆蟲類中，一腹的卵，多至幾千，魚類裏有一腹中孕卵八萬的。但逐漸進化到高等的動物，便沒有像這樣的多產了。在人類初期；一次產生三兒的形跡，我們現在還

可以辨認出來。據生理學家說，人類的乳房，普通都是男女二枚；但也有人留存着六乳的形跡的。可見初期的人類，每次可以產生六個兒女，到了現在，每人每次却只產一個，這就可以證明人的進化了。

宇宙如果照着神的意旨而進化的，那麽，進化的方向，確從多產到生產制限。所以從人類方面去解釋神的意旨，神一定是主張制限多產的。從此看來，倘使我們也像下等動物一般，貿然產生兒女，決不是神的意志。照正當的道理，我們是應該量度自己的力量產生兒女。所以用宗教道德來反對產兒制限，可說是毫無根據，不過是習慣上的誤謬和迷信罷了。而且進一步說，不但不應該反對，實在是應該獎勵的。

產兒制限的三大理由

產兒制限，不但不違背道德和宗教，還有積極的必要的理由。這理由，第一便是母體耐不得多產兒女的辛苦。因爲生產的隔離過密，很有害於母體的健康。至少非有三年的間隔，決不能產出健康的兒女。所以在產後三年的中間，不可不講求相當的方法制限生產。

第二便是兒女的教育。在中產以下的人家，兒女一多，就不能教育。那時父母兒女，都要感受不幸了。兒女祇有在父母熱烈歡迎的時候出生的纔是幸福，否則他的生出，爲父母所憎厭，那不是很可悲痛的事情嗎？所以從道德上說，不負責任的多產，是不道德的。

第三，還有更大的問題，卽所謂人口問題。人口增殖，在四五十年前，或者是國家的幸福。但現在決不是這樣了。現在的人口問題，成爲國際上的難問題，世界的食物，已有不足之勢，再二三十年，更要增加十倍的困難，戰爭的最大原因，就在於此。

這樣看來，產兒制限，決不違背道德宗教，此事的實行，實在合於道德宗教的精神的。

本篇係從日本家庭雜誌安部磯雄氏的論文摘譯而成。安部氏爲早稻田大學教授，對於此問題極有研究，最近著有產兒制限論一書，由實業之日本社出版，很可供研究此問題者的參考。



產兒制限之社會的意義

特萊沙著　薇生

我真不懂，對於產兒制限這樣有益而且緊要的知識，爲什麼必須特地有產兒制限的擁護運動和獎勵者。這知識的緊要，也是自明之理。『自然』這東西早已很懂得這是緊要的事了，而且『自然』至少知道在不論怎樣的標準生活上，『浪費』是怎樣的沒意義。所以社會上各階級中，凡是有思慮和聰明的人，總不會盲從以前的宗教的信念和因習的道德，以自己的力養育過多的小孩能。產兒制限對於貧民，是最緊要最有益，所以他們應得爭先採用的。這些聰明的人，將排斥無知和獨斷的宗教及因習的道德的理論，很高興的歡迎產兒制限以分沾這利益。

但在現在社會裏道自然的而且有益的知識，與現存的宗教和社會的理論，却有很相觝觸的模樣。而且在保守派的人們，還把這知識當做禁物，不屑掛齒。

我不能不奇異：這是什麼緣故？這到底爲什麼？這爲誰的利益？

在現代社會裏，痛烈的反對產兒制限的，有三種主要的勢力。便是(一)軍國主義的主張，(二)產業主義的主張，(三)宗教的信仰。先從軍國主義的見地來看：某種典型的國家，因爲要對抗有更多的軍隊的國家，以確保己國的地位，所以信賴大軍隊，結果，便不得不極力反對產兒制限這主張。這一層我很懂得的，再從產業主義的主張上來看：强有力的大規模的製造業者和製造業團體，因爲熱望那減少自己所使用的勞動者的工錢，以增高他們自己的利

盆，所以極力反對那減少出產率這主張的運動。這理由我也很懂得的。再從宗教的信仰的見地來看：——羅馬正教，回回教，美以美教，浸禮教會和其他一切教會，因爲都要增加自己教會的信者以擴張自己的勢力，所以至少對於屬於那教會的信徒，嚴禁產兒制限。這理由我也很懂得的。我雖則懂得上面這些事情，但轉眼來看那貧民和受經濟上壓迫的人，我却不懂什麼理由，這些貧民階級的人也會被這種和他們自己利益背馳的主張所感化，反對產兒制限。

人們都自己很喜歡的希望盡力於『國中社會的必要。』然他們要求自己的生活及經濟的繁榮，和他們自己子孫的安泰，總先於宗教產業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繁榮。這是很明白的道理。

不消說。我是一個熱望着建設鞏固而聰明的國家的人。所以不論在那一點上，總不希望妨礙這些聰明的發展的。據我的觀察，國家雖則反對產兒制限，但因爲產兒制限的根本，是把人們養成更好的市民，所以這對於國家或對於個人及子孫，都是很有益的事。我這思想也許是錯誤的，但我却毫不疑慮的相信着。

我們對於產生，生活，死亡之間的化學的，生物學的，社會的複雜相，能發得到更精確的知識，我自己個人的感情，便更能使上述的信念加以強固。產兒制限的知識，好像大家都還沒曉得。就是曉得了，但實際上很有用的使用他所曉得的知識的人，和有着善用這知識的力量的人，在現在社會裏恐還沒有幾個。幾乎我們全體都還全然不曉得應當曉得的事。人類沒有用了盲目的眞理和妄想而能進步的，人類所必要的是正當的知識。依我的見解，關於避姙法的知識，不但正當而且是最有益的知識。我們要是以完全的注意，在普遍的範圍內想到處置子女的事，而且把完全養育比生產看得更重要，便可曉得這事是最要緊的了。這道理，就是愚人中之愚人，諒來也會懂得的吧。這里暫且中止這議論，姑且就自然界去觀察，看自然究竟做怎樣的動作。魚類是只有極低的知識的動物，但這種動物，也由着嚴格的化學的，物理的，生理的法則調節他的產卵數，——要是願意，可以說魚類這能力是盲目的意志或偶然的運動，因爲終局的意義是一樣的。取魚類中代表的種屬七十五種，且看一條雌魚的平均產卵數，便可曉得一年有六十四萬六千個。這些卵，從孵化到成育爲別的魚類所齧食，產生卵的親魚，對於幼魚的養育上，並不注意保護，免去這種外來的齧食的力，在這一點，魚類對於種族的保存，全然是盲目的。所以對於種族的浪費，很是可驚。我們因此不可不觀察智識程度更高的動物，怎樣減少那對於子族的浪費，

且拿比魚類有較高的智慧的兩棲類二十種來觀察，每雌一定的產卵數，每年平均不出四百四十一個。至於在兩棲類中有較高的智慧的，比上記的產卵數要少得多，但還能確實維持種族保存。其次，再拿比兩棲類有較高智慧的爬蟲類的三十九種類代表的東西來觀察，每雌一定的每年平均產卵數只有十七個。再在比爬蟲類更智慧和注意力更強的階級的鳥類中，取二千餘種代表的種類來觀察，雌一定的每年平均產卵數，只有五隻。哺乳類是比鳥類更智慧的，所以在哺乳類中，選擇有較高的智慧的種類八十二種代表的種屬來觀察，雌一定每年平均產兒數是三又十分之二。把這事精密的觀察各種類的時候，可以證明動物的產兒數和智慧的增加成反比例。凡拿猿猴類以下的高等哺乳動物來觀察產兒數，這高等哺乳動物每年產兒數是一又十分之二。猿類和人類的產兒數，不過每兩年一個。以上的統計，是根據薩沙郎特所著德性的起源和發達 (A. Sutherland: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Moral Instinct) 的。

上述的統計，對我們暗示些什麼呀？我想就是有智慧的兩親的注意增加，在這種屬的保存維持上，當減少產兒數。這現象便是表示自然用了聰明的注意以防不必要的浪費。我是不喜歡獨斷的。但總想到在上述的統計中，包含着對於聰明的人類的這種暗示。

上述的暗示在下面統計的事實裏也可看到的。聰明的讀者，很容易懂得下面這統計的事實是在講些什麼的吧。左面的表，是克利西拉在有過多的小孩的礦工的家庭裏調查產兒數和嬰兒死亡率，而勃萊茲博士在第一次萬國優生學會議（一九一三年在倫敦舉行）席上報告的。

	產生後一年間的死亡率		產生後一年間的死亡率
初生兒	二三%	第二次生的嬰兒	二〇%
第三次	二一%	第四次	二三%
第五次	二六%	第六次	二九%
第七次	三一%	第八次	三二%
第九次	三六%	第十次	四一%
第十一次	五一%	第十二次	六〇%

由這統計看來，第六次生的嬰兒，在不滿一年之中，三個裏死亡一個；至於第十二次生的嬰兒，能生活到一年以上的，只三個人裏一個。

我以為凡人類決不會沒有相當經濟的準備，毫不注意，或為色慾的或為宗教的感情和道德的感情，盲目的在世上產生過多的

小孩的。據我的判斷，犯了這禁戒，才是真的無智，真的惡德，而且當受九條鞭（Cat-o-nine-tails）的刑罰。我們祇知道在襁褓的魯鈍的兒童的面龐上，不絕地增加過失犯罪和發狂的表徵，但十分非難道德家和宗教家不曉得承認產兒制限這事的叫聲，及遲鈍的政論家高唱避姙不正的呼聲，卻還十分熱鬧。請看印度，中國，埃及和其他的國，九百萬無辜的人，不是都餓死了麼？此外地球各處爲了從無智的結果發生的產兒過剩和貧困，以致受營養不良，衣食粗惡，工銀低廉的苦痛，被貶在社會的道德的奴隸之境遇中，不知有幾百萬人咧！

常常非難世間許多兩親適度的產生子女，只是強制道『生呀！生殖呀！』的天主教的僧侶，新教的牧師，軟弱的一知半解的判事和雜誌記者，在聖壇，說教壇，判事席或社會欄上，發表莊嚴的宣告；我每聽到這種宣告，總想急起對於莊嚴威風的說教和大言誇語的人們供獻幾句話。他們是無智的可憐的東西。要是他們不是無智的東西，那麼，曉得了經濟上，精神上，肉體上，道德上，這些善良的兩親的力量，都苦於維持過多的小孩，——卻特地裝作不曉得請問那擔負這種責任和罪惡的卻是什麼呢？他們對於神的教訓毫不遵守，卻只神妙的護住那『生呀生殖呀！』這些教訓。在他們，像是不管質地的優劣的，只以爲數量多便是國家，宗教和家族的重要的要素，而且是測量『力』和『卓越』的標準尺度。若使這是真理，那麼，有三億萬人的印度，對於只有四千萬人的英國，將怎麼講呢！

如果他們在宗教裁判所，報紙，和雜誌所提供的主張，——在所謂『襁褓污穢之中有道德上的幸福』的迷妄的自覺，那麼，以上的一切東西他們都是沒有，他們還是關了店，丟了自己的職業來得好。要是他們誠心誠意的要達到生活的最善，那麼，他們應該把各個人的生活使得更緩和些。羅斯福在『民族的自殺』的傘下，非難產兒制限。說教者和判事對於沒有小孩的罪，發莊嚴的夢話。但民族的自殺，不就是無智的，經濟上沒能力的，而且精神上不適當的兩親，在不注意之間，生了許多絕望的小孩嗎？

本文譯自日本性的研究第三卷第四號。原文係轉載珊格爾夫人主任的產兒制限的機關雜誌產兒制限評論 Birth Control Review)。

譯者記



產兒制限之生物學的意義

日本中山啓著
世平

一　產兒制限與自由意志

我們將要把依據人的理性的某種行爲，加以生物學的說明，一定要遇到的抗議，便是所謂把人當作動物看待的話。現在還有許多人，正在遵奉『人爲萬物之靈』的『人類中心的』生物學說，這時將要生物學的說明人類依理性的行動，不能不從無所謂『自由意志』的一端出發。祇有這樣，纔可以把『理性的產物之產兒制限，』加以生物學的說明。鳥和獸有本能的差異，獸和人類也有本能的差異。但決不能把這個當做不能從生物學的去論人類的理由。人類特有的本能，雖然不是別的動物所共有，但他的本身，也在生物學的理法這個範圍以內，這是不能否定的。再進一步說：普通所謂人類特有的本能，實在都是從對於他種動物缺少知識的誤解而生的。

依笛卡爾的思想，稱『動物依本能而行動，人類却依理性而行動，』然動物只用本能行動的思想，實是大錯。若用所謂本能的文字，也可說人類的行動，不過同是一種本能——這只要自己略略反省，便可明瞭的。支配我們的行動的，不是所謂本能的一種無意識的衝動嗎？若說理性便是蟲類也有非常的理性的。這話並不是我個人所杜撰，在霍謨斯（Holmes）達爾文法勃爾（Faber）等著作中，說得很多。霍謨斯說：『「本能」這個名詞，不可不從學界中

逐出。」歐倍兒說：「下等動物有小量的判斷和理性作用。」他仔細的觀察螞蟻，斷定他不論什麼事務，或從事戰爭，都是依各個體自由意志的發現。瑪鐵說：「我們現有複雜的意識，不是突然發現的，從發達的法則看來，意識決不能突然發生。」斯賓挪涉且說：「我們抱着自由意志的念頭，簡直是不曾曉得所以使我們活動的原因。」

從此看來，自由意志，決不能在生物學中存立，——生物學上只許有決定論。自由意志的自由，實早被宿命論限定了。譬如有一部特集，一種用紅色面子，一種用綠色面子，某人來買時，選定了紅色。那時他選擇的自由，當然是他的意志自由了。但他對於紅色更比綠色喜歡的心理的經過，實在被遺傳和環境的因果律所支配，他的宿命叫他選擇紅色面子，他並沒有意志的自由。他的自由意志，既然被一種因果律所支配，便早已不成爲自由意志了。這便是運命的意志，是被決定的非自由的意志。休謨說的好，「所謂自發和自由，雖像隨人的種種任意。可是人的行爲，乃是不得已的必至的東西。」人類既沒有自由意志。產兒制限一事，當然也是非自由意志的產物；那麼，產兒制限的悖自然論，當然破產，而產兒制限的背德論，因此也沒有根據。

那麼什麼是產兒制限的根本理由呢？所謂產兒制限意思便是像法國最顯現的生產率的減退。所以產兒制限的生物學的研究，須先從生產率的減退着手，稍爲便利，請就這個意思，來判明產兒制限之生物學的意義。

二　生產率減退是生物進化的通則

動物中大概都是下等的產卵較多，漸進於高等，產子的數目，便逐漸減少。蠑蝨一時能產卵一億，水蚤每期產五百萬卵，牡蠣一期產二百萬，蜊蛄產一萬，一對鱘魚所生的卵，若完全發育，二十五年以後，容積就和地球一般大。但比較高等的生產率大減；魚類中七十五種的產卵，平均數六十四萬六千，兩棲類二十種平均十七，鳥類二千種平均五強，下等哺乳類平均三·二，高等哺乳類一·三類人猿平均每年所產在一個以下。動物進於高等，同時生產率減退，據此計算，一定可以明瞭了。

以上計算，不曾講到單細胞生物和植物。有人問：單細胞生物的分裂生殖和芽生生殖，反而生產率少，這便怎樣解釋？又何以把植物的果實也除却不講？我可以回答：單細胞植物，像細菌的生產率原是很少，但他們有生殖時間的極短促來補足。細菌是在每秒或

每分鐘的短時間內生殖，結果他的生產力反而比蛔蟲和二口蟲(Distomes 腸寄生蟲之一種)還要強大。據馬派斯說，用顯微鏡才看得到的滴蟲，如果在三十八日內不絕繁殖，不遭他種生物和自然的障害，他們的容積就要和太陽的體積一般大。所以微生物的分裂生殖和芽生生殖，在時間上略一考察，就不能否定我的言語了。其次再講植物，某種隱花植物胞子的數目，多至三億顆，花種物，却沒有這樣多結果實的，這大略可以看出植物界也和動物界是同一現象，可惜沒有系統的計算罷了。

三　生產率減退的意義

動物進於高等，為什麼生產率便跟着減退？要解這謎，須得研究生殖的意義。

普通學者以為生殖是為繁殖起見。永井潛說，『生物界的現象，最後的目的是繁殖，絕滅決不是他們本來的目的。』遠藤吉三郎說，『所謂生殖的意義，就是和自己同樣或可以成為同樣的個體的增加。』這種解釋，也不能說是無理，因為有許多的例，一看似乎生殖就是繁殖。這種例證，便是昆蟲和其他動物的繁殖。

一七三六年大隊赤蚊從沙士保(Salisbury)寺院的塔上，飛向空中，好像煙頭一般，引得人家都道火起，拿着唧筒來救。一八一三年哪爾瑞克(Norwich)的寺院也發生同樣騷擾。一七六六年，牛津地方也有赤蚊的大羣，掩蔽天日，好像日蝕的樣子，某寺造成高五六十尺的大蚊柱。達爾文在南美洲拉巴拉他(La Plata)河口看見無數的白蝶，船員給他一個『蝶雪』的名字。羽蟻出穴，一遇大風，屍體堆積如山，有時吹落河中，蓋遍河面，厚二吋，長可到六哩。西洋某年，曾有蝗蟲大隊，顛覆行走極速的汽車，數百哩的山野，不留寸草，政府派兵縱火焚燒，兵士反而大敗，這都是實事。一九一七年七月日本島根縣那賀郡發生毒毛蟲，接連誇過山脈到廣島縣，幾萬畝地面以內，家屋都被毛蟲盤踞，人不安眠，學校停課，又沒法驅除，終於等着天氣變化，聽他自然除去。澳洲某處，從兩隻被運來的家兔生殖起來，變為野兔，妨害農作，政府每年特地支出一筆款項專為獵兔之用。這種例證，細寫起來，像這樣的書還可以寫上幾本呢。

因此，人便說生殖是為繁殖起見，却也難怪。但我却說生殖決不是繁殖。第一理由是生物進於高等，生產率減退。若多產是繁殖的最適宜的條件，他的多產性應該從遺傳淘汰上愈加發揮。因為生殖數多，就可多得變種，多留境遇的適應者，對於種族的保存很有

利益，那麼高等動物便應該有多大的生產率，但是事實上全然相反。這不是暗示生殖不是爲着種族的繁殖嗎？

那麼，生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我以爲生殖沒有增大種族的意義，只有保存種族的意義。換句話說：生殖是爲了保存種族，所以動物進化的結果，生產率跟着減少。再換一句說：動物進於高等，雖是極稀少的生產率，已可以維持他的種族，更適切的講：生殖雖屬較少，但他祇要能生強健的子孫，爲更完全的生存繼續，可以把精力用在別一方面，使進化到更進一層的高等程度去。

生物不但相互的吞食而謀生活，還須和自然的險害鬬爭，所以下等弱小的動物，容易破滅。因此這些容易破滅的下等生物，不能不用多產去補足他的破滅，昆蟲有時異常繁殖，只是偶然的原因，因爲破滅他們的環境偶然輕減些時間大繁殖一次罷了。達爾文說了各種生物是被倍數增加的原因所支配以後，又說：「但是卵和種子所以多產的重要原因，是在補償起於某生活期間的大破滅。假如動物用了什麼方法得能保護他的卵或種子，他的產卵數至多不過維持他的平均數，因爲若是多數的卵或幼兒遭受破滅，又不多生，他的種族，便不能不絕滅了。」

母性保護，對於動物的破滅很有關係，這事比較魚類，兩棲類，爬蟲類，鳥類哺乳動物的生產可明以白。單就魚類計算，全不保護卵的魚類，四十九種平均所產，每年每尾計百四十萬，但若有窠巢或有相像的保護的，便減至一萬，不放棄產卵，帶在身邊的，產卵一千；不是卵生，在子宮內發育而生的，數目越加減少，大概只有五六十了。達爾文說動物中生產最少的是象，他從三十歲開始生產，到九十歲爲止，其中可生六匹小象，都活到百歲，因爲在母象保護下面，一匹也不會被猛獸襲擊。海燕只生一個卵，但在世界上卻是爲數最多的鳥類。

這等事實。可以看出動物的生產率，非常不同，生產率少的動物，未必絕滅，而產卵極多的蠑螈和二口蟲，反不見繁殖。這樣生產率的目的，與其說是爲着繁殖，不如說是爲着維持種子的好。我們更可以從鶴得到一個最好的例證。鶴每一期沒有產兩個卵的，但卵被盜去或破滅時，便再產一個補充的卵。鶴眞可說是馬爾撒斯主義的忠實信仰者，人類也有像鶴一般的生理現象，如產婦不授乳（嬰孩死後的生理結果也如此）時，子宮的復原很快，因此第二胎容易受孕，這是普通所深悉的。總之，決定生產率的是死亡，生產率是不能決定死亡率的。

這不但動物各階程的眞理，據我所知，在人類也是眞理。請一看

下表，恐怕要驚異不小呢。表中比較富豪階級和貧民階級的生產率，雖然富豪階級所產只得貧民階級的三分之一。可是他的生活的數目，兩者却是一樣，這不是很可驚異的一回事嗎？

第一表（自十五歲至五十歲的婦女的生產數）

社會狀態	巴黎	柏林	維也納	倫敦
極貧	一〇八	一五九	二〇〇	一四七
貧	九五	一二九	一六四	一四〇
不自由	七二	一一四	一五五	一〇七
小康	六五	九六	一五三	一〇七
富豪	五三	五三	一〇七	八七
大富豪	三四	四七	七一	六三
平均	八〇	一〇二	一五三	一〇九

第二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四年在亞廖斯德爾登調查的生產率比較數，——將出產的平均數作爲一〇〇的比例數）

極貧	一一八·二	貧	一一二·九
不自由	一〇五·〇	小康	八九·三
富豪	七一·七	大富豪	六四·四
平均數	一〇〇·〇		

第三表（巴黎一百家族所生兒女的生存數——一八九六年）

極貧	—	貧	一五六
不自由	一四四	小康	一三一
富豪	一二九	大富豪	一二七
平均數	一四〇		

統觀這幾種表，很是可驚。照這統計，生產率是無產階級的多，但從生理上看去，資本階級方面，姙娠的可能性却還比無產階級要多，資本階級女子的月經的初潮期，比較無產階級的要早。據波亞蒙氏的研究，法國上流社會女子的月經初潮，平均十三歲八個月，中流的，十四歲五個月，下流的，十四歲十個月。各國情形，想來也是大略相同的。

總而言之，不論什麼地方，貧人多子，確是不刊的定論。日本也有『貧人多子』的諺語，西洋 Prolataria （無產階級）的語根便是『多兒女』的意思，可見東西洋是不約而同了。

富豪階級兒女較少的生理上的理由，我不是生理學家，不能十分明瞭。我以爲除了富豪階級比貧民階級有識，和避姙較多的通說外，富豪階級的營養狀態，比較貧民階級佳良，也是一個原因，這

可以從植物做類推的斷定的。照園藝果實家說，肥料充足的，果實壯大，爲數却少，不充足的，果實細小，爲數却多。這或者就爲肥料多施，得能發生健全發芽的完全果實，所以沒有多產的必要。

生產的意義，既是在『種的維持，』又要引人反問：『那麽，怎的又有絕滅的種族呢？』我可以回答：這是因爲那里特殊的事情急激發生，以致棲息在那里的生物，不能適合他的環境的緣故。達爾文說生物不能飛速的進化，假使他的進化（順應）趕不上環境變化的速度，他的種族，就免不了滅亡。例如澳洲的袋鼠被家兎野生所驅逐的時候，如果食物獲得和其他生活條件，沒有非常的進化，就不免滅亡了。又一地方的溫度，突然增高，不能適應的生物，也就滅亡。例如植物界中隱花植物（羊齒類和苔蘚類）的逐漸絕滅，正是他的生理構造不適應於地面乾燥作用的緣故。這個地面的乾燥作用，乃是地球要冷却乾燥，變成月球一樣的過程。恐怕植物發後的形態，或將却要像現今砂漠中生存的某種仙人掌一般，也未可知。還有動物界溫血動物的發生，也是動物順應地面冷却作用的結果。因爲地面冷却，需要天日或地熱而孵卵的爬蟲類和他種冷血動物，遭受了自然障害，除了漸漸絕滅，別無他法救濟的了。

有人把地球冷却生物都要絕滅的豫測，和古代繁殖的種族現在絕滅的事實，便斷定生殖的意義，不在種的保存，實是謬誤。這恰如在有空氣抵抗力的空間，因爲羽毛鐵片落下的速度各異，否定牛頓地心吸力的法則，是同一不合論理的言論。子孫的繼續，生命的繼承，恰同物體在空間落下狀態相像。即物體落下的方向，爲生命的繼承，落下的距離，便是生命之時間的經過。由此生命體的生物，某種絕滅，某種繁榮，用落下現象做比喻，很容易解說出來。

這里有質量各別的四種物體A，B，C，D。假定A爲鐵彈，B，木片，C，稻桿，D，羽毛。在全然無風的時候，從高空同時落下。若地球上面是眞空的，ABCD自然同時到着地面；但因爲有空氣的抵抗力。四種物體到達地上便有先後不同。現在把這四物體的落下，看做生物在時間內繼承生命的狀態，四物體的落下，在半途起停止的現象，當作某種絕滅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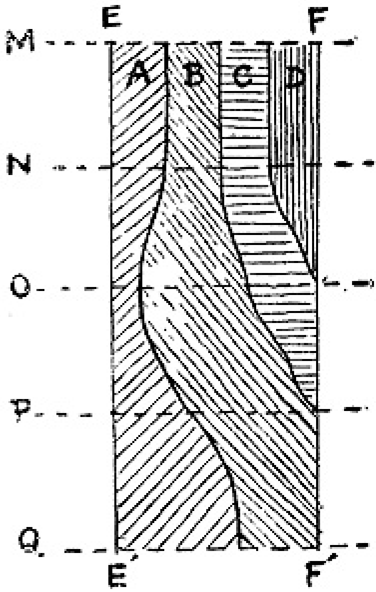
現在爲說明簡單起見，將把生物同類的『呑食，』作爲毀滅生物的原因，再將一定時間內生物繁殖的限度，定爲EF。EF是不變數。於是生命的繁殖和絕滅的關係，便如下述。

M線的時代，A，B，C，D同樣繼續生存，N時代，因有某種事情，自然狀態起了變化，這變化又是有害於D的生殖率，那時D便被呑食，其他三種生物，却不被呑食，繁殖起來，漸漸奪了D的位置，這不

適應自然狀態的D，在O線時代，便自滅絕了。同樣C在O時代絕滅，B在P時代繁榮達於極點，A在O時代雖極不發展，但到Q時代却很繁榮。這時如果在NO各時代起了自然變化，CD生殖率雖急切減削，但別的生物不佔據進來，那麽，CD到了Q時代還能繼續生命，也未可知。所以從CD的滅亡看來，說生殖是種的增加，斷然不能，地球冷却之後，生物雖然滅亡，但那時所謂『生殖爲種的維持』的原則却不泯滅。

四 產兒制限之生物學的意義

人類以外的動物，一概被『生殖呀殖呀』的自然力所支配，單是人類，要謀產兒的制限，這似乎是悖自然的行爲了。可是人類決不能有悖自然的行爲，人類自身只不過自然的一部，所謂悖自然一句話，決不能存立於自然科學的領域中。現象雖然呈出極端反對的形相，但內面關係上全然同一的現象，却很可以從自然中看出。達爾文對於動物界說的『多產爲種的維持』和我說的『產兒制限爲種的維持』在內面的關係，是決不衝突的。



不用說，人類意志上有產兒制限的發現，本沒有想到生物學的意義，覺得這舉是只現在所必要罷了。但這行爲的結果，却自然合於生物學的意義。譬如喫飯的時候，斷沒有以維持生命的必要爲理由的，其當面的目的，不過爲充飢罷了，但充飢的結果，便成爲維持生命。如果問小孩『爲什麽要喫飯？』他一定回答是『好喫。』這種回答，很有以說明人類意志行爲的原動力。成人爲滿足性慾而爲性交，和小孩爲滿足味覺而求食一樣，可是他的生物學的目的，却爲生殖，而非快樂的滿足。哈太說：『人類屢次軼出範圍移動人心的性的本能，乃是自然要使人類得能傳生命於永久的謀計。』一切人類的意志行爲本能行爲，却不過被自然的謀計所驅動的盲目行爲。人類的追求快樂，實有重大的生物學的必要在暗中驅迫。產兒制限，雖不過是人類追求快樂減免生活難的意志行爲，但仔細的審察

現象，其中也有生物學的『必要』存在着。

這必要是什麼？便是『排除人類以內的相互競爭以保護種族』人類以外的動物，危害於其種的維持的，以對於自然或他種生物的抗爭的原因，但現今的人類，却不在和自然或他種生物的鬬爭，而在於同種間個體一夥裏的生存競爭。這事便使人類自覺有制限產兒時必要了。至於人類個體間所以起激烈競爭的原因，却在於人類已經征服了自然和敵生物，餘存率因之過多。

類人猿的一種，他的上肢逐漸進化，從步行的足變而爲『手』。他開始使用器械，發見文字，發展科學，變而爲『人』。人仗着他腦力和機械的幫助，漸漸征服脅迫人類生存的自然障害和敵動物，成爲生物界的霸王。這兩種的征服，使人類的死亡率驟然減退，餘存率必然大大增加。這餘存率的增加，便使人口過多，人口過多，就惹起生存競爭來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從人類以外的動物界沒有同種內個體生存競爭的事實演繹出來，否定人類個體間相互鬬爭的存在，但終於失敗。我們試反省人類間，決不能否定生存競爭的存在的。威迫人類的，正是這個生存競爭。

那麼這相互鬬爭的害處，是什麼呢？假如人類注全力於競爭中最低級的競爭，即食物獲得的競爭，便減了使人類高度發達的原動力，沒有思索的餘暇。人類的智識，因此低下，終不免於滅亡的地位。請看現在德國國內爲了食物和其他所有的物資缺乏，德國人民不是接近滅亡的路途嗎？許多的小孩，不能攝取充分的鈣量，骨瘦如柴，到了七歲還不會步行。人類的個體無數量的增加，生活資料却不能按照他的比例增加，其結果，所有人類，不是要現出和德國人同樣的結果嗎？人類全體遭受了這個結果，便是人類滅亡的時期到了。

這時要使種族健全，取勝於他種生物(內中含有病菌)的『種族的生存競爭』除了減少個體的數量，增多各個體生活資料的分配額，健全個體以外，別無良法。從增多個體間分配量，和健全種族的必要而生的，便是產兒的制限。黑格爾誤解動植物界的進化，以競爭爲主，別人又推廣他的誤解，以爲人類若非使他的生活危迫不安，沒有發達的希望，這眞是誤解『達爾文主義』之極了！競爭是結果，不是原因。爲了維持種族的生殖過多，其結果便成爲表面上生活競爭的形式，競爭決不是進步之母。

所謂經濟，是用最少的努力獲得最大的利益。這最大利益，從托辣斯和製造者同盟(Kartel) 看來，在不競爭的時候更大。這樣可知生物沒有競爭的時候，可以發展最良的種族。所以人種要使他

的種變爲健全，除去個體間的競爭，實是必要，爲除去這個體間的競爭而自然發生的，便是產兒制限。華賚斯（Wallace）說。『人因爲得有其他動物所不曾有的智力和道德力的一部，所以對於自然淘汰或其他方法，在身體上不受變化。』現在人類的身體，不見到顯著的變化，實是用了精神使自己的身體和常常變化不已的自然調和之故。像生產的人爲制限之自覺的精神現象，當然爲了維持種族的必要，制限有害於種族維持的生產過多。這樣看來，出產的制限，和生產是維持種族的原則，實相一致，同是自然的行爲，決不是背自然的行爲。換句話說：人爲的產兒制限，是生物界所謂維持子孫的潛勢原則，從人類智慧的精神現象發現的。蕭伯納稱『避姙法是十九世紀最大的發見，』誠然不錯。從悲慘的殺嬰的人口制限方法，和危害母體的墮胎方法，進化到發見了直接避姙的方法，不能不說是人類社會的大大幸福。現今一般昏迷的人斥避姙爲反自然，爲什麼不仔細的想一想呢？

再想到人類身體的構造，具有避姙的可能性，更可信避姙的並不違反自然。文明各國生產率減退的主因的避姙，乃起因於人類的秩序精神，正可稱爲生殖的合理舉動呢。

五　產兒制限之社會學的意義和對於產兒過多的自然調節

照以上說來，產兒制限，人類也和他種動物一樣，全然是順應生物學的必要而起的自然現象。但是人類特有比他種動物格外發達的所有觀念，經營特別的經濟生活。所以人類的產兒制限，更有社會學的必要，在動物學的必要以上。因爲產兒制限雖然從生物學的必要而生，但所以『使產兒制限成爲生物學上必要的貧困狀態，』卻是近代資本組織的經濟制度。

要曉得現今的經濟組織，爲什麼會產出這樣『必須產兒制限的生活狀態，』又不得不先考察成立現今經濟組織的根本的基礎要件。

立在所謂利潤的榨取的不正義上面之資本制生產，爲了最大的利潤榨取，必須得低廉的勞力，得低廉勞力的基礎要件，必使勞動者失業，常常苦着飢餓的苦味。這種社會的政治的施設，非常堅牢，非用暴力，不能廢止。我們縱觀人類的歷史，人類大部分呻吟於地獄般的貧困中的，再沒有比現今更甚了。社會大部分的生活難，都是近時發生。十八世紀終至十九世紀始產業改革以前，從不曾

聽到今日一般生活難的呼聲。這生活難實出於產業革命——資本制生產——的所賜。到了今日，人力的生產，都用機械的生產來替代，機械能率，比人力大至千倍百倍，無限的肥料，可從空中覓得，弄得貧困狀態，越加增大。用機械節減人力，當然可以縮短個人在社會上必要的勞動時間，使她的生活更爲容易，但因了此種機械以及無數的發明事業，倒反使人類大多數愈加感受勞動的必要，發生了在火焰中凍死，在麵包中餓死的許多怪事。這實在已經表明現今的生產組織和分配制度，與人類的生存，全然不能相容了。

現今的生產制度，像這樣發現了人類的生活難，而因這生活難，遂發生人類多數產兒制限的必要，所以產兒制限的生物學的原因，顯然從經濟制度而生。那麼，如果能夠改造經濟制度，產兒制限的必要，當然可以銷滅了。

人類如果呻吟在現今經濟組織的弊害下面，大多數因爲貧困達於極點，永遠的感受產兒制限的必要，那麼，人類必將逐漸減少，難以維持他的種族。於是改造這危及人種生存的經濟制度的運動，便應生物學的必要而起。經濟學者，把這樣發生的生物學的運動，叫做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實在並不是危害人類的生存，和公共的生活，却是要從現代經濟組織中救出人類生存的壓迫的。依生物學的見地，害人類的生存的，實是現代的經濟制度。

從此看來，貧乏的原因，是經濟組織的產物。不先改革經濟組織，却要從產兒制限來緩和生活難，像新馬爾撒斯主義的，恐怕比那想築土堤防洪水，貼膏藥醫梅毒的人，還要愚加一等呢。我決不罵產兒制限爲不自然，但以爲像珊格爾夫人的主張產兒制限，也不是解決社會問題根本的方法。

新馬爾撒斯主義並不想從社會改造去解決生活問題，所以在根本上可說是謳歌現代經濟組織，要保證這現代組織的長存。但日本官吏，却把他看做一種危險思想，加以迫害，眞是莫明其妙。新馬爾撒斯主義，實在要阻抑社會主義的運動，決非和社會主義同類。然而官吏要對於產兒制限加以迫害的理由，也很容易明白。就是從一國政治家和富豪的地位而言，人口增加，勞銀便可低下，海陸軍費以及往外國貿易品的製造費也可低減。他們的迫害新馬爾撒斯主義，就是怕他害及資本制生產存立的根本條件的『勞動者不絕的失業』。

於是政府的方針，眞有點兩難了。如果允許了新馬爾撒斯主義，恐怕國家從此就要弱小；不許呢，恐怕要激成破壞思想的洪潮。這稱羝羊觸藩的情形，眞使我們旁觀者好笑極了，



應奇氏產兒制限的道德觀

高山

產兒制限是現代的一個最大的運動，但是制限產兒不但本是很普徧的事，而且制限的寬嚴，是隨文明程度的高下而異，例如戰前歐洲各國生殖率的調査（一九一二）是：

法蘭西	一·九〇	比利時	二二·九
美洲合衆國	二三·九	瑞威	二五·四
日耳曼	二八·六	羅馬尼亞	四三·四
俄羅斯	四四·〇		

而且愈是曾受過教育或社會的地位愈優良的人，他們制限生育也便愈嚴；這種趨勢近年已推行漸廣。在社會上的事實，凡生育多則小孩中途死亡的也多，而且生殖率過高的地方，常遇飢荒艱苦的年歲，這本是自然的現象如此，而生育的制限，則正可免除這等事實。人民本也自有節制生育的要求，但自從近年經幾個學者如（美國珊格爾夫人，英國愛里斯等）提倡之後，這個潮流因而愈盛。關維也納的生殖率，已經降低到一一；俄國彼得格拉，雖然缺乏精密的計算，但說大約已在一四。各國政府，對於這個潮流，往往想設法禁止，或者用強迫的手段，阻礙產兒制限方法的宣傳，或設法勸告，但全都無效。

應奇（W. R. Inge）是英國聖保羅公會的副僧正，他以為法律的禁止或勸告，都不能改變近代產兒制限的潮流的，禁止只管禁止，而小的家族（指兒女少的）只管多起來；最重要的，却須問這種行為，在道德上究竟是合理的，還是一種惡行。然而從道德評判起來，制限生育究竟是怎樣呢？應奇說：

「但是道德這件事是不能夠離開了種族，經濟，人種改良，以及醫學各方面的情形而獨斷的。在一方面，有些人以為自己的國人能傳布開去，不論盎格魯撒遜人，法國人，或德國人，都以為是最好的事，如要制限他們不生產出超人來，是要激動公憤的。但在別一方面，却有人知道人口蕃生過多是戰爭及小孩死亡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使社會顛倒不安的主要原因，哈夫洛克愛理斯(Havelock Ellis)有這樣的話，如果有人想把半世紀前的生殖率恢復到現在來，若非出於愚昧，便是一種不道德，并且也是魯鈍的行為。凡欲在道德方面討論一種問題，必須除去偏見及廣求事實，這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意忽略，便是道德上的過失了。」

應奇的意見，以為制限產兒，是完全合於道德的，因為人口若生殖過蕃，實足以陷人民於困苦的境地，而且仍不免有自然的手段來制限他，這自然的制限法，便是戰爭之類，所以他對於產兒制限這個問題，着眼討論的要點有六：

(一)人類的進化，本有這一種傾向，便是生殖漸漸減少而同時雙親的養護增加。

(二)人口的蕃殖，常常超過物產，在境遇上實沒有品物能夠蕃生得這樣快，能像人口的隔二十五年即能增加一倍的。

(三)平常人為的制限人口的方法，自古已經常常應用。這種手段，例如不時有戰爭，這原是一個限制人口過多的常用的方法；如殺嬰，這在野蠻種族中極為普徧，在文明社會中也常有，如古代希臘及近代中國都應用這方法；墮胎，柏拉圖曾經說過，這是中年婦女們常行的事；或因養育上的疏忽，以增加嬰兒的死亡率，應奇說加萊武(Dean Colet)一家夫婦，在三十年中，生子女二十五人，因人多而養育不能經意，遂致中途多數死亡，終於只剩得後來與耶拉慕(Erasmus)做朋友的一人了。現在法蘭西加弁大人的兒童死亡率，也非常之高，十四人中死的有六人之多。

(四)在十九世紀，白種人的驟增，係是一時的現象，現在這種情形已經過去，不會再來；當時的原因，在於機器發明，輸出的貨物驟然增多，和新的空地上的食品產出的增加，然這些新地，現在則已佈滿人民了。

(五)從過去的世代看起來，生殖率與死亡率的高低常常並行，差不多各地都是如此，並非偶然的現象。如果生殖高，死亡也同時增高。反之也是如此。

(六)如果法律禁止售賣避姙藥。結果使墮胎增多，德國人希爾熙(Hirsch)近來曾著一冊討論此項問題的書籍，他稱合衆國為

「墮胎的發祥地」說每年要墮二百萬個胎兒。在英國也有同樣的趨勢，愛丁頓(Elderton)說現在購買墮胎藥的極盛，而且往往使孕婦受極大的的損害。

據以上的六種要點看來，產兒制限實在是必須的事：人口生殖過蕃，若不是爲戰爭的主因，也是使人民陷於貧乏；或因小孩產生過多看護不周易招夭折，或增多殺嬰墮胎的事；近年來歐美產兒制限運動之所以盛倡起來，便因以上的種種理由，覺得與其任其長大之後，死亡於戰爭或饑饉，或中途夭折，或產生之後溺死，或形成之後墮胎，則不若設法避姙，初始即阻其形成，較爲合於人道。

這種觀念在近年以來已極普徧，應奇自然更不反對，只因應奇是一個教士，所以與衆人的意見的不同處，也以爲與其用藥物避姙，制限生產，則不如父母自制之爲更合於道德。所以他說，『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并且我以爲這只好由個人的是非心自去思辨。但如有人關於這事來問意見於我，我以爲我們可以有一個明白的回答——若夫婦不再要兒女了，他們便應解散他們的實體方面的關係。只是這樣解決法，不但人類本性的肉慾方面要反對罷了。』



福斯德之產兒制限觀

無競

福斯德博士的思想，在本誌離婚問題號中，曾經介紹過一點。他的思想雖然稍舊，但對於性慾倫理一方面，確有深博的研究，因此他的議論也很受許多人的歡迎。關於人工的產兒制限一事，在他的大著性慾道德與性慾教育中，也極力發表他反對的議論，我們

因為這種議論，很可以看作一般反對產兒制限論者之代表的思想，所以也應該介紹給研究產兒制限論者的參考。

主張應用人工的方法以防止受孕的人，大概以為用了這種方法，第一可以保護婦女，防免婦女因過繁的生產而衰弱；第二可以防免疾病或虛弱的兩親，遺傳在子孫的身上。所以這種人工的方法的應用，是實現廣大的責任感的真實基礎。有人說實行此種方法，是不自然的，打算的，那是大錯。人類隨時可以依他的高尚目的，統制自然生活，那麼，為什麼在這許多人類的運命將要瀕於危機的方面，不能用合理的人工法呢？

福斯德反對此等議論的主旨，也是從他的性慾倫理出發的。他的性慾倫理的定義，便是使我們的性慾行為，完全從屬於人生的全體。而所謂人生的全體，是含有根本上的利害和責任的。因此他以為使這種人工法的發達和傳播，斷不能使人做那性慾衝動的統御者，却使人做了他的奴隸。因為衝動的東西，不能依了這樣人工的安排去調整制限，而這人工的安排，都祇能對於一種外面的結果——這結果便是歷來精神馴服這種衝動的力——加以阻害。所以用這方法，人類將終於完全做了感情的奴隸，而且因了這方法，將使集中於單純的享樂的事益強，而青年健全高尚的趨向益減，所以人類將益加成為感情的奴隸。如果曾經用了意識的人工法，使單純的享樂脫離性慾生活的全體，便可曉得為什麼不能依人工的方法之手段，科學的形成享樂的理由了。

主張實行這人工的方法的人，以為使婦女脫卸多產的重擔，實在是這方法最重要的效果。他以為這實在是似是而非的效果。在實際上，婦女因了這性慾的科學法之增進，陷於危險，比較因養育兒女的一切勞苦，其生存狀態所受的傷害，一定更深。如果行了這種方法，男子的性慾，一定大為放縱，淫蕩不堪。其必然的結果，便是一切的不貞潔非行大增，而在妻上了不能滿足其單純的享樂慾的年齡，或疾病和虛弱時，尤其如此。這時婦人的不幸，定要比無制限的產兒更甚。要防止無制限的產兒，祇有訓練單純的官能的自然力，使之精神化，纔能有效，如果想用使性慾衝動益加粗野卑鄙的方法，那是無益的。此等方法，暫時也許可以防止許多的不幸，但一經久長，定要依他根本的本性，增大人類各方面的不幸。這為了把衝動和官能的精巧兩種能力增高至極度的緣故。而且不但在這一方面來了荒廢，簡直使人生的全體，都受了有毒的結果。所以用了這方法，種族的神聖，一定要被毀傷。據醫生和種族衛生論者的豫想，以為祇是歡迎產子的男女產子，纔是人間以上的責任心，

和無我心。然而這種能力却早已破那在避姙法背後而且依避姙法促進的享樂哲學完全破壞了。關於種族衛生的問題上最該注意的，就在使品性和精神的統制力增強，是一切健全的基礎的一點。照這理由說來，因人工的手段閒却一切克己自制的激勵和任務的性慾生活，一定要導種族於頹廢，斷不能使種族健全。

他又反對主張對於身心劣弱的雙親限制生產的議論，稱這種遺傳學說爲『遺傳的暴虐』。據他的意見，以爲這種遺傳的暴虐，是從馬廐裏得來，不能適用於動物以上的人種的。人類種族繁殖的權利和義務，比動物複雜困難的遠，因爲在人類還要加上精神的和道德的東西。況且普通的兩親，在精神上身體上完全一樣而又有一樣的遺傳素質和缺陷的，本來很少，因雙親中一方的劣弱，所生的子女，未必定是劣弱的。眞實的種族政策，祇有把全力用在改造，救治，和更新一方面，加以正當的看護和正當的教育。如果爲了種族起見，主張對於別的存在者下死刑的宣告，這種人眞是種族絕滅的實行者和先驅者。

以上是福斯德對於種族衛生論者的批評；此外他還有一個重大的理由。他極力主張人類在性慾方面，應該有一種貞節和羞恥，這貞節和羞恥，是從人類清淨的本性而來。他尊重愛先巴哈（W. von Eschenbach）稱羞恥感爲『養成善良習慣堅固的保壘』的話，反對性慾教育的實施。因此他認人工的制限產兒，也是破壞羞恥感的惡劣行爲。

他承認婦女過度生產的悲慘，但他以爲這種悲慘的救治策，祇有使婦人脫免各種性慾上的奴隸，獲得人格性的威嚴，不要再這樣的濫用。一方面教育男子，使他們反對性慾衝動，達到高尙的精神自由。性慾的放縱，是野蠻時代的現象。人類對於性慾方面所現的自然力，加以克服整頓，比較別的自然征服，更有多大的文化意義。現在的人，不把自然征服的偉大思想，應用在性慾方面，而陷於懦弱的自然主義，實在可悲得很！

他以爲最可嫌惡的，便是有許多人說性交和性慾的享樂，是一種和消化作用相同的機械作用，使人常常受了這種妄語的暗示，做那性慾的奴隸。我們所應該了解的，就是『何謂眞實的衛生？何謂徹底的責任？何謂眞實的生活向上』等問題。

最後他又對於路試格爾（Rutgers）氏的種族改良論，加以極力的抨擊。路氏以爲人工的制限產兒，不過是使自然從屬於理性的偉大的文化進程的連續。他却說這種方法，決非表示精神對於自然力的勝利，祇是機械的逃避這自然力的某種結果。況且逼人工

的方法，因爲除却了自然對於此等衝動所定的重大制限，所以反不過助長自然衝動壓倒人類的勢力。我們並不是一向主張夫婦祇在有產子目的和產子可能性的時候纔許同棲，乃是主張眞正的愛和情熱，爲夫婦和合的動機。然而如果施以意識的人爲避姙法，那時便在夫婦關係中，加入了全然別種的新東西。今日空想的種族改良論者，沒有想到種族保全之精神的基礎。而且不曉得關於這一點依精神病學的見地，有怎樣重大的意義。即使用了這種方法，可以防止不健全兒孫的出生，眞是祇生健全的兒孫，却還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存着，就是這人工的方法，跟着生理上心理上全體生殖機能的墮落，而起衝動生活的腐敗和高尙的愛情生活的破壞，其結果，在沒有幾代之間，完全的「人間原料」發生生理上神經上以及精神上的墮落。他們的心裏，未嘗見到這樣的憂慮。因爲他們是樂天論者，空想論者，也和現代多數的改革論者相同，關於人類一切卑野的傾向，更沒有具體的觀念。然而這卑野的傾向，實因了這種人工的避姙法而被解放，愈且病的增進。天主教會所以起頭就反對這種方法，全然爲了明白曉得這種危險的緣故，

總之，福斯德博士的反對產兒制限，完全從精神的方面立論，把產兒制限當作性慾的享樂看待。但這不免也有誤解的地方。主張產兒制限，却並不是提倡性慾的享樂，實在存有很嚴肅的態度和很大的目的。世上本沒有完全無弊的方法，無論怎樣的良藥，因爲用得不適宜，也會變成毒藥的，在人類沒有受充分的性慾教育的時候，產兒制限固然不免要發生像福斯德所憂慮的流弊；然這時就是實行絕對的禁慾乃至若干程度的節慾，難道可以說絲毫不會發生流弊嗎？況且在避姙法沒有實行的時候，本有放縱淫蕩的人，存在着——這等人雖經許多主張禁慾節慾的人的訓練，終於不能絕跡——雖說不能因產兒制限而使這等人減少，也未必便會因此而增加。然而舊來放縱淫蕩者所行的墮胎殺嬰，至少可以因這方法的實行而減少一點。關於這一點，恐怕福斯德博士也不會否定能！



產兒制限與優生學

英國愛理斯著
楊賢江

產兒制限這個問題，現在由多方面加以討論。譬如有一方面是由於經濟的見地的，舊馬爾撒斯派的限制生產說，即以此為根據。這派的主張是人口的生產，勢將超過維持生活所需的食物的生產，所以若不用人工來制限生育，則自然界也將用戰爭，疫癘，饑饉等更慘酷的方法來達到這個制限生育的目的。到了現在，這一派的論調還是極有勢力；有許多研究最精明的人，也似承認這個議論當中含着一種真理，雖然他們是並不承認那最初所發表的馬爾撒斯律。

還有一方面，是由於進化的或動物學的見地的。照這派的論調，以為從事實看來，自然的進步的全部歷程，是在對於有生之初所獲得的那個無限的生殖的動力加以制限。經過進化的歷程，對於生育的數量，已有不少的減少——惟下等的生物能生存的比較的少些——而且這個量的減少就跟着質的增進，這對於以後的生存，真是很有利益的。產兒制限就是繼續這一種的進化的步驟，成為有意識的，自主的，審慎的工作。但實在都是很自然的。

更有一方面，是由於社會改造的人道主義的見地的。這派注重在勞動階級含有平民主義的意味，關於這問題的各種議論中，是最受歡迎的一種。無論何人，只要熟悉工人的生活和工人的家庭的，不管這工人是在最富裕最進步的國家裏，一定會曉得工人們所受於子女過多的苦痛，因為這些子女實在是不必要的，是不能得到適當的養育的。做父親的為此而增重負擔，勞苦；做母親的為此而發生疲憊疾病，做兒童的為此而陷於最惡劣的環境，無從得

到好的養護；實在這些兒童當中有許多是決不應該生出來的，故有很多的人一出世就死去了。這樣的結果，就是到處形成困苦悲慘的情景，而使一個地方的社會程度發生低落的影響。具有警心勇氣的人有見及此，遂主張產兒制限，願意犧牲一切，爲社會洗淨這個汚點。

但有一派抱單純的醫學見解的人，對於產兒制限的態度，就大不相同了，他們不發任何種廣汎的概括的話，他們僅僅這樣斷言：在某種致病的境遇裏，若是妊娠了，勢將引起嚴重的危險——如心臟病，或是一個婦人臨產時要發狂，——則避妊便屬必要。這一種見解，被開通的醫生所承認，已有五六十年了。

最後還有一方面，是優生學的見地，這和上面所述進化的，經濟的，社會的，及醫學的各種見解都不同。這雖不是一種新的見地，但在今日，既有許多主要的白種人民因爲受了那以前不知名的疾病的影響，竟把種族上的生活力日漸減弱，（這大概是指遺傳病——譯者註）——這比疫癘還要利害，因爲古代各種大的疫癘，尚不至於連強有力的人也歸於滅亡——所以產兒制限問題的這一方面，便有了最重大的意義了。

我們在產兒制限上有着一種極貴重的工具，不僅可以直接的改善社會，并可提高人種的品質。這個事實，在現代富有思想的優生學者雖不欲過於重視，但幾乎沒有一人不默認的。他們所以不過於重視的理由，因爲他們承認僅僅避免妊娠在改善社會的境遇上雖儘有好處，但在種族上並無必需的改善的效果，甚或竟會生出相反的影響。譬如僅僅隨便制限人羣的繁殖而不注意到這人羣的種族上的性質，則終不能把這人羣的性質改良起來。這是很顯明的事實。還有，在實際經驗上像現代所實施的那種新馬爾撒斯派的方法，或者竟是使人種變壞（Dysgenic）並不是改良，因爲採用這些方法的是優秀的人羣，至於無知無行的劣等人種，反讓他們自由生殖的緣故。從優生學的見地所認爲應該需要避妊知識的人羣，反而不能受着影響，於是不幸的結果，就要出現。從現在的情形看來，這種方法顯然是不能再無限制的繼續了。因爲需要社會擔負的人，以同樣的比例，繼續增加，而供給這些擔負的人，在數量上比較的日漸減少，故只好永遠增重擔負。所以我們若愈認識這種緊要的事實，也將愈盡力去傳播避妊的知識於那些子女過多的人，解救他們的不幸了。

現在我們且把這個暫時的過渡的情形擱置一邊，惟應該記，取單單限制生育，在他的本身雖不能算做達到優生學上人種選擇

的方法，然而產兒制限終還是個惟一的利器，是以實現優生學上選擇的作用。當一百年前馬爾撤斯發表他那新的革命的主義，從經濟的見地，說明限制生殖的必要時，他只曉得勸人戒除性交，來實現他的主張，並不曉得別個更好的方法，在那一個時期，節慾算是限制多產惟一的方法，這在某種情形裏也許可以有的。但是這個方法，並不適於實際應用。因爲已經結婚的人，能從某種動機，尤其是優生學的動機，肯不顧自身幸福，專爲實現這一種方法而勉力自制的，一定極少。至於能服從這些高尚的動機，具備堅強的意力以從事於自制的。固然也有，然從優生學的見地看來，却反是我們所希望到了最後始可制限生育的一種人。所以禁慾的方法實在是不切實用的。惟有用避姙的產兒制限法，一方面既能使具有通常智慧的一般人民，對於生殖有支配限制甚或避免的權力，他方面仍能使已結婚者運用其功能，無須取無謂的禁慾的空名，也不至引起心身上健康的損失，所以不但是一種方法，實還是惟一的方法。

現在我們可以進而講究優生學了。初創優生學的人，因爲曉得這個問題關係的重大，終不致顯然主張。就像第一個也是最有勢力的優生學者哥爾登，雖然對於優生學的目標和宗旨，敍述得非常合理，非常和婉，而於使優生學可以實際應用的方法的性質，却從沒有特別注重過，或明白發表過。哥爾登差不多常說生育與結婚是同樣的事情，所以不配生殖的人便不配結婚，凡在結婚典禮上所有心身兩方面的個人利益，統統不應享受。但這種要求，顯然是不能實行的，且也爲輿論所不能容許的，而對於多數優秀的人反給與以一種難以勝任的負擔。結果只把優生學被人誤解，被人嘲笑，當作妄想看待，一方面又使許多有意信從優生學的人，保持一種不可能的誤謬的見解，到底對於優生學的主義還是懷疑，不敢置信。

但從哥爾登第一次在一八八五年發布關於改良人種的新理想以後，不到幾年，就有一位克拉裒頓(T. H. Clapperton)女士在她的科學的世界改善主義(Scientific Meliorism)上明白宣言：實用新馬爾塞斯主義的方法自願的制限生產，而不是出於經濟的和節慾的動機，實爲『國民更新』(National regeneration)的必要條件。又第一次使公衆曉得，在產兒制限的方法裏可以達到優生學的目的，且可使一般人類也能到達那專尚理論者雖不是幻想者所能到達的地方。從此以後，這種道理已經很快的傳播到一般能想及這方面的人生的人間。到了現代，只有愚蠢的人，迷信

的人，和許多想做議員的人，仍抱着舊的見解，以爲生育跟了結婚而起的，要限制生育只有禁止結婚。然在現代對於優生學的進步這一個大問題極其關心的人，必將相信改良人種最切實的工具全在於產兒制限。所以我們如果希望把人種的一般程度有滿足的提高，自必要用了逐漸增長的關於遺傳的知識，來調節姙娠，限制姙娠，甚至在必要的時候來防止姙娠，才能有效。

優生學上有兩個目的，在現代更比從前需要的，便是：(一)阻止劣種的生產，(二)鼓勵優種的生產。而阻止劣種生產這件事，似應最先施行，因爲這不但在進行上最有把握，而且他的本身，還可期接的甚至直接的，來促進優良人種的發達。

現在一般人社會的和經濟的地位，極不平等，我們希望將來能漸趨於平。但這個問題此刻且不暇討論。我們單從優生學的見地，以爲現代社會大約可以分爲優秀的和低劣的兩種人。這兩種人雖是互相掩覆而且漸漸的互相融合，但在表面上看來，確是兩種分明而且相反的團體。在今日，或在前一世紀的大部分，一般的影響——包括最好而最博愛的動機在內——已有阻止優秀者的生育而促進低劣者的生育的現象。而大部分社會進步的動力，不但要靠慈善的行爲，并且要靠法律和行政，來實行使優秀者負荷低劣者生活責任的主義。這樣的結果，就是使強健的，能力作的，聰明謹慎的人繼續的增重經濟上及別種的負擔，因以減少他們養育自己子女的實力；而別方面，卻使惰懶的，無遠慮的，有疾病的人，不但自身不受這些惡習的危險，還得受人供養，多生子女。這個步驟已經進行了許多年代，而在最文明最進步的國家尤其進行得快，因此便阻滯了進步，減低了文化。這次大戰，使各交戰國及受着大戰影響的中立國，愈加促進這種病態進行的步驟。如優秀的人已覺得自己方面的數量大爲減少，同時所負擔的責任反無限增加；至於低劣的人，正在日日推廣，這不僅因爲他們發見比以前更不適於應付較難的環境，還因爲他們當中多數屬於中等階級的人以及從前曾經有優秀能力的人，一到現在，都被逼迫而淪於下等的社會階級的緣故。

到了現在，沒有人敢鄭重提議，說優秀的人種，應當不管他們的負擔將增重到怎樣一個地位，纔可以把這些負擔統統放棄，讓低劣的人種自去求生。這是因爲百幾十年來盛行着一種人道的理想和努力，而且漸漸的暗暗的流行了已在百年以上，現在如果有人作上面的提議，不是和這些理想及努力相反背的麼？實在的講，從古以來，沒有所謂選擇的自由，就到現代，還有人相信我們應當

救濟那些並世存在的不幸者。不過到了近來，已有一個關於人種的大希望照耀在我們的眼前了。這就是要我們明明白白的曉得，若根據那遺傳上優生學方面，發達無已的知識，很聰明的使用產兒制限的工具，就可在我們看得到的最近的將來，（不必遠在千年以後，）斷絕了不幸者的供給，減少了低劣人種的生產。我們從前枉費心力，想去阻止嬰孩的生後作惡，現在却已學得秘法，可以在未生產前預防了。

但從此要發生問題了。就是我們當採用何種實施方法呢？我們則以為要使優生學的理想在社會的及人種的生活上發生實效，至少可以有三個方法。這些方法，不必定要國家或團體才能做得，就在個人也是可以實行的。

第一——在增進并提倡遺傳律的知識　凡在實行以前必先有知識。現在我們所有的遺傳，對於優生學上相關的趨勢的知識——無論是從統計方面研究，從曼兌爾派（Mendelian）研究，或離開了理論單由精密的觀察——實在是極不充分。目前這方面的知識，雖是發達很快，條理漸備，然如果要作為實行的指導，還得擴充範圍，多具實例，以期愈加詳細，愈加精確。推廣這種知識的責任，雖可以歸於專門研究生物學的人，但決不是全然由他負責。如醫生遇有關於家族遺傳的病症，可以探索的，就須把這種病症記載下來。又如一個人倘能追溯到幾代的祖先，就可把一代一代的情形敍述一下，即使不為研究遺傳計，也可為個人的德業，模範，或儆戒，來做這件事；又有一種人，如其他們對於我們幾百年來的祖先有能追溯的，也可在我們身上作一種富有興味與教訓的研究。凡這種種，都是在自己家庭範圍以內可以做得到的。

第二——普及產兒制限的方法的知識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用避妊為限制生產方法的知識，似仍限於時髦的一班遊冶兒，而且常為不道德的事情而使用；若認這為道德的而且節制的行為，不過是百餘年間的事，可是從此就在全世界各文明國裏傳播起來。至於開始採用這項方法的人，自然是那些最有學問最開通的人，以及在道德上深知做父母的天職，且有先見，能克己，實踐這種責任的人。所以這個運動最初是限於上流社會。但向下面推廣的勢力極其快速，從一八七六年勃拉特勞（Bredlaugh）及皮珊脫夫人（Mrs. Besant）為散布關於避妊知識的小册子被官廳訊鞫以後，更有許多文字上的宣傳，繼續發展，突過從前。他的影響竟及於較高等的勞動階級，他們是很有智慧，有志氣，并有研究心來獲得有切身關係的知識；就在那被虛僞的貞操觀及愚昧無知所

拘束足以妨礙宜傳的地方，也不免受着影響。因為現在這種宣傳，已能用文字的方法傳播到下級社會，就像那些終日力作，沒有學識，即使有意求知，也是困難得很的人，現在也將受着影響了。

這樣，現在過渡的時期中，在優生學上有價值的優秀分子占最多數的階級，是屬於最願意也最能限制生產的一級；而低劣分子占最多數的階級，却仍得不到限制生產的知識，即使有了志願，還是無法實行，像這一種過渡的情景，實在是可憐的。我們現在所能設法的，只有親身把必需的知識向下層社會的人講述，因為他們是不通文字的。我們一輩人立在中流的地位，決不能向後退步，只有前進方能得救。像那些假貞節的無知識的反對文明開化的人所抱的態度，高貴的威權高呼『我全然不贊成這種方法』的，到現在已經是成為可笑的了。因為他們是過去的人。大戰一起，他們的運命就告終了。我們生在現代，和這一種普及全世界的偉大而鞏固的運動，實在深有關係，這種運動，在最有文化的地方繼續的流行，然這個步驟却是從最下等的動物界開始，而且得着『自然』的許可的。

實際活動的方法，自然須按照各地的情形，來斟酌適宜。如在荷蘭那裏不但設立了產兒制限的講授所(Clinics)，而且還由官廳設法鼓勵，所以要傳達最好的優生學的知識是很容易的。又如在英國，因為政府受了假道德的無知識的反對文明開化論者的擁護，使出來作梗，不許明白地宣傳產兒制限的知識，因此要想傳布這種知識，必須由醫生及開通的公民，多方設法，如或由救濟無知，或由私人教授，或由贊成進步的人種上的理想，或由鼓勵地方官使覺悟他們的責任等等，都是。至於一般法律上救濟貧民的官吏(Poor Law Relieving Officers)——尤其像現在這樣，由婦女擔任這類職務且比從前要高明得多的時候——遇必要時，以傳授產兒制限的知識為最切要的事情，自然是很明顯的。因為這種行為，即使離開了人種的見地不講，對於貧民自身，本是非常重要，就是對於社會也很有關係的。然現在在美國地方，這個問題却有些困難。因美國已經定了一種法律。這種法律實行以後，便生了一個障礙。其結果所得，使勇敢的先驅者，像瑪格萊脫珊格爾夫人的，因為具着人道主義的熱情，起而向法律挑戰了。但改造不良法律的方法，若只用破壞手段——即使法律破壞家的行為是起於最高尚的動機——實為本能的遵守法律的社會所不取。但是若要實行一種高尚的事業，為人們及為人種的提高，在勢不能不破壞法律，但這件事的本身，也許難比法律更高的事情的。我們以為在

美國地方，用教育來教化地方，再與教育相應着改變法律，頗然大有事情可做呢。

第三——依據我們的知識來行事　僅僅有了遺傳律的知識是不够的。僅僅傳布關於產兒制限方法的知識，也是不够的。這兩種分離開來，雖各有應用之處，然於實際改良人種上面，將沒有什麼效果，只有把這兩件事情聯合起來，實施的人又能感覺到個人的責任，才可以為實行的指導而有所成就，因為這一種個人活動上高尚的責任的意識，實為全個問題的基礎。如果地方上有多數的人能這樣，則優生學的進步便成為可能，也成為切要。因為這一端能成功，全體也就可以成功了。

這個意思，是說我們不必急於制定優生學上的法律及婚姻的章程，但在好新而淺率的人士，必將時時要求定這一種的法律和章程。他們把優生學者當作狂人，當作幻想者看待，以為不值得尊重的。但是在優生學一方面，他的進步的路線是很清楚的，到了健全的知識已經普及，或者到了我們確實曉得那些不肯依據健全的知識來實行的人是出於躊躇不決，或是為了他們生來沒有能力做別種事情的時候，自也將取強迫的行動，用法律來執行了。因為這些人是構成低劣人種的要素，足以貽害社會，流毒種族。但在人數上，他們比較的是少數，而且可以制馭的。所以我們為促進現代的社會及將來的民族計，對於這些分子，不僅可加以必要的強制，簡直是一定要這樣做的。而這種強制的方法，在最溫和的方面，可以用那種使人樂從的初步的社會的勸導，勸導無效，幾用遏制生殖的方法，若在最後的極端的方面，則須用完全的隔離法了。我們如果要合理的希望人種的改良，只好照着這些路徑進行，決不能用強制全般人民服從的那種笨而無用的方法的。

我們各個人都能為這個目標而力作，由切實的知識與個人的努力所發生的影響，足使我們所欲絕滅的那些分子的地域，更定得確切些。現在這個在人種歷史上的危機，就是對於我們最寡的努力的挑戰書。



產兒制限與新種族

克士

美國威梗姆著

哈定總統近來寫了一封足以引起國際的注意的信。這封信係寫給一個合衆國的公民，這人在社會上本沒有什麼名望的，不過因爲他有十六個小孩，所以寫信去慶賀他。我讀了哈定總統誇獎他的話，很自然的推想，以爲那班小孩的父母，當是在科學，商業，藝術或社會職務方面，有幾種特長的人，并且這些優長的才能，可以由他的子女遺傳下去而傳布於國民之間了。後來我知道那人在社會上服務，每禮拜乃只有二十元的收入，這使我何等驚愕而且失望呵！

現在有些最偉大的人們裏，他們的父親每禮拜的收入，竟有在二十元之下的。但審種學的先驅戈爾登爵士 (Sir Francis Galton) 愛里斯 (Havelock Ellis) 及他人，曾經說過，世上製造文明的偉人中，至少有一半，是生自才能特具而且有財產的父母的，并且其他的一半，則生於很有才能而且小康的階級。

我們必須知道，在五十或一百年以前，每禮拜得二十元的收入已經不少，而且非具有極大能才的人，還不能得到此數。但在現今和我們的生活標準說起來，實在不能算很高了。當羅斯福在白宮裏做總統的時候，也曾寫了許多與哈定總統所寫相似的信，給予經濟極其相似的家庭。但在數禮拜以前，紐約晚報 (Evening

World) 將一百元的獎賞給與一家有十二個小孩的父母。沒有人看了這個家庭而不看見他們穿着的豐美，身體的健全，形貌的壯麗和有教育及智慧敏銳的表現的，這樣家庭的人確有受褒獎的資格，而且生物學家見了也當為全國慶賀的。

但是這些特殊的家庭還是生出政治家和科學家來，還是生出酒徒或貧民來，這卻不是我此刻要論的問題。不過照全體看來，我們將來的命運，實依托在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家的手裏，將來能夠建設或者毀壞，多依靠在他們對於各種要因的專門知識上，但這中心的無止境的，而且一切政治上的基本要素的知識，卻還極淺缺，這些問題便是人口問題。鐵路大王希爾 (James J. Hill) 常常誇大的說，只要我們能夠築起鐵路，能夠供給他運輸製作物到市場上去，美國常有五萬萬人口了。

英國的傳道師馬爾撒斯 (Rev. J. R. Malthus)，差不多各學校的兒童都所知道的，他在一百餘年前，著了一部三冊的大著作，名稱為人口論，這書雖然許多有名的科學家都不曾讀過。我幼年在大學裏的時候，卻極熱心而且高興的讀他，他關於許多講到人生意味的議論，雖然當時不很了解，但我卻將這重大的著作草草讀完。只除卻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的物種的起源以外，在世界的歷史上，沒有別的著作這般多爭論的。

馬爾撒斯所出發的主要論點，是說人類一直增多到食料所能供給之限度而止。但他所確定的一點，是說如果食料能夠供給，則每一母親可以生產數個小孩，每個小孩再各自生育，人口之數遂照着幾何級數增加起來，便是由二成四，成八，成十六，成三十二的遞加。食品的增加，卻照數學級數由二成四，成六，成八的推加上去。這是很明顯的，不必經幾何時，有些人必定要受飢餓了。或者母親們失於榮養，不能哺養她們的小孩，或者老人飢餓而死，或者因缺乏榮養而瘟疫乘機流行，再不然，則人們盡去戰爭，去劫掠別國的食物，并且將戰爭區域上的人民殺卻。但即使由瘟疫戰爭殺死幾千萬幾百萬人民之後，產生率即隨之增高，多數孩童即來填補這喪失的人數，消費食料，直到各人又陷於飢餓，

這樣簡單而且明瞭的道理，卻不能引起近代政治家極大注意，雖有幾種情形受特殊環境而變遷，但并不為細心的研究家所經意，只從前有理士達爾文讀了這書，他便起而叫道，『終於我有了一個可資研究的學說了！』因為達爾文見出馬爾撒斯好像已知道他的論點，知道生物競爭食品的時候，最強者能夠得到勝利，而且食品很平常的可以得到。有些富於體力，敏捷，色彩好的，及有別

的原因的，則這一個體或這全種族能得勝利，別的種族，相應着衰殘。海伯武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對於這種情形便稱爲『最適的生存。』

這種學說，經過許多修正，提攜，知道生物競爭食品，是動植物改變內外形態的重要原因，這種原則，已經被一般受過教育的人們所共同承認。這種道理便稱爲『生物進化說』(Theory of Organic Evolution)，或稱爲『發展說』(Theory of Development)，更爲明瞭些。可是這類學說對於地球或星球的進化，以及宗教方面的人類精神的進化，却都不曾論及，但是大多數有學力的學者深信動物及人類的各種才能的發育，也是循這進化原則而來的。

現在，讀者想從這篇論文的題目中找出一個促成千福年的計畫，以爲婦人只要生育一個或二個小孩就可以得到的。這班人當失望的說，『實行產兒制限有什麼好處呢？我只要少生幾個好的小孩就好了。』可是生物學家却不敢確定小孩只要生得少便可以好的，他只十分相信，人民中有些人家，實在是生得太少了。許多婦女都在避開生育的困難的責任，不是她們真不要子女，不過她們任自己的愛好，只要留聲機，各種裝飾品的，鋼琴，『自由』，及旅行，這等需要，覺得比負擔當婦女的責任更爲要緊。幾千幾萬的婦女，今日皆唱着『產兒制限』的呼聲，這無非只是不願擔負和演進使種族向更幸福更優良的進去的生物進化事業罷了。

我現在已將人口的根本事實，如食料的供給及進化的事大略說明，我乃可以向國內青年男女說知這種神聖的義務是不可輕易拋棄的了。我要他們看出這問題的重大，我要他們看出他們握有可以使種族得救，也可使種族衰頹的大工具。

產兒制限，是一種小孩要生育與否可以隨人意志的方法，這是從來未曾有的最大的兩面鋒利的劍。如果用這一面來劈，便是救護種族的工具，但如果用別一面來劈，他便能將文明衰殘，如果用得適當，不但能促進人民更進於優良和健全，而且許多經濟上及政治上的問題也可因此解決。結果當能給予我們更多的留聲機，『自由』，藝術，及一切生活上的利益，戰爭能夠永遠停止，是人類唯一的希望，但是人口過庶，因食品而起競爭，便將使所謂『經濟的帝國主義』『侵掠慾』『國家慾』及此外的事情永無終了，引起戰爭的主要原因。

現在我們且看產兒制限所說的理由如何。近來刊印的產兒制限評論(The Birth Control Review)，是爲我所信從的印刷品，編輯者珊格爾夫人(Mrs. Margaret Sanger)是在人類進步

的歷史上將常受人的崇敬的，在那評論上，有些醫學者說產兒制限有十種好處。

其中有一條是說：『在一個家庭中小孩愈少，則愈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也愈能得到充足的食品。』但這只是一部分的真實。有許多貧苦人家的小孩，往往幼小便出去工作，以助家庭的收入，給父母增多食品，以及維持他們的衰年，叫他們去由社會擔負。但這却是經濟制度不良之故，不是產兒制限所能夠改善的。

他們又說，『如小孩少，則母親的健康可以保持。』有時這話是對的，但有時却並不然。有許多婦人，生育三四個小孩，反能增進她們的健康。巴黎有一個有名的外科醫生說：『小孩本是大良醫。如在健全的母親，生育幾個小孩，是能夠保她的青年的相貌，且使她更加美麗的，母的美(Maternal beauty)是最標緻而美麗的婦人所獨有的。』在一個三千五百公民的小鎮中，有一婦人是以年青美貌得名，她常被人誤認爲她的女兒的，這婦人在那鎮上的優等階級中，子女算生得最多。她有八個健壯的男孩及女孩。又蒙克萊(Monclair N. J.) 地方的奇李萊爵夫人(Mrs. Lillin Moller Gilbreth) 爲最像青年而且美麗的婦人，她便有十個小孩，她生第五小孩以後，在學院大學得到哲學博士的學位。小康階級的婦人應該注意這些可以使人感悟的例子呢。

事實上是很明顯的，如果文明繼續下去，高等階級的人家小孩必多。但有些性質最優秀的婦人，體質却不宜生育子女，如果生產，她們身體便陷於衰弱；又有些婦人的體力，只能生育一個或二個小孩；別有許多婦人身體雖健壯，但只是顧自己的安全，不願生育子女；又有多數人則竟不結婚。可是這都的確的，一方面如此，別有許多婦人却在那里生四，五，六個或竟有八個十個的小孩。許多統計家很確定的說，如果不是每雙夫婦都生有三個以上的小孩，種族要漸漸的滅絕了。其實沒有種族真會如此的，沒有種族曾經有過，而且也沒有種族能夠弄到如此。種族自殺——即因爲不生小孩而種族漸自滅亡之謂——我已說過，在實質上有不可能，因爲有些人總是常常在那里生育小孩的。

產兒制限中有一個中心的疑問，便是誰當生小孩？——這班聰明的，謹愼的，強健的呢？還是孱弱的，無思慮的及愚蠢的？由這種結果出來的影響，決不會成種族自殺。便要有，也不過是階級自殺。而且這消滅的只是不良的階級中人。一個最大的危險，却在產兒制限的影響於某一種階級的人民，在理不應大大的限制他們生殖的，他却偏受大影響，因爲能夠聽從他們的方法的人大都多是有

智慧的。到這班智慧的人消亡了，——美國正有這種情形，——文明便隨他們一同而去，那麼，所剩下來的世界，不適於居人了。

產兒制限上有一種極重要的情形，在產兒制限會及各種講道問題的文字上，却尙少有人說及。這事便是種族自殺——不如說階級自殺較爲確切——一起之後，社會上必留下兩階級人民在那果生育小孩。在社會的價值低的一方面，則有一班無能爲的，愚蠢的人，生育他們的小孩，別一方面，則有性情愛他的，愛國的，顧家族，愛家，愛小孩，及母愛與父愛深切的一班人們生育他們的小孩。愛家和愛小孩都是關於精神及道德方面的本能，都能由小孩們遺傳下來。結果乃使愛子女的父母生育下許多更仁愛，更道德，忠誠，思想則白，愛國的後代青年在社會上，這類事情最早說及的，我以爲是胡釋博士(Dr. F. A. Woods)，他是一個研究貴族系統的一個著名大家。

但產兒制限的宣傳却有兩種危險。第一是無知，頭腦空虛的人。爲他們自身的幸福，及民族的健全與能力計，都是應該竭力制限的，却不能够使他們實行。第二是『小孩愈少則母親愈能得到健康』的說法，嚇得我們的許多最優良，最能愛護小孩的婦人，不是不生兒子或者生了一或二個便停止不生育了。

如果婦人有一點極輕的疾病，不負責任的醫學者便說不宜產生小孩，譬如將母雞從她孵卵的窠裏嚇起。小孩在人世上，對於母親，實在是最親愛的東西。小孩對於她，實在是『肉體的甜美的滿足。』她只要一窠的卵都孵化出來，世界其他的一切盡可置之度外的。但是我們的醫學者還要說『婦人生子愈少則愈多有時間以供她們讀書和研究。』

現在我敬告贊助產兒制限的人們，在我們國民及種族的生活上最重要的，也是關於個人的發展上及最優良的母性的幸福上的事。我們最優良而且最健康的婦人得多生育幾個小孩，比她們得到一日二十四小時的『讀書和研究』的『自由』還要重要得多。有二三個小孩或半打以上的小孩，是否使家庭中男女精神及心理上，比之於讀書研究，討論，及攻究他們的問題，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和發展，這我却能詳細知道。但據我長期的觀察所見，凡一個婦人有好幾個小孩的，似乎反能對於人生，藝術，文學和哲學，及科學更其了解，因爲她們不特從書面上去習得這些知識來，她們是從小孩隊裏去經驗來的，與殫畢生的心力在書面誦讀和研究一樣有益，或者還要好些。正則的婦人——這些婦人的性質，我們是要她們遺傳在種族間的——在充滿小孩的房裏比之逍遙在她

們詭辯的主張，和所謂『自由』之中，實在更其能找到更大的『自由，』更深的人生知識，和人生的巨大的神祕的美呢。

真實說起來，產兒制限是謀種族進步的最大的工具，爲人類以外的物類所無。實爲植物或動物從來不曾得到過的方法。有了這種方法，遂將民族進化的權柄，絕對的操在我們手中了。這是近代世間最巨大的事情。并且因此所以必須盡我們的智慧能力，謹慎的引導他。不過用這種方法來支配生物的進化，而要管到一切不可知的後來的結果，這原不是容易的事。但如果只以上面所講的幾種平常的理由，去教我們的許多愛國，忠誠的婦女，不生小孩，祇是使種族及國民流於紛亂能了。

志願的母性，能使種族成爲更不利己，因爲把利己的，好逍遙的，及不道德的掃去了，或者并游蕩的，放浪的，強暴的，好戰爭的也都能掃除。種族從此也許可以能够成爲不好爭戰而且愛家的人民。但使民族能够如此，也全賴我們最優良的婦人，生下優良的小孩來，如果她們的體力能够負擔這項職務，則知道建設家庭，養育小孩，是她們對於國民的最大的職務；知道個人生活中的幸福的來源也在這裏，這并且是很重要的。產兒制限評論本含有這等主張，但是要幫助產兒制限的成功，却不能依賴一班無識的學者，和放縱的改造家；必須得一班最能幹的統計家，生物學家，哲學家及具有大思想的男子或女子。去年十一月間，紐約開產兒制限會議，結果得了二種有益的設施：第一，當時有一個著名善種學家，匹支報的約翰生教授(Prof. Roswell H. Johnson)提出一件議案，說產兒制限的目的，應該就有才能而且發達的統系中的健全的家族，鼓勵他們的生育，覺得議決通過。如果不能得到這樣決議，許多生物學家及善種學家必然失意不少；第二件重要的結果，是決議叫郵務總長廢除避姙方法印刷品禁止郵寄的章程。

志願母性會，是別一種組織，很反對這種禁令的廢止。廢止這類郵禁，將來必然有益，但在目前却還有害。在當初定這禁令，本意固然可笑，但這種禁令在現在却不能不認爲多少有用。廢掉這禁止之後，最大的害處，便是各種有害的藥品也可以乘此傳播了。支配生物進化，決不可託付在有特許狀的醫生及這類藥物販賣人的手裏。其次爲父或母的人，必須都有他們自己的個人問題，必須親問學力最高的醫生的教訓，纔能解決。產兒制限的事情，如果可以亡郵局遞送；那麼，便是極高明的醫生，自己有疾不敢自己診斷的，許多婦人，却要自己來診斷自己的體質了。隨後有患病的婦人寫出支支節節的不合學識的症狀而寄與人家去，隨隨便便鑿空推

測，就算診斷，遂很信任的來實用他的方法，這是何等危險呢？如果有名譽的醫生，不親見病人，決不肯輕下診斷和說明的。這些不謹愼的事，很能影響到民族的。

產兒制限會，會長是珊格爾夫人（Mrs. Margaret Sanger），對於這種意見，却不曾提及會中只要照荷蘭的辦法，多設講授所。荷蘭這一個小國，產兒制限講授所已設到五十所，爲父母的都可以親去受他們的指導。這種辦法所得的效果很好。美國各城鎮上及各鄉村內不曾多設這類講授所，實爲美國文明上的一個笑柄，旗幟上的一個汙點。來所詢問方法的時候，取費必須愈少愈好，在貧苦的人，需要這類知識更爲急迫，應該不要他們納費。這筆費用不妨由有能力的階級來負擔。在浪費和無撙節的人家，小孩愈少，則他們財物，食品，事業，時機上愈可以使他們顧到這些問題上來。這是的確的；凡是無知識及不經意的人，關於避姙的知識，更非由熟練和受過充分的教育而且精練的看護婦到他們家裏去指導他們不可。

凡愛國和愛人類的人，都非有研究而且理解這產兒制限問題不可；因這問題實爲近代文明發生的中心。不用產兒制限各族的人口會不會擴張到食品的限度以外，這問題是毫無疑惑的。

披爾教授（Prof. Raymond Pearl）在霍布金大學研究室裏研究的結果，說生殖率必因食料的豐富而增加。他的研究方法，全是別開生面，而且極其重要。他說人口的分佈，畫成曲綫，係循明確而且有定的定律的。維也納在大戰期中，死生的數目相比，每生一百，死的有二百四十人。但在這時候如果多得食料，而戰場上停止殺人，小孩必驟然增多而填滿空缺。在休戰後一年以內，生死比例就不相同，成爲每一百生產，與一百二十死亡的比例了。他又說戰爭中死的有一萬八千萬人，死於流行性感冒的有二千萬人。但如一到這種災害已過，各國人民便都很快的將人口增加起來，披爾教授曾用精密的數學方法來研究，對於人口的情形的結論也是如此。

現在再論到種族改良問題，這是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必須計畫出一種方法，應該生產那種小孩，產兒制限便是給我們這種辦法的的方法。披爾教授證明合衆國的人民，大概決不能超過二萬萬人以上的。在十五年以內，我們地面必須能夠產生這許多食品供我們的食用。一經我們的人口到了二萬萬之後，不是我們成爲一羣無知識的人民，被疾疫，戰爭，饑饉，或彼此爭奪食品而死亡，便是自由而且才幹的人民已得蕃殖衆多；優級的人民漸漸增多，劣

等的人民相隨而減少，從此民族向着健康，美麗，強固，理性明白的方面進趨了。要民族進於那一方面，使全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一個民族的人口並不有所增減，而能不絕的改良他的種族，只有這種國民，纔能稱爲真實文明的國民。要使美國的國民如此，必須我們的社會，教育，宗教，商業及政治上的政策，都有一定的計畫。政治家只獎勵大家族而不去顧及他們的性質優良與否，一味只講「大國民」「低價勞力」「我們的財源不竭」的話，却是不行的，其實我們的富源是有盡的，並且我們的土地已經覺得「減少」的情形。在美國，英國，德國，及日本的政治家，其實是一班侵掠家和保皇黨，——無論在那一國裏都有這類人——却高談「擴張」「新土地供我們蕃殖」「自己是優選民族」「經濟發展」這樣一類的話，不過只是無益的談話罷了。

希望各國民及民族，各能在自己的境界內，自己的土地上面，將來都能夠很滿足的發展爲一個大社會，藝術，哲學，科學，文學，也都發達起來，這是一種空想不是，我却不知道。我只知道產兒制限是能在自己的國民裏改良民族的工具。我只知道如一方面不良的人民過增，一方面則優良的統系要滅亡的，這是戰爭，瘟疫，饑饉，及人生各種的苦難的最大的原因。有幾個教會反對產兒制限。他們的主張是否能夠被感化，或者他們的教旨，是否能因人類智慧的進步而掃除，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們這種主張，不過使民族繼續的陷於困難罷了。並且我知道，各生物學家，各統計家，及研究人類及民族進化的人們也都知道，在地平線的兩旁，只有兩件事一件是由合理的產兒制限來改良民族；別一件便是世界最後的大決戰。

珊格爾夫人重要的著作

(1) Woman and the New Race
(2) What Every Mother Should Know
(3) What Every Girl Should Know
(4) Margret Sanger's Lectures
(5) The Case for Birth Control



婚姻和生育

陳德徵

一

主張婚姻自由的，沒有不主張生育自由的。然而我們當仔細看一看婚姻和生育的關係。

有許多主張，以爲婚姻的要質有二：在一方面就是說，婚姻是一種結合，這種結合，是由於互相戀愛而發生的，婚姻就是這樣的互相戀愛栽種出來的結晶體。在他方面卻是說，婚姻是一種傳佈種族的方法，而且有生育子息的目的。這兩種要質，簡單說起來，就是第一方面，婚姻的目的，是戀愛的；第二方面，卻是對於兒女而做父母的。這婚姻的兩種要質說，一般人已經認識得久遠了。比方，我們在英國教會裏——有許多在中國的教會裏找到——當舉行婚禮的時候，牧師先生總希望新婚的男女，當互相幫助互相安慰，並也希望共同養育子女。他們以爲婚姻是產生互慰互愛的共同關係的東西，同時也以爲婚姻是綿延子嗣的東西。沒有互相戀愛的因子，生育的正確情形不會存在的；沒有生育的因子，婚姻縱然極甘甜美好，實質上究竟缺少社會的關係，不免含有幾分自私的性質。

這種主張，近代頗有以爲不然的。近代的傾向，把婚姻的第二種因子——生育子女——除外了，並且認定婚姻的惟一目的，婚姻的惟一關係，是兩性彼此愛慕，彼此中心相諧和，而畢竟彼此忘其所以爲彼此的。然而也有人把近代的傾向極端否認的。他們以爲照社會的公衆的眼光看起來，產養子女的婚姻，在男女兩性自

己，以爲無錯誤而緊要，並且只以戀愛的生活爲前提，而忘却一切的禍患和痛苦，但性的愛終究要遷移到父母的愛上面去的，沒父母的愛，愛也許不完全的。如果沒有這最密切的關聯——就是兩性互相合作以產一個新生的性，——男女兩性互愛互助的完全發展，是難以達到的。因而主張完全發達的完美無缺的婚姻，是三位一體的，就是說，父母子三位合而爲一的。婚姻純以戀愛爲本質，而把生育除外，和婚姻是互相戀愛而兼有生育的目的的東西，這兩種最有力的意見確是在婚姻問題上佔據一大部分的。

二

在上述的兩種意見之外，還有些一偏之意見，也述之如下。

有些人當婚姻是一種純粹——至少大部分是產子息的東西。他們否認婚姻含有戀愛的要素，他們只允許婚姻的終極目的是生育，他們廢除了婚姻中戀愛的愛之要質，以爲是可省的東西。這種意見，相傳已久，古時羅馬人和希臘人，也辯護戀愛的要素從婚姻上排斥出去，而且婚姻只限於特別的婚姻的關係——生子的關係；這種特別的婚姻的關係，是沒有食料可以製成結婚婦人戀愛的需要的，孟泰恩(Montaigne 十六世紀法國哲學家和論文家）浸透了古典的傳述的，已經很可驚的把婚姻所以應該排斥戀愛的理由說出來了：『無論什麼，總可以說，一個人並不是爲一個人自己而結婚的；一個人總大半爲他的後裔，或爲他的家庭而結婚的；婚姻的效用和利益，接觸於我們的種族，遠過於我們自己。……在這種神聖不可侵犯的血統上，適用戀愛的放肆，是不倫的一種。』(Essays Bk. i, Chap. XXIX; Bk. iii, Chap. V) 這種意見，早年的基督教也堅執得很利害。耶穌教父 (Clement of Alexandria, Titus Flavius Clement 說『不是爲生育的交媾，便是損害自然界。』(Paedagogus, Bk. II, Chap. X) 這種說法，對於下等動物，實在不錯，可是對於人類，便不甚確，對於文明的人類，更是大謬而特謬了。因爲人類——尤其是文明的人類——戀愛的需要，發達已極，而且和機體的最精最高的一部，極親密的聯合了，這是下等動物所萬萬企慕不到的。因爲動物除了被生育的需要所牽動的時候，性的欲望沒有存在的餘地的。人類便不然。因爲人類就是把生育問題一併拒絕了的時候，性愛仍是一種免除不掉的需要，而且是一種最精妙的精神的發展。所以天主教會曾依着聖奧古士丁(St. Augustine) 所說的主張，就是把離了生育的而夾以顯著的放縱的交媾，只當做一種可以『赦免的罪』

處理;而羅馬教王殷諾生第十一(Innocent XI)在一六七九年規定『結婚的行爲單單爲了快樂起見而實施的就是「可赦免的罪名,」也得免除。』

新教的神學家,曾傾向得更遠一些。克蘭米爾(Cranmer 十八世紀的德國神學家,)在他一五四九年的婚禮上,說互助及互慰和生育一樣是婚姻的對象。(Wickham Legg, Ecclesiological Essays, P. 204. Howard Matrimonial Institutions, Vol. I, P. 375)近代的神學家,說得更明白了。娜斯哥德(Northcote)說『性的行動是一種愛的行動。正當的說起來,他幫助了個人的論理的福祉,並發勵他的效率如一種社會的單位。這行動自身及其環繞着的感情,在機體中,刺激起一種大的心的生命之有力的運動。』(Christianity and Sex Problems)西萊兒麥倩(Schleiermacher 德國的哲學家和神學家,生於一七六八年,死於一八三四年)曾在他的 Letters on Lucinde 裏,指出戀愛的關係個人的精神的發展的大意義。

從這兩段看來,純以生育爲前提的婚姻的觀念,就是神學家也反對了。這種一偏之見,果然不能再適合於人類,尤其是文明社會的人類的婚姻上了。

三

單純以生育爲前提的婚姻,固然不通,然以生育和戀愛爲婚姻要素的觀念,也不是最適合的。婚姻,是兩性得到極端安慰和快樂而忘記彼此的一種產物。其根本完全是戀愛,而且是滿足了無纖隙的戀愛,絲毫不容攙入別的東西的。至於生育,是婚姻下可能有的現象和質料,決不是婚姻的要素。如果未婚姻前而存生育的觀念,那麼,婚姻已經不是純粹的愛的結合,失却人類婚姻的本意了。沒有生育可期望的兩性,以純愛的結合,誰也不能否認是不正當的婚姻。而且婚姻中夾着一些生育的要求,往往有取消結合的可能性。生育的情形,只在已經過婚姻的兩性無意中取得的。婚姻之初,或者是戀愛之初,絕對不能含有生育的願望。

至於說沒有生育的婚姻,不免對於社會的關係,缺少一些,這話也須斟酌。社會所以發生婚姻的現象,根本上不是社會希望因此而生育子女。生命繼續,是自然的事,是婚姻上可能有的事,然決不是婚姻必不可少的因子。如果婚姻這樣重視子女,以爲是必不可少的因子,那麼,沒有生育的婚姻,便不承認爲正當的婚姻嗎?結婚以後,如果沒有生育的情形,便當解離兩性結合的關係嗎?

這話，要不是憎惡女性者，要不是迷信血統的關係者，要不是輕視對手重視未來的依賴者，都不該承認吧！所以婚姻的本質，除兩性心心相印而密接無絲毫隙縫的一種愛的形體和精神外，決沒有他種東西，那種以生育和戀愛並提的，也許看輕了兩性結合根本上重要的意義吧！

我們相信兩性結合是兩性戀愛成立證明該兩性間已了無痕迹的宣示。我們也相信戀愛根本上當發生一種人格的要求。這種人格的要求，完全係兩性自動意識之表現成立了這種要求，那麽，無論外力的烈燄，高到如何程度，無論外力的壓迫，緊張到如何程度，兩性決不會被外力所間隔。戀愛未成立前，婚姻未成立前，兩性人格上自然有不調和的部分，然而到戀愛成立的時候，這種不調和的部分，已經取消了，而兩性共通的部分，已融合為一了。如果在這共通的部分裏，有生育那一種欲望，誰也不能說一聲不該有的話，可是這不是概括的呀！所以，倘我們承認婚姻不該以兩性自由的把自動的意識之表現做根基，那就罷了，如果我們承認婚姻是兩性自動的行為，我們便千該萬該的把這戀愛的本質，做婚姻惟一的因子，不該把生育兩個字，去佔婚姻一半的面積。

生育是婚姻下可有而不是必須有的現象，種族的綿延，是因着婚姻可能發生的一件事，但婚姻的本義，決不是種族的綿延，換句話說，婚姻的因子，種族綿延是不配稱的，配稱的，只有戀愛。世界的生命，決不企望因婚姻而繼續的。人類雖則在自然界裏是很小的東西，然而人類的睿智，已超于一切動物而上之，人類的婚姻，也決不像動物的婚姻。那是純粹以戀愛為因子的啊！

嚴格說起來，如果純因戀愛而結婚，結果竟沒有子息，那麽，宇宙中也不見會絕了生命。何況純以戀愛為因子的婚姻之下，附帶的結果如生育這件事，大部，或差不多可說全數是不可免的呢。人類純以戀愛而行性交的事，已經對得起社會了，因為社會的本義是如此的，我們何苦定要把生育作婚姻不可缺的因子呢？我們何苦定要把生育和戀愛並立在婚姻的要素上呢？

如果我們從結果——大多數結果——上推演上去，那麽，像加本特(Edward Carpenter)所說的『愛不僅僅為肉的創造而需要，却也為靈的創造而需要』(Love's Coming of Age)的話，和勃羅克(Bloch)所說的『愛和性的環抱，不僅僅有生育的目的，在自己當中也建設了一種目的，而且是生命所必需的個人自己的發展和生長所必需的』(The Sexual Life of our time, Chap. VI)的話，都是對的。但從婚姻的本義和動機上看起來，他

的目的，只有戀愛。加本特的意思，已承認婚姻的惟一要素是戀愛了，不過加重一句，說這種要素的功用，是兼有肉的創造和靈的創造而已。勃羅克的意思，也是如此。我們千萬不要把功能和本義誤解了：婚姻的本義，婚姻的因子，只有戀愛，沒有生育；婚姻的功能，有因戀愛而得到精神的創造，也有因戀愛而得到生育的可能性。

四

蔑視女性的，沒有不當婚姻是生育的法則的。他們以爲婚姻的性質上，沒有戀愛那麼一件東西。婚姻純然是由生育而成的，爲生育而成的，並且只屬於生育的。他們因此咀咒不會生育的女性，甚有因不會生育而置女性於死地的。他們也因蔑視女性的緣故而蔑視生育，不像主張以戀愛爲惟一本質的，雖不以生育爲婚姻的因子，然因婚姻而偶然發生的生育的情形，也同時並重。他們因爲蔑視女性，所以對於婚姻的本質蒙昧了。叔本華所說的『婦人的全體，不過因繁殖種屬而存在，此外並沒有何等的責任』的話，就是蔑性女性而看婚姻是生育的法則的好例。佛教輕視戀愛，輕視女性，因而也目生育爲汚穢的事。

說到中國那更可憐了。中國人素以女性爲男性的附屬品，而目婚姻是生子的一個重大關鍵，不知有戀愛，並羞說戀愛。家語以無子爲七出之條之一，足見古時對於女子，純然看作一種生子的工具。『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明明看婚姻是純然爲生育，而視婚姻的本義爲生育的了。這種偏見，都是由於蔑視女性而來的。男子可以娶妾，帝王可以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這都是頌讚蕃衍子孫的結果，也是蔑視女性的效驗。中國社會中，常常有不生育的婦人被姑嫜虐待的事，也有因婦人不生育而把婦人出賣的事，更有因婦人不生育而把婦人處死的事。這都是以生育爲婚姻的因子而發生的效果！婦人會生育的和不會生育的，同事一個丈夫，他們的地位便不同了，會生育的較高些，不會生育的，純然是一種娛樂品，連生死權都操於丈夫之手。『子以母貴』這就是中國人看婚姻的因子純然是生育的明白的表記。

我們想到這里，我們便要哭出來了。別國的婦人，已有婚姻的正確的觀念存在腦裏了。她們不但重視戀愛，她們也知道生育不是婚姻根本上的條件，雖則也有許多婦女，受了男性的影響，目婚姻的因子，係戀愛和生育，然而她們究竟認識了自己的地位了，中國的婦女呢，戀愛固然不曉得，曉得了也不敢談，並且仍然看婚姻的因子純然爲了生育，並且自己願意做男性的玩物，不去自己找尋

已被蹂躪了的人格，這眞是何等痛心的一件事呀！她們何嘗不要人格呢？她們何嘗不曉得做人的人字呢？然而她們究竟以生育爲天經地義的東西，丈夫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人物，她們以媚丈夫爲自己的本職了！可憐的女性呵，不以戀愛爲本質，不純以戀愛爲因子的婚姻，終究免不了被男性的蹂躪的呀！

五

我想總括幾句話：

婚姻的本質或因子，只有戀愛。婚姻的結果，或有生育。生育是婚姻下可能有的現象，然而不是婚姻的因子。純然以戀愛爲因子的婚姻，是社會的一種福祉。

以戀愛爲因子的兼以生育爲因子的婚姻的觀念，是偏重功能而忘却本源和動機的思想。

蔑視女性的，大概總當婚姻因生育的目的而纔發見的。

中國人蔑視女性，中國人因蔑視女性而蔑視沒生育的婚姻。中國人對於婚姻始終的見解，無他，可以用『生育』兩字包括盡了！

中國婦女，如不打破『婚姻的本質是生育』的觀念和行動，如不重視戀愛，中國婦女便無超拔於沉淪之域的希望！

中國的婦女，掙碎了脚鐐，興起來呵！

註：本篇首二段參攷 H. Ellis's Studies of Psychology of Sex Vol. VI 而成的。

——一九二二，四，二十三，作於蕪湖第五中學——

討論產兒制限的書報

(1) Adolphus Knopf: Birth Control

(2) W. J. Robinson, etc: Population and Brith Control

(3) W. J. Robinson: Limitation

(4) Victor Robinson: Proneers of Birth Contr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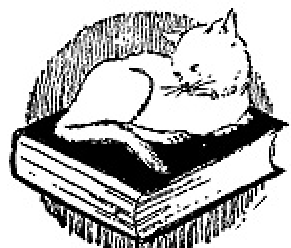
(5) C. V. Drysdal: The Small Family System

(6) Adelyne More: Uncontrolled Breeding

(7) C. V. Drysdal: Small or Large Families

(8) W. J. Robinson Engynics, Marriage and Birth Control

(9) Birth Control Review



產兒制限問題

潘公展

美國全國產兒制限聯盟會書記
譚遁德 (Mary Ware Dennett) 著

一講到『產兒制限』運動，開宗明義，就應該把三種誤謬觀念糾正一下。

第一，或者有人以爲產兒制限是一種激烈運動，要去了解他，試練他，都免不了帶些驚駭。但眞覺得驚駭的，總以偏於守舊的人居多。產兒制限這種智識，本來窮人最是需要，惟其窮人也能有分享受，或者就覺得激烈了——其實，『激烈』倘作『極端』解釋，那麼與其說這種運動是激烈的，似乎不如說他是合理的。

第二，或者有人以爲產兒制限是民族自殺。老實講，他的結果剛巧是民族自殺的反面，因爲從生產率，死亡率，嬰兒死亡率種種統計得到論據，可以證明避姙智識一方面固然減少生產率，却是他方面也減少了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生產出來的人固然較少，生存下去的人反而較多。所以產兒果能制限，人口可以逐漸加增，從前因爲生產太繁以致生命浪擲的景象倒都可以沒有了。這樣看來，產兒制限實在是民族保存的運動。

第三，或者有人把產兒制限看做和墮胎一樣的事情。我們如果在黑暗，粗俗，迷罔的境地，也難免有此想像。其實，減少墮胎正是產兒制限運動的大目的大效果中間的一種。墮胎，是殺死人生的胚胎，乃在既有生命以後；至於用避姙方法的產兒制限，却不過預防新生命於尚未形成之先，如我們本意要有新生命出現，那個例外，無庸制限。『產兒制限』在今日已成了一個流行的名詞，却是要正確說明這種運動的意義，倒不如說『受姙制限』(Conception Control) 爲安。

三種誤解既然消除了，那就要問：爲什麼產兒制限成了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第一，因爲高等哺乳動物本有他們的『配偶季節』(Mating Season)，每年產兒一次，人類既是從高等哺乳動物遞嬗而來，當然以爲每年生產是天然現象的一種。但人類漸進於文明，方覺得每年生產並不合於理想，所以他們就立意要制限生產率，或用避姙的方法，或用禁止性慾的方法。普通一般人以爲第二種禁慾方法既不合於常軌，又不能使身體康強愉快，因此，他們要求關於避妊的可靠智識，一天一天的更加切迫了。

第二，因爲美國法律——無論各州法律或聯邦法律——禁止宣傳避姙知識，最大的處罰是五千元罰金和五年監禁。不但禁止知識之宣傳，且把這種知識與墮胎和其他不道德的事情歸在一類。把法律條文一看，宣傳避姙這回事竟被視爲汚穢不堪。聯邦法律的條文說：『各種穢行淫事，各種猥褻的書本，册子，圖畫，文件，印刷品，以及各種文字之宣傳防姙，墮胎，或其他不道德行爲者。』這些都是在禁止之列。

無論何人，願意做猥褻或淫穢的事情，固然很少，但希望生產無量數小兒的，也是不多。大多數的人總希望有一個家庭，大小適如其分。可憐他們不用那法律上所視爲犯罪和猥褻的方法，必終於不能如願。其結果，討論這個問題竟遇着許多困難。這事既遭法律上的禁止，故辯論時，不但須指出這個問題的價值，並且要加一番功夫，把他從黑暗中間提到陽光普照的地方。

歐洲大戰開始，能罷產兒制限運動的一片烏黑浮雲，方有機會消散起來。那時候大戰正烈，無論什麼東西，都用得着一種大規模的『保存』運動。我們練習怎樣節省食品，燃料，金錢，和其他種種國家的基本富源。後來就有全國兒童局(The National Children's Bureau)出現，作保全嬰兒的運動。當時的情形，七個嬰兒差不多總要死亡一個，所以『保全第七個嬰兒』那種呼聲非常之高。威爾遜總統且公然承認這是戰時保存民族的一種必要運動。他引證英國情形——當戰爭的第一年，嬰兒的死亡數怎樣超過兵士的死亡數。但英國人盡力講究兒童衛生學和安胎的方法，到那一年末了，嬰兒死亡率的低落，竟爲英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但威總統却單單抹煞了一點，這一點就是——和保全嬰兒運動相一致的還有避姙知識的要求，自一八七六年以來，這種知識早已爲英國人所堂皇接受，並且不講產兒制限，則民族保存運動也不能有相當的效果。

我們種植花木，兩者中間的距離可以如意之所欲；我們生育嬰

兒，也應該距離得當，不得當就有危害。但是要避免這種危害，決非單講衛生和醫藥治療所能奏效。因為產兒太多，無異把嬰兒來殘忍浪費，他們也許生而不育，連累父母為他們的一生一死，耗費許多心血。所以用意識去制限生產，乃是保全民族的根本方法。

上面所說的，可以用世界上生產，死亡的紀錄和產兒制限知識的效用來證明。一八七六年，避妊知識從英國馬上傳遍全歐，雖則法國人則從革命以來已經多少試驗過了。愚悶和迷信固然為接受知識的阻力，但凡是曾受教育而進步的人佔多數的地方，生產率固有急速的減少，而同時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的減少，其快更超過於生產率。照英國生產死亡總登記處所紀錄的看來，二十九國中沒有一國人口真是減少的，即如法國普通人總以為人口漸少，種族漸衰，其實也並不真少。英國平均每年減少四十萬新生的嬰兒，但是每年死亡的人數大約也減少四十萬。所以雖則五十年前英國的生產率是千分之三十六，現在祇有千分之二十五，而實際上人口的增加仍維持原有的比率。

在現今社會環境經濟情況之下，生產率之增加，並不一定能增加人口。假使所增加的生產率是單在富戶一方面，而窮人間的生產率則同時減少，方可使人口增加，因為富人的死亡率是較小而窮人的死亡率天然是較大的。只有荷蘭真是這樣情形。因為荷蘭政府非但不禁止避妊知識的宣傳，並且加以鼓勵，甚至有五十二個產兒制限講授所(Clinics)傳佈這種知識，其結果，以荷蘭比之其他歐洲各國，富人的家庭則較大，窮人的家庭則較小。荷蘭的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在歐洲各國為最少，但是人民體格配入軍隊者的百分比率，在歐洲各國為最高，並且每隔五十年荷蘭人的身體平均總加長五吋。

美國今年還沒有生產，死亡的完全紀錄，但從上次調查中所得的一種約略估計，生產率為千分之三十五，死亡率為千分之十七強，嬰兒死亡率為千分之一百二十四。試把這些數字和上述他國的比率比較一下看。

世界大戰所殺滅的人既是上百萬了，死亡率的增加自然無可抗拒，世人也祇好絞其腦汁想出保全生存者的康健，所以『保存運動』和『愛國主義』倒變成異文同義的名詞了。

既然這樣，姑且想一想：下面所述兩種家庭之中究竟那一種是國家最好的資產？一種，父母生了許多兒女，只求生理上是成了一個人，不管他們的衛生，工資，生活費和受教育的機會，以致他們中間許多是死了，其餘的也不過對於他們自己或社會加增一重負

像。另一種，父母只生了多少適當的兒女，使他們能穀有生長的良機，母親能夠保全她的康健和能力，進款能夠供給平常應有的生活。國家最好的資產，倒底是前一種家庭呢，這是後一種呢？

產兒制限，在經濟方面和社會方面講來，論據更多了。據全國實業委員會(The Federal Industrial Commission)報告，美國大半做父親的人，每年進款不能超過五百元。從調查時候到現在，生活費加增一倍，而工資平均增加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國兒童局的調查，顯出下列可慘的數字：

家庭進款	死亡率
六二五元以下	千分之二一三
九〇〇元以下	千分之一二二
九〇〇元以上	千分之九六

家庭兒童數	死亡率
九或九以上	千分之一九一
七或八	千分之一七六
五或六	千分之一五二
三或四	千分之一二六
一或二	千分之一〇八·五

有許多工人早年已經得到他們力所能及的最高工資，增加的機會微乎其微，即使增加，也一定不能和多生一個兒女所增加的費用相稱，有了這種情形，那麼無限制的產兒當然和自殺差不多。

將來固然總有一天可以征服貧窮和疾病，但是現在大家須本着人道主義去扶助那些受苦的衆生。下面這封信，是一個婦女寫給全國產兒制限聯盟會的，她可以稱做受苦婦女的代表：

『好朋友——我要盡我所能幫助我自己，同時幫助一般受苦的母親，可憐他們實在是需要產兒制限的智識。我的身體漸漸衰弱，每月都要擔憂，惟恐再是受胎，所以我至誠的希望有安全可靠的方法。我只有二十六歲，却已經有了六個兒女，一個小產。我的第一個嬰兒是死了。

『我們住在一個田莊裏，我有許多戶外辛苦的工作要做，却是每年生一個小兒，無怪要弄到這樣景象。我已經向兩個醫生問過產兒制限的智識，他們雖則懂得我的情况，却是只告訴我須留心一些罷了。』

『較富一些的人能夠得到關於產兒制限的知識，而那些真是需要知識的反不能得到，這是怎講？我不願說我不再要小兒了。因爲我實在是歡喜小兒的。不過我願意有一個機會，可以使得我身

體康強，可以使得已生的小兒身心均有正當的發達。我的丈夫每星期平均祇有工資十六元，却是我們有七個人要用錢啊。！有沒有人能夠幫助我呢？）

K、A、B、夫人。」

幾乎沒有一個人明明白白的說：『我不相信產兒制限，不要懂得避姙的方法。』却是有許多人不願意別人得到這種智識，差不多以爲這種智識一經別人得到，就有危險發生的。

天主教會對於產兒制限運動是顯然反對的。他們反對的措詞無非說，避姙是妨害生命，同上帝所創造的『天然』相反背，却是這一點似很乎容易答辯的。照生理學講，『天然』於潛移默化之間，暗寓產兒制限的原則，由母體的分裂蕃殖而遞於兩性的合作，已有產兒制限的意思。故人類用他們自己的智慧，使雌性雄性的生命原素不爲無意識的結合，實在不過與『天然』的產兒制限原則相適應，更加擴而充之罷了。人的心靈同肉體一樣，也是上帝所賦與，也是『天然』之一部。爲什麼這件關於人類全體的重大事情倒不該由心靈來作主呢？

爲人類幸福計而制限下等動物的生命，沒有一個人認爲罪惡，就使一個天主教徒也不以爲罪。人類常限制家畜的生產，與『天然』相適應。農夫也決不把種子播滿了一塊土地，他只播多少適當的種子，使他們各有機會完全生長。

所以從生理學上看，產兒制限不但不妨害『天然』，而且和『天然』在長期間的努力適相脗合。凡是下等動物的生命都有一種傾向，用數量逐漸減少的方法，使體型逐漸完美。人類發見了產兒制限的方法，不過幫助『天然』使一種遲緩的進化途程加增其速度，至於進化的目的，那是顯而易見，不必說了。

雖然，產兒制限在生理學上固然有深切的根據，假使天主教徒和其他的人依然要反對，那麼，我國法律雖或修改而認這事爲合法，他們並不被人強迫一定要實行避姙的。修改過的法律，只有使此種知識可以自由宣傳，不加禁阻能了，並不強迫人家都要實際應用。

還有一種反對論調，以爲產兒制限是人工的而非天然的。但是刀哪，叉哪，牙刷哪，衣服哪，房屋哪，烹飪哪，種植哪，和其他千千萬萬的方法經我們用科學藝術的所得以增進生活上的健康和愉快的，那一樣是天然生成而不加以人工？

在人類生活的各方面我們都應用方法使『天然』爲我們的目的而使用，但是只有關於性的生活却還不然。我們用我們的發明技能，科學智識，和美學觀念去利用天然，供給衣食住，却是我們對

於性的生活，依然留於黑暗之域，恐懼，羞恥，愚昧、的情狀一些沒有改變；這是何等奇怪！

除了生殖作用講，對於性交的反動雖有可驚的價值，這一點我們還不過開始覺得。體力上，心理上，感情上，精神上，這些反動都可生出一種力量很大的刺激，實爲人類生活最興奮之良劑；但是在法律禁止討論這個問題的時期以內，種族向上的競爭總受多少牽制和桎梏。

清淨教徒相信產兒制限的唯一方法只有禁慾，那麼在禁止法律取消以後，他們依然可以和現在一樣自由，照他們的理論做去，並且他們倒可以有更好的區域供他們宣傳禁慾的福音，因爲一般人都可根據經驗，自由決定那一種方法是適用於他們。

或者有人以爲避姙知識可以誤用而且有危險，但須知道在歡喜信口批評的人看來，初步的教育似乎總免不了這一層。其實這種知識在有些人固然或者誤用，恰如各種知識都被誤用一樣；但不能因噎廢食，就此向一般人否認這種知識。安全的地帶，總在教育的遠端而不在近點。教育固許是有危險性，但自由任性乃是常常危險的。要應用自由而恰如其分，非有絕大的責任心和絕高的品格不可。所以要宣傳知識，這也是一層不得已的理由。汚濁的思想，不潔的意念，墮胎，和孱弱的種族等等，都是法律所要防止的，而不知禁止宣傳產兒制限的方法，反足以製造那些惡果。

反對產兒制限的人所預言的惡果，在這種知識宣傳最盛的國家裏並不實現。譬如，紐西蘭死亡率的低下爲世界第一，墮胎，私生，淫亂的事情也絕無而僅有。婚姻配偶已經增加，小兒如在花園之中，樂趣很多。新近在紐約第五街發見的紐西蘭兵營可以認爲產兒制限的論證。這些魁梧奇偉精銳勇敢的兵士，和我們那些尚未發展的孱弱兒童，眞有霄壤之隔了。（在我們加入大戰的前一年，常備軍中列名的兵士，有百分之八十五在體力上是不能認爲合格的。）

法國境內，就是農夫們的家庭比較的也要算小，各個人的能力比其他歐洲任何國人爲大，「法國是將就衰頹的民族」這一種呼聲，經過戰爭以後，法人可驚的成績已足證明其不確。把法國婦女和他國缺乏避姙智識的婦女相比較，法國婦女的神經衰弱病實在少得多了。

有些人大都，說產兒制限方法果然盛行，禮教大防必定衝破，青年男女勢將濫行性交，其實這些顧慮雖則不是杞人憂天，卻未免有些輕視道德，因爲若只爲了恐怕產私生兒的結果纔不淫亂，這

種道德已經範不住了。如果青年因爲沒有這些障礙，就任意行淫，那豈不是年長者失教所致呢？我們豈不應該提出道德上一種積極的信仰，使一般青年對於性交的事，同他方面的生活一樣，有良好的印象，限制，和理想呢？

產兒制限可以使人無妨早婚，果能早婚，實爲避免淫亂的第一步。假使青年男女在生殖能力發育成熟之後就結婚，不必因爲怕家庭的經濟負擔延緩下去，那麼生活總還可更合於常軌。在生理上，感情上，男女在二十歲左右，就渴望結婚，如果像現在大多數中流人家一樣，須等到三十左右方纔結婚，實在是一件慘事！

此外，還有一種反對論調，以爲避姙或許是有害生理的。但是經過許多醫學上的試驗，足以證明那些最好的方法並不有害衛生，故可不必顧慮到這一點。然而現在確有許多無知識的人正在用那些有害的方法。並且現在一大部分的醫生實在缺乏這種科學的知識。四十七個醫家——醫學教授——新近由一本醫學雜誌考問他們關於產兒制限的知識，差不多有四分之一被認爲所知道的太少，不足以發表意見。但是我們也不能專門責備醫生，因爲在醫科學校中並沒有關於此事的通常教課。要使大家有一些知識，不致茫無頭緒，必須先要承認宣傳這種知識於需要的人爲合法。我們運動修改法律，這也是一層大理由。

全國產兒制限聯盟會和其他互相合作的團體，自有他們運動的步驟。第一，須修改法律，法律一旦修改，三項重要目的即可達到：(一)使醫科學校教授這種知識，(二)大城市中都設立產兒制限講授所，(三)印行巨額的出版品，用最好的小册子印就著作，介紹世界上最精細的科學知識，然後再由許多屆時可以公開的社會運動的機關散佈開去。

這樣一種步驟，可以使十年以內我們全社會的狀況有可驚的改良。

珊格爾夫人之赴華

中國常慘遭饑災，此爲「自然」調節食物與人口之辣手段。……此問題關於中國，亦同其重要。但中國情形，與日本微有不同，蓋感受人口過剩之患者，中國人民自身也。華人和平恬退，樂天知命，不欲侵擾他國。惟當世之人，斷不能袖手坐視，任何民族之死於飢餓。「自然」之手段，時行於中國，已引起文明世界之公憤，謂爲險惡而殘酷。此巨大之事業，固非一人所能擔負，但珊格爾夫人已承彼邦有識人士之召，前往中國，將見東方不可勝數之受苦者，其所居之幽暗中，漸射一線之曙光矣。(節譯美國產兒制限評論三月號)



產兒制限與道德

英國蕭伯納(Bernard Shaw)著　陳海澄

反對產兒制限者，常謂此種智識，恐被誤用，而有傷於道德。此足證當人對於道德之趣旨，極少了解，而徒知盲從也。苟於道德問題稍有心得之人，無不知此種反對，決不為頭腦清醒之男女所容許。設此說果屬可信，則吾人不當教兒童以書算，以同時教其偽造賬目也；吾人不當遣男童為鎖工之徒，以同時教其胠篋也；吾人當盡施戶外之人以桎梏，恐其犯殺人鬪毆之罪也；吾人當禁止成婚之男女同居一室，恐其誤用綢交之關係也；吾人當禁止步行，恐其陷人於滅亡之道也；吾人當禁止談話，以易陷於毀謗猥褻也；最後吾人更當不許產兒，以其為國家增盜賊罪犯也。

人類之智識，日漸進步，誘惑之勢力，亦有加無已，而要求自治力亦愈大。苟使發明文字，印刷，火藥，報紙之人，能復起於今日，俾一見其發明之結果，將立即發生嘖歎，謂若於兒時抱石蹈海，猶愈於生存斯世，以彼之文明利器，供獻人類，而介孳資滋生也。禁止教徒誦讀聖經，抑廣佈而勸人常讀，迄今猶為新舊教間之未決問題。然須知舊教之禁止讀經，其本旨非欲掩沒聖經之存在。意大利政府禁民佩劍，亦非欲禁絕劍之存在，或消滅其致命之性質也。消售毒藥，素有條禁，但論毒藥學之文字，或法醫學之教科書，凡陳述毒物之性質，甚至教人以技術上之使用者，固律所不禁也。

上述諸端，皆有合法使用之餘地。羅馬教會，察其教徒能讀聖經而獲實益者，則固加以允許。各種爆裂物，毒物，武器，在某種狀態之下，亦許人使用。他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與其委託政府，行使其限制之權，毋寧任其為龐大之誤用，雖明知如北巖爵士與赫斯德君

者，因是而權過政府，亦樂爲之。

執是以論產兒制限，亦正相同。人人皆有天賦之權利，以知其所當知，至其人之利用此種智識，對於良知，對於祖國，自當負應有之責任，而不當對於此種智識，加以禁遏也。顧或者謂倡如此說，則產兒制限將爲淫佚者所濫用。是又不然。蓋無論何種論題，皆可加以褻語，產兒制限之可惜，無異於聖母天孕之教義，其可謂爲猥褻相等，而流弊亦同，然不當禁止則一也。關於禁律一事，義者余於勃羅(Brieux)氏 Three place 之序文中，言之綦詳。凡人以爲若干論題，爲吾人所不當言，猶謂身體某部之不可裸裎相類。此種禁律，純爲習俗，不特各國不盡相同，即一國之中，亦復人各異致。是故英人之引爲可詫者，法人恬不爲怪。美人於「祖」「屍」「棺」等字，素有拘忌；而英人則掩飾之。吾人在突尼斯，可見市廛間面常緊冪之摩族貴婦，與加巴耳露面之村姑，及不戴面網之猶太婦人，同行於市，禁律之無謂，蓋可知矣。當禁律存在之時，人人皆視爲有必不可撤廢之理由，及其既撤，乃覺絕無惡果，而人亦習焉忘之。以前禁談家庭衞生之律，業爲虎列剌，腸窒扶斯所破除，受惡影響者，絕無其人，而千萬人之生命，由是獲全。是故對於禁談產兒制限之律，亦當加以破除。蓋產兒之不加制限，與產兒制限之誤用，其爲弊正復相等。

反對產兒制限者之呼聲，似常較主張產兒制限者爲高。然考之一般的產兒率，即可知實行產兒制限者之勢力，斷非空言反對者所能遏止。故吾人敢斷言之曰，使國家對於產兒一事不能與以經濟的獎勵，而使人民之生活，咸處於水平綫上，則產兒制限之禁止，未必能有效也。

凡爲禁律所懸之人，聞吾所言，必當羣相驚詫，然須知產兒制限之風，現正大盛，吾人即欲置之不論，亦不可得。吾人今日之所當爲者，惟有對此問題，加一番徹底之討論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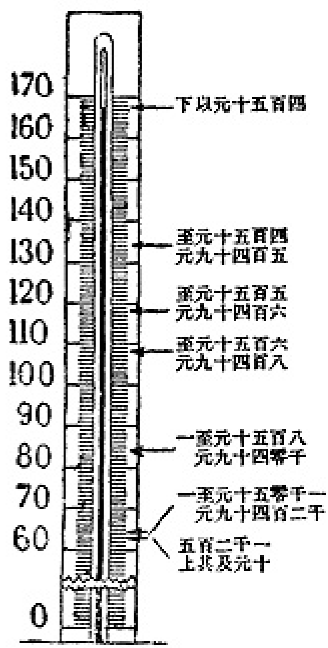
更有一公理，爲吾人所當知者，則一切事物，吾人皆未嘗反對制限是也。今有人發明，能使輪船之駕駛者，可以制限風候，吾知頭腦清醒之人，決不以此發明爲當加禁止，而謂放任較制限爲神聖也。汽船發明以後，令航海家能實行管束其船之行動，未聞有上述之非議。人之權力能操縱自然，乃有利於人類之進步，何獨於婦人之制限受胎而遂以爲當禁乎？

是故居今日而言產兒制限，惟當討論方法與時機之如何適宜，個不必侈言禁律也。產兒制限之實行，固不免利害參半，然苟欲去其害而取其利，亦惟有任人爲公開之討論，而決非禁止之所能爲力，蓋禁者自禁，而行者自行，其爲害更視不禁爲尤甚。據倫敦某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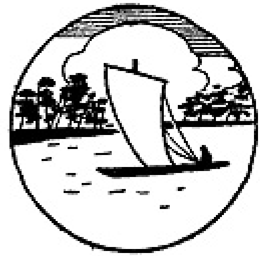
計學會之統計，當地結婚者之產兒，平均每夫婦一對，所生兒女，祇在一人以上；使非實行產兒制限，決不至此。勃羅在某劇本中，反對生產過多，甚爲激烈，至以棄擲胎者爲救星。又一劇本中，述某婦因夫不任育兒之費，以致衝突。凡此種種，無不足以起吾人之注意。彼勸人限制其家族者，常謂生育兒女三四人，而與以充分之生機，較之藉徼倖以勉任八口之撫育，卒之半死半弱者，利害判若天壤。然以同一高度之呼聲，而痛斥『民族自滅，』並要求免除爲父母者之所得稅，課獨身男子之特稅，及頒與爲母者之恩給金者，亦復言之成理。醫生中或語吾人以避姙物之使用，毫無弊害；或謂用之足以損及神經。至於節慾之效，亦復意見紛歧。此種矛盾之見解，往往令人莫知適從，未有人能具充分之智識，對於世人作剴切之語誡。至若結婚離婚諸律，顧及產兒制限者，在世界各國中，殆未之見也。

當此過渡之際，衛生學與病理學之趨勢，已不以『歸納』與『分類』爲然。故現在臨診學之講師，常謂其徒曰：『此乃世人所謂猩紅熱也，但其徵候不一。』如診斷數人同一名稱之疾病，而用一定之處置方法，必遭人詞叱。蓋卽諺所謂『甲之良藥，爲乙之毒物；』又所謂『無同樣之二藥』者也。同一教訓，施之甲事爲可實行而至有益者，推之乙事，輒變爲無益，甚且成爲大害，其理亦正相同。

產兒之可制限，其理爲人人所當知，然其實行，非由關係人自決不可。此事在今日已成爲確實可信之科學的根據，故人人皆須有完全之自由，負完全之責任，而婚姻律亦因此不能不有若干之改革。如夫婦之間一方堅欲生子，而彼方則反對之，應認爲離婚之理由。此外關係產兒制限之事，易起夫婦間之爭執，爲法律所當規定者，亦復甚多，此特舉其一例而已。



這支寒暑計的度數，是表兒童的死亡率的高下。右邊寫的數目是表一個家庭每年收入的多少。照這圖上看起來，可以看出收入多的家庭，兒童死亡數少，家庭收入少的，兒童的死亡數增多。



產兒制限的各面觀

喆生

美國諾潑夫 (S. Adolphus Knopz, M. D.) 講稿

▲醫藥方面　▲社會方面　▲經濟方面　▲道德方面

向稱文明開化的歐洲各國，方在流血殺人，大戰未已，千百萬的青年，以春花初發似的青春，供作戰神的犧牲品，當這時候，我却不急是務，來談產兒制限的問題，來談以人工的方法，制限生產這件事，此事在淺見的人或竟可把他當作種族自殺看呢！（諾潑夫氏所以拿戰爭作他講演的開始者，因爲這篇講稿是於一九一六年在俄海俄州的醫藥學校中講的，其時歐戰尙未告終。）不過我對於產兒制限這件事，實是別有見地，特具苦心的，諸君不待我講詞終了，就可得到我的命意，我的目的，並非是要把人口減少，乃是要把那些身體上心理上道德上不適合的人數減少，而使身體強健，心理健旋，道德完備的人數增加，庶幾所有人口，都具有魄力精神，無孱弱缺陷的分子。

接着這個順序，我便依次從各方面討論下去。我先講產兒制限的醫學及衛生方面的事體。我們常常看到有些人家，小康聰慧，和樂可喜，做父母的，都有精神有魄力，尤其因母親的體力強健，他們能平安優裕的養育許多孩子。這種事實，我們果然是不能不承認的，他們的孩子，大抵都能成長，而且都是康健有力，不過像這樣美滿的家庭，在社會上能有幾家呢？處在今日，尤其是不易見的事了。反面一看，那些食口衆多的大家庭裏，一雙夫婦生育了許多的小孩，爲父母的既是無知，又是窮苦，食不果腹，室不通風，病肺酗酒，不德退化，種種缺點，應有盡有，這種觸目驚心的景象，我們是時常看到的。在貧苦的家庭，如上邊所述的情形的，其中幼兒的死亡率極大，這個情形早爲一般在貧民區域服務的醫生們所深曉。在學校中學童的死亡率，也以來自貧苦的大家庭的兒童爲最高。

至於說到肺病方面，我因有多年的經驗，所以對於這病的情形

和結果，比較對於別的社會病，要熟悉點。我且講一個很可注意的事實。我曾把許多患肺病者的歷史詳細記載下來，結果竟得到一個事實就是多數患肺病者，凡來自大家庭的人，他們總是最後生育的一個孩子。——或者是第五個，或者是六七八九個等，這個現狀，是很顯然容易解釋的，當爾親垂老的時候，尤其是做母親因多次生育，漸漸衰老，又加以在工廠中終日勞作，雖至分娩之期，尚不停息，這種父母所生育出來的孩子，自然缺乏生活力，所遺傳得來的生理上自然不健全，因此對於肺病及他種幼兒所常患的疾病，便都不能有抵抗力了。

在小孩多的家庭中，小孩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便特別的大，德克女士(Miss Emma Duke)在嬰兒生死率叢刊第三卷裏，曾登有在賓夕爾佛尼亞州約翰司登地方實地調查所得的情形。她於一九一三年來調查一九一一年這一曆年內(曆年即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終)所產生的小孩數，在那年內所生的小孩，到了調查這一年，便是最遲生的嬰孩，也已經滿一週歲了——到這時候，嬰孩雖已都達到週歲，但多數嬰孩還未及週歲已經死亡。下表便是德克女士調查約翰司登地方所有結婚的婦女在那年間所生小孩的死亡率。

一千個生育中死亡的比率

有一二個孩子的家庭裏	計一〇八·五個
有三四個孩子的家庭裏	計一二六·〇個
有五六個孩子的家庭裏	計一五二·八個
有七八個孩子的家庭裏	計一七六·四個
有九個以上的孩子的家庭裏	計一九一·九個

芝加哥赫耳霍斯地方傳染病學院的濮密爾頓醫生(Dr. Alice Hamilton)，曾就鄰近一千六百個家庭詳細研究，下表即為此一千六百個家庭中兒童的死亡率。

一千個生育中死亡的比率

有四個或四個以下的小孩的家庭裏	計一一八
有六個孩子的家庭裏	計二六七
有七個孩子的家庭裏	計二八〇
有八個孩子的家庭裏	計二九一
有九個以上的家庭裏	計三〇三

有許多家庭，一家人口往往有十三以至十六人。意大利有一女子，竟生到二十二人，養育成長的，卻只有兩個。在同一國家內，人口少的家庭，總比人口多的家庭死亡率要低些，猶太家庭，只有三四

個孩子的，死亡率只有千分之八十，如在八個或八個以下的家庭，那死亡率便高到千分之二百六十了。

家庭愈大，住處愈窄，環境也愈不衞生，一方面家庭中人口增多，一方面做兩親的却不能隨人口而增其收入，於是食品不良，衣服不給，食不飽，衣不足，結果就容易患肺病，容易使潛伏的肺病根源發育起來。

這種狀況，既與肺病有關係，但他的具體的結果如何呢？在美國每年有二十萬人患肺病而死，其中有五萬却是小孩。關於這種早年夭折，經濟上的損失，我且把他擱起，後來再講，現在且講醫藥衞生方面。有人研究謂患有肺病的婦女，卽使病還在初期而可治療的期內，其中百分之六十五，却都死在懷孕的時候，只要她們知道避姙，她們的生命，就決不致輕易斷送了。果然我們有時也可以設法，只要合於時期而且小心的去掉胎兒，可以救母親的生命，不過墮胎這件事，無論如何合乎科學手續，或無論目的是在救母的生命，總是不敢輕易贊同的。產科婦科的醫生，也不敢輕易着手，而且現在實也沒有人敢確說，說只要在良好的情形之下，行此種手術是可以全無危險的。

每年有五萬兒童患肺病身死，這件事的原因何在，結果如何，却不可不加以研究。他們的病，大部分是從患肺的父母或患肺病的同住人傳染來的。人口衆多的貧苦家庭，住居窄小，屋內沒有日光，空氣，及充足的食物以療養病者，病者在未死以前，已將肺病傳播開去。在多人羣集，貧苦湫隘的大家庭裏，一切傳染病都極易流行，梅毒淋病，不因性交乃因接觸而傳染的，在小康之家，因爲明白這種疾病的苦惱和謹慎，往往可以避免這種接觸的傳染。至於貧苦而缺之知識的家庭裏，却每把疾病傳染給無知的小孩。父母患的淋病傳染給兒童，或在家庭互相傳染，是很容易的。美國有五七，七二二個盲人的原因，大部分就在此處（據一九一〇年美國戶籍調查册）。

花柳病專家方義禮(Fournier)曾就梅毒作一統計的研究，證明梅毒傳染之可慮。父有梅毒的嬰孩，病的佔百分之三十七，而死的佔百分之二十八；母有梅毒的，嬰兒病的佔百分之八十四，死的百分之六十；如父母都患梅毒，則嬰兒百人之中，病的不下九十人，死的不下百分之六八·五。（據一九一五年六月十七日紐約醫學雜誌上培科維支(Berkowitz)著"Late Congenital Syphilis"論文。）所以我敢說那患梅毒和淋病的父母，如能教他們知道當，他們病勢劇烈極易感染的時期，如何去防止受孕，那麽，世

上就可減少許多遺傳的梅毒和因淋病而起的盲目。換句話說，就可減少許多受自身的痛苦，增社會的負擔的不幸的兒童。

癡呆，低能，癲癇，嗜酒，這些疾病，大抵總由父母遺傳而來，爲了維持這些生理缺陷的人，世上不知要化費多少錢，僅就美國紐約一州而言，每年就要化到二百萬金元，使這些人不得生殖，是否是最好的救濟法，現在尚未能解決。法律家頗不以將這種方法列入法律爲然，各州現所採用的是隔離法，然而每年癲病療養院中，認爲已經治痊的，有不少人放出，他們自然可以蕃殖他的族類了。不過如能教他們防避姙娠，不使生下這類增多社會負擔的小孩到世上來，這不是於社會經濟上很有益的麼？

數千心理及生理有缺陷的兒童，不幸生到世上來，於社會經濟上的損失，真是不可計算，不過因肺病方面所受的損失，我們卻以可得一個大略的數目。我上邊曾說美國每年必有五萬個兒童患肺病身死，這些小孩的歲數平均作七歲半計算，每年每人費去一百金元，總數就費去七千五百萬金元；這等小孩都對於他們的父母和社會，沒有一點報酬而死。世上有許多婦女，略患肺病，尚在可治，因爲懷孕身弱，竟而身死，這個損失有人敢計算嗎？那些患心臟病或腎病以及其他虛弱症的婦女，他們只要不懷孕來增劇他們的病勢，生命或可延長，然往往因懷孕而身死，這些損失有人敢計算嗎？有許多已結婚或未結婚的婦女，勉強施行墮胎的方法以去掉不願生產出來的小孩，以致終身陷於虛弱，或竟因此死亡，更無統計可以計算。但這類情形，卻儘够使人悟到用這等方法的危險，而至少在虛弱或有疾病的結婚的婦女，覺得正當的避姙方法的必要了。

因了上述的疾病，而使大家庭中的幼孩，以及屢屢懷孕的婦女，早日身死，這情形不僅在貧苦人家如此；就經濟上說起來，中等階級也受到同樣的苦難。一個小康之家，因人口增加，支出超過收入，這個家庭就可逐漸趨於貧乏，於是食料漸少，居處漸壞，漸漸無暇無力去管理，兒童疾病逐漸加多，因爲患病，又增加經濟的支出，每一次患病，或大人或小孩的死亡，費用不少。須支出醫生的診費藥房的藥賬，最後竟須支出營葬的費用，於是所有儲蓄便漸次用罄，沒有儲蓄，便須負債。

上邊所講的是產兒制限中藥醫衛生方面的事，現在要接講生理方面的事了。一個平常婦人，有三四個小孩，她的生理，——就是她的身體和心神——總要比多次生產的婦人強健，而能抵抗生命的危機。

人工制限生殖這件事，於生理上有何影響呢？我且依據事實講來。在荷蘭醫學界法律界，都是擁護人工制限產兒的方法的，荷蘭人民的體育增進的速度，比較各國爲快，這是從他們的死亡率上可以看出來的。據優生學會的報告，荷蘭人民身高的增加，要比各國爲快，計五十年來，人民身高平均要增至四英寸。據荷蘭政府的統計年報說，荷蘭入軍籍的青年，自一八六五年以來，身高五呎七吋以上的人數的比例，已從百分之二十四增至百分之四十七，那五呎二吋以下的人數的比例，則從百分之二十五減至百分之八。（參考 "The Small Family System: Is It Injurious or Inmoral?" by Dr. C. V. Drysdal.)

在荷蘭因有醫學界的教導宣傳，以最衛生的方法來限制生育，於是貧苦人家得有小家庭，而使一家人口的康健和道德都增進。最可異的，荷蘭中等小康之家的人口，倒反不似他國的小康之家的那樣少。

在奧大利亞及紐西倫兩處，制限生產的印刷品，可以隨意分佈，而制限生育的事，也幾乎普徧了。這兩地都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在戰爭最劇烈的時候，得以堅強智慧的兵隊，供給他們的祖國，這些兵士的勇敢無懼，努力善戰，初不遜於英人自己。不過英國的醫學界宗教界，却於產兒制限這件事厭惡嫉視，這是什麼緣故呢？

在法國如何呢？戰前的時候，掘拉斯台氏（Drysdal）在他的小家庭制一書中說：『近來一般人都以爲法國人道德的墮落，法國人的酗酒犯法，是由於生殖率低下的緣故，如果這個解說是正確的，那麼產兒制限最盛行的地方，即生殖率最低的兩縣，（萊島及哇麥倫島）就是這些罪惡最流行的地方了。』不過這兩島的人民，非常的天眞爛漫。『他們讀書跳舞，他們高尚的跳舞就是婚姻的預備，私生子的數目極少，他們的態度行爲的快樂和高尚，豈沒有人能想像的。但這兩島中的生殖率却是極低。這個現像，因爲在那裏的人，都有點產業，對於他們的子女有極大抱負的緣故。』但據法國有名統計學家褒地隆（Bertillon）說，萊哇二島人民道德的增進最大，而服從政府增加人口的法國人，却反酗酒犯罪，充斥盛行。

一九一六年四月號醫藥時報，曾有一篇論產兒制限的文字，說『今日法國因了產兒制限的緣故，而使最適的人民生存，這是何等最有效率的現象。我們時常聽有人喃喃的怨着法國今日腐敗的現象，我們不妨請他看看荷蘭的事實，就可了悟了。』

因了高度的生殖率，同時伴着高度的死亡率，於是國家每年要

耗費幾千萬的金錢，這件事我們在上邊已約略說過，我因此發生疑問，以為幾千萬的幼兒婦女疾病和死亡，是否可以用產兒制限來防止，如可以的，為什麼現在不着手去做？這些無端耗費去的金錢，如能轉到國家別種用途上去，那於國民的健康及經濟上的幸福，不大大的增加了嗎？

現在講到社會及社會學上的情形，這方面與經濟關係極密切。小家庭中因進款多，足以贍養妻子及小孩，為母的可以其全力教養子女，她和子女都不必投身工廠裏去賺錢，來分擔家庭的費用，所以他們社會道德的生活，自然要比那子女衆多，勞動辛苦的大家庭來得高，境況愈苦，子女愈多，兒童勞工便愈多，生活也愈不規則，愈是腐敗，生活及道德的標準，也愈低下。

據慈善家調查所得，足以證明要求拯援的家庭中人口愈多，他們的憂患也愈多。

紐約貧窮改進會會長答爾德醫生(Dr. Foote)書中有云：

『種族自殺論，實與大家庭觀念以極大的擁護，無知識的人若為是說所誘而自苦，吾等不能責之，你所論的問題，極有討論的價值，即在古昔，也曾經有人熱烈地對付這個問題過。』

合法的產兒制限，並非是種族自殺，倒反是種族的保存，這理論可以從荷蘭的報告上來證實他。一八八一年，在荷蘭三大城市中平均的生殖率是千分之三十七又十分之七，這年正是設立產兒制限講授所的初期。一九一二年，更降至千分之二十五又十分之三，同時死亡率則自千分之二十四又十分之五降至千分之十一；而一歲以下的兒童死亡率，竟降下了三分之二，——自千分之二百另九降至千分之七十。

路脫求博士，(Dr. J. Rutgers) 是海牙新馬爾撒斯學會的總幹事，曾寫給我一封信，論宣傳產兒制限這件事，他是一個這種運動的先驅，他的言論，很有把握，對於這件事的社會的與經濟的價值，能看得很確切。新馬爾撒斯學會是成立於一八八〇年，更於一八九五年得法律上的承認。現有會員六千人，凡關於產兒制限，縮小家庭的言論知識，該會逢人傳告，不收費用。荷蘭自有此會以後，昔日所見於街市衣衫襤褸的小孩，數目竟大減。路脫求博士的信中說：『現在你所看見的孩子，都已衣冠清楚，相貌清潔可愛，在昔日是只有村上牧師的兒子才能如此的。現在工人的家庭，對於個人，對於全家，都有較好的衞生，較高的道德，較豐富的知識了。所以能夠做到如此地步的原因，功勞當然在產兒制限這件事情。因為生育可以隨人意思自由限制的緣故，因而引起不法的性交，固然

也有，不過就大體說來，自宣傳制限生育以後，一般人民道德的平面，反而增高，因了娼妓而道德敗壞毒病傳染的事體，反而稀少，這是就事實上調查而來的。要知道德育體育和經濟的進步，最好的測驗(惟一的數學的測驗)就是我們人民平均壽命的延長。自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九年，平均壽命僅有四十六歲又十分之二；自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九，則竟有五十一歲；這種壽命延長的現象，只有司堪狄納維亞能趕得上。但是在司堪狄納維亞地方，宣傳及實行產兒制限的事體，要比荷蘭為早，在實行產兒制限的地方，凡一般教徒軍人頑固派所預料的種種危險結果，都不曾發現，我們的生殖率雖低，我們的人口倒反比從前要增進，這是因為一方面限制生育，一方面就有經濟的進步，和幼兒衛生的改進。』

如欲得統計的證實，路氏即以掘拉司台的圖表為參考。(萬國生活力統計表，有英文及世界語註解，並附有生殖率及死亡率間的相關係數表，——掘拉司台著。)他信中的話是說：『要深切領會到優良的母德的價值，籌撫子女，道德高尚，必須有我這樣在大城市中做二十五年的家庭醫生才可，不過這種好的價值與幸福，都被你們政府特定的法律奪去了。』

對於那班以種族自殺為憂的人，尤其是美國人為多，我就請他一讀李特教授(Prof. Charles A. S. Reed) 的講演詞，李特曾任過美國醫藥聯合會會長，執美國醫藥界的牛耳，他的講詞，題為美國的家庭，在此書的美國家庭的前途一章上，他說：『我們見生殖率的減少是使種族對於環境的適應，——這個適應的結果，不單只是不發生危害，而且使我們人類，得在相當狀況之下，謀種族的久存。』美國人頗有以人口不足為憂的，對於這個杞憂，他說：『在深沈的學者看來，今日及未來美國家庭的危機，不在人口不足，卻在人口過庶。』

據慕游爾 (Mulhall) 及李特兩人的調查，美國自一八二〇至一八九〇年間，人口密度的增加，竟達百分之六百五十，(是時英國聯合王國只有五分之二十五，法國及比利士不到百分之百，)自一八九〇年至今，中間又隔了二十五年，這二十五年中，增加的比率，更來得大了。我們今日有一萬萬的人口，這個數目是自一七九〇年以來，每隔二十五年增一倍，如此一增再增的增起來的。照這樣看來，將來的趨勢，必定難逃前例，這是何等的可怕呵！在紐約一州，我們已經看到了一種驚人的現象，就是癡呆人數之比例的增加，實倍於平常人數之比率的增加。

最後我要講到道德方面去了，這乃是產兒制限中最緊要鄭重

的問題，在我看起來，重要實不亞於宗教方面。我講到這裏，我是懷着莊嚴和尊敬的，因爲我自信我能確了解這方面的深切的意義的。

我以二十五年的實習功夫，與肺病者相周旋，或貧或富，或在高堂，或在陋室，或在私居，或在醫院，種種情形，我都看到過。我目擊了這種情形，我深深的覺悟到隨隨便便的生殖的不道德。我的經驗，雖只限於肺癆一種疾病，然而儘够使我看了難過。眼看着一個孱弱病肺的婦人分娩在卽，又預料到將要入世而已判定貧病交困的小孩子，此時我也無法可施，不能防止不產，只好任這婦女洒淚交流，受盡困苦。我看了這種情形，我安得不堅持我現在所主張的方法，我之竭力主張產兒制限，曾經思量過好幾回的，我也料到反對的必不可免，不過因我早年事業以反對肺病的十字軍自任，我已習於力闢新途徑的探險者的命運了。

產兒制限這件事，對於道德上究有若何結果？換句話說，就是全國的家庭減小這件事，對於道德上有何益處？倘使一般人已有這種需要，而又有正當方法去教導他們，使他們有了避姙的方法，那就以減生數百萬的小孩，免在病苦的家庭裏，與困苦疾病爭生活，這是何等慈悲的事體呢！

有許多身體強健，道德高尙的靑年男女，往往因恐怕家庭內人口增多的負擔，而犧牲他們人生的快樂，使第二代更堅強更優良之男女，不得產生。女子則憂愁煩悶，守獨身生活，男子的性慾强盛，不能抑止，遂向他們的不幸而且常常帶病的姊妹們，就是所謂娼妓的去發洩。對這種人，我們如能教以如何制限生育，使產兒不多，而可從容教育，他們知道了這事的方法和理論，那里會不願婚嫁呢。否則照上邊的情形，實足使梅毒蔓延開去，而可恐的結果隨之而生，在男子方面，則陷於不能生育而且精神身體都受痛苦；或者使男女皆不能生育；傳染得重的，則能生骨盤上的疾病，流產，死產，及終身帶病的孩子等。

有時雖不陷於這種悲劇，但結果便發生處女的母親，使她成爲一個終身蒙垢的人；因爲我們道德上有二重的標準，只看見我們的姊妹們有何罪惡，從不去留意我們男子的罪惡的。對於她呢，就是最表同情的人，也要說她受人蹂躪，却受人之愚了；對於他呢，則一語不說。在一般人的眼光看來，他還是個道德上無瑕疵的人，可以安然過去，彷彿不曾作過孽，不曾連累他人一樣。

就是我們的道德家，也承認女子如能慎選夫壻，早得配偶，一方面又知如何制限生育之法，世上便可有許多女子免却失身的話

病，甚且可免却不幸失身而爲娼妓的危險。但道德家有一種最堅強的議論是說避妊的知識，不免要引起青年男女不正當的性慾關係，使道德墮落。這一層的憂慮，果然在所難免，不過因了青年知道避妊的方法，大家可以免掉多子的畏懼而各得有適當的配偶，於是花柳病減少，所養子女的數目減少，康強智慧却增進，免掉從前缺食，病肺，酗酒，低能，癡頑。這種種的好處，儘夠抵過男女性道德上的損失（卽男女在未婚嫁以前的性交）而有餘。

道德家說自制的話，這是我極對贊成的，——我相信這個方法乃是最純潔最良好的產兒制限的方法，——不過能實行自制的究屬少數，大多數人決難做到。而生育問題，却正是多數人而非少數人的事體，自社會學上看來，一對貧窮的夫婦相處一室，並無隔離的臥室而要他們自己抑制；在結婚後的自己抑制，實較在結婚前更加爲難。

產兒制限的批評者，以爲有幾個婦女不論貧富，她們一知道了避妊的方法雖身體康健，足以勝養育之任的，也要力避他們爲母的責任。這種議論，實也似是而非，平常身體健碩的婦女，他們爲母的本能，和爲母的要求，總極強盛，你要去阻抑她們，就同阻抑海潮一樣的不可能。青年不以結婚爲懼，而正當的婚姻漸漸增多，一方面雖實行產兒制限的方法，我敢料到小孩的總數，決不致減少，而且這同數量的小孩必較善良而且強健。世上不少一種奇特的婦女，——尤其是現在社會上某種階級的婦女，——爲了某種自私自利的理由，使結婚這件事，活活的枯死，不過我以爲硬要這種婦女來做人類的母親，究於社會上爲利爲害，倒是一個疑問呢。

他們又以爲對那班窮苦無知的婦女，果然有產兒制限的必要，不過他們却不能知道產兒制限手續上醫藥的準備，這層也可不必慮到。在有關這一類無知的婦女，當然是不能沒有的，然而她們却能自己處理這種準備，況且日後如於產兒制限上有公共的組織和辦法，那種婦女就有醫生的指導，那時便不必慮她們的無知了。反對產兒制限宣傳的人，以爲這種方法和理論，任你宣傳也不能得低能，癡癲，酗酒，犯罪的人聽從採取，所以仍不能達產兒制限宣傳者的一大部分的目的。這說誠然不錯，因此我希望一切心理缺陷不配做父母的人，都須經過醫藥的絕孕手續，且把這個手續載入法律。如不能辦到這層，則須勵行普遍嚴格的隔離法。總之產兒制限這件事，只是造成智慧康健的男女及兒童的方法之一而已。

我寫信給幾個朋友，要他們對於此事發表意見，他們以爲產兒

制限，不是醫藥界的問題，乃是普通一般人的問題。這個批評，我也有辯明的必要，我以爲他們所抱的態度，實大錯誤，做了一個二十世紀的醫生，如只做點醫病療瘡的事體，而不關心於病源的防遏，不關心於一般人所受社會的痛苦，那麼他對於他的職業便太沒有高尚的理想而失了加惠於受苦的人類的最大機會了。

最後我要以誠切的言詞，請求政府廢止以宣傳避姙知識爲犯罪行爲的法律，我更請求社會上須有不收費的講授所的組織，聘請有名的醫生，由政府支給費用，專做這一類的事體。當他們認給與此項知識爲必要的且有益的時候，即由他們以制限產兒的方法和手續教授給人。

美國醫藥學會名譽會長紐約的耶科別教授，(Prof. A. Jacobi) 及有名的肺癆病研究家紐約的畢葛司教授，(Prof. Hermann M. Biggs) 都是美國醫藥界數一數二的人物，他們關於廢止此項法律的言論，當然是極有價值的。(美國聯邦法中規定，凡以郵件教授墮胎及避姙者，處以五十元之罰金或五年以下之監禁，或二者並罰。紐約州法律，規定以避姙或以不合法之墮胎方藥與人者，卽爲犯罪行爲，當處以十日以上一年以下之監禁，或五十元以上一千元以下之罰金，或二者並罰。總之無論州法或聯邦法，皆科避姙與墮胎以同等之處罰。在紐約州法律中，承認合法的墮胎，而不處罰；對於防止此等危及生命的墮胎的避姙，却反不許可而須處罰，這是什麼緣故呢？醫學校皆教授如何執行合法的墮胎之方法，婦科醫學教科書上，亦詳述墮胎之方法，有時竟講到子宮剖割之術，此等事，法律並不干涉，而於有肺病的婦女，曾經一度之墮胎而害及身體，如能教以避姙之方法，使不致再受墮胎之苦難，此事固較教授墮胎方法爲佳，然而竟不說及一句。) 洛賓孫博士，(Dr. William J. Robinson) 著兒孫減少論一書，耶科別替他作序，序中說：『關於防止受孕的聯邦法及各州法律，實在是錯誤而不公允，這種法律實在應該早行廢除。關於防止受孕法的教導，決不應該阻止的，此事是個人的自由，決不應該干涉的。家庭務須使康健安樂，國家未來的兒童，務須使個個體力強健，成爲作事有效率的公民。』

珊格爾夫人因以郵件教授限制生育的方法，被美國法院處罰，畢葛司教授就在報上發表一篇文章說：『我始終以爲對於宣傳產兒制限的方法和理論這件事，政府所定的法律，實在太不聰明了，這種法律是應該把他廢止的，我們且問社會上張眼看看，能看那心神體質不適生存的人，無限的增多，因此對於文明上發生極

大的危害，對於經濟上增加極大的負擔，我們目擊這些事，卻要拿法律來鼓勵他們生育，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美國民事裁判所裁判官華德漢（Judge William H. Wadhams）曾寫給我一封信，是論關於宣傳產兒制限的法律的事情的，他說：『在大家庭裏既沒有養育許多小孩的能力，又因爲他們心神身體太不適於生存，自己不能度生活，於是這個養育的責任，就卸到國家上去，所以我以爲要使國家脫卸這重擔負，須規定一家在某數兒童以上，生育便當制限。至於關係宣傳產兒制限方法的法律，也非得變更不可。我以爲要使全國人口相當的衛生，醫藥，社交，經濟，道德的根基，非借助於宣傳產兒制限不可。』

除上述一個法律界名人兩個醫學界名人的言論以外，我又得到許多醫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的通信，他們都贊成合法的產兒制限，爲國家計實爲必要之圖，現行法律關於禁止宣傳產兒制限的諸條款，務須刪改。（原文列舉姓名，譯者以無甚關係，故從略。）

對於這班醫藥界的人才，我以爲他們實負有向政府陳述刪改此項法律的理由的責任，或者組成一個委員會，詳細研究，列具體的意見，請各州立法機關通過。

霍爾德博士(Dr. William L. Holt)亦以產兒制限爲一社會的必要事務，及社會的責任，他說：『有意識的有限度的生產，是有戀愛和智慧指導着的。這種生育，可以改善種族。反之，無意識的，不負責的，無限度的生產，結果必使家庭受累，兒童受餓。有意識的生育，可以昇人類到天人界，無意識的生育，使人類墮入獸類。』這段議論，何等的驚心動魄呵！

我心中所深信的究是什麼東西，我就在此處申說一下，作爲這個講演的結束。我從醫藥，衛生，倫理，道德，經濟各方面的理由，主張產兒制限。有了產兒制限的方法，則生育兒女，男女可以由自己來決擇。兒女入世，因而關於養育兒女的事，也得從容預備，把生兒育女這件事，作使他們內心的要求的實現，好好的教育他們，好好的養護他們，爲兒女們過應有的生活——快樂，康強，心身俱健。我們如能真個很聰慧的很經濟的運用天賦的智慧，來支配這家庭中的要事，這世界便可逐漸趨於完全美麗，罪惡消除，而善良實見，所有的兒童，都可成爲安琪兒般的男女呵。



醫學上的產兒制限觀

醫學士 胡定安

現在珊格爾夫人到了中國，宣傳產兒制限的運動，我們中國正有人滿爲患的恐慌，她的主張，當然很適切我國的。我現在且就醫學上說一點產兒制限的實際方法。

一夫一妻在經濟力所能擔負之下，產生子女，本沒有十分的害處，但是因了別種的關係，那就有制限的必要了。要實行制限，并不是制限適宜的交接就行，因爲姙娠和交接的回數，沒有相伴的關係，譬如一年之內，即使只有交接一次，也有受姙的機會，所以就有講究避姙方法的必要了。不過有許多人以爲從道德上講起來，覺得很是不當。但在醫學上，却和他種關係，往往有相違的地方。譬如「墮胎」是法律上所禁止，道德上所不許的，但倘遇某姙婦害了什麼病，因之身體就擔當不起，經醫生認爲有墮胎的必要時，即使實行人工的流產，當然不發生什麼別的問題的。

除了強健的夫婦爲經濟狀況須行產兒制限之外，其他關於個人如有下列的幾個條件，也應該施行避姙的。

1、身體虛弱不堪分娩的人。

2、因分娩頻繁而陷母體於很衰弱的時候。

3、因受姙娠的影響而致疾病，有損害母體生命危險的時候。

4、賣淫婦。

5、有遺傳病的人。

疾病上應該行避姙方法的有下列的幾種：

1、梅毒。
2、肺結核。
3、癲病。
4、精神病。
5、鉛中毒。
6、心臟病。
7、萎黃病。
8、糖尿病。
9、酒中毒。
10、貧血羸瘦。

至於避姙方法，很有多種，如輸卵管或卵巢除去法，喇叭管切斷法，X光線照射法，用袋法，藥水洗滌法以及坐藥法，充填法，密蔽法，脫出法，防過法等，不過可認爲有實際上應用的價值的，就是前述的幾種，現在再分別的講一講：

(一)輸卵管或卵巢除去法　這是絕對的根除方法，因爲把成孕的發源地除去了，自然沒有成孕的道理。不過要行開腹的手術。這手術祇要受術者有決心，對於生命幷沒有多大的危險。

(二)喇叭管切斷法　這法也是行開腹術之後，把這喇叭管切斷，使卵子不能從卵巢達到子宮，就可防免姙娠。這手術較(一)便易一點，而性慾上也不會因此減少。

(三)X光線照射法　除了上述兩種要用開腹術之外，就是這照射法。經過X光線照射後，卵巢萎縮，排卵就被限制，不能恢復其生育機能。但必須多照幾次，才能有效。

(四)用袋法　這是在交接時，使射出的精液，都留在袋裏。

(五)藥水洗滌法　交接射精之後，卽用藥品洗滌膣腔，殺死精蟲的活力，或使他變化性狀，但此法並不十分確實。至於內服藥更不見有效了。

總之，男女間的性慾，本是很難滅除的，所以決不能因了要限制生育，就勉強禁絕性慾。既然要實行這產兒制限，就不能不用避姙法。現在醫學很是進步，但現在已經發明的方法，卻祇在某程度纔算有效，至於唯一的簡單的方法，卻尚待將來的發明哩。

產兒制限之史的考察

——珊爾格夫人『婦人與新種族』的介紹

無競



「世界改造最重要之力，要算婦人之母性的自由。如果除外了這個力，那麼現代政治家種種周密的國際的計畫，都不免爲薄弱無根柢；外交官雖制定種種國際的規約，由各國盡了全力來維持；政治家雖企圖同盟，特權的掌握和勢力範圍的擴張，以夢想世界改造；然而婦女倘不行產兒制限，使母性的自由和聰明向上，以改造世界過剩的人口，仍然祇是像這樣的繁殖，那麼此等一切的計畫，終不過成爲一張的廢紙能了。」

這一段話，是美國產兒制限運動家珊格爾夫人新著婦人與新種族的冒頭，我們因了這幾句話，便可曉得這問題是目前世界改造問題的中心了。

產兒制限運動的成爲世界的問題，不過最近一二年的事情。對於這運動最有力的便是這珊格爾夫人。現在藉產兒制限以成就母性解放的『新馬爾撒斯主義同盟(The Federation of Neo-Malthusian League)』已經有造成國際聯盟掩蔽全世界的勢

力了。這新馬爾撒斯主義同盟，以一八八五年，經荷蘭政府的同意，在該國創立由醫生產婆看護婦教授產兒制限之實際的科學的方法。產兒制限的智識，因此普及全國；四十年之內，在人種改良上，舉種種顯著的成績。到了現在，德意志，法蘭西，西班牙，比利時，瑞士，波希米，奧大利，澳地利亞，葡萄牙，巴西，古巴，瑞典，意大利，亞非利加，墨西哥，英吉利，美利堅等十七國，都已先後設立，像美國地方，在紐約一市，已經有四個同盟；此外並設立於十五個大都市。

以上是從空間的證明產兒制限之自覺的要求，已經普及於全世界；如果改變了觀察點，由縱的方面，爲歷史的考察，更可曉得這種要求，不單是現代婦人的要求，實在和人類生活的記錄，同時表現。珊格爾夫人曾經對於此事下過很精密的觀察，發見從古代直到今日，有種種的產兒制限要求；而且在澳洲，南洋等處未開種族和野蠻種族間，也有種種產兒制限的樣式。照這樣看來，可見產兒制限，乃是所有婦人之本能的要求。這種要求，固然從經濟的壓迫而來；然所謂求自由的一種願望，爲潛在婦人向上心裏支配的原動力，比經濟的事情有更深的根據；乃是確無可疑的。凡屬婦人，無貧富男女之別，無不都有這一種要求；其極端的，往往犯殺嬰，棄兒，墮胎等種種的罪惡。

我們可以用一句最適當的話，說明這婦人本能的要求，就是所謂『婦性的精神』。這精神雖然在所謂『母性』的精神裏面也有發現；然比母性的精神更大而且深。婦性的精神和女性，在過去是這樣，在現在也是這樣，恐怕便是到了未來永劫，也仍爲婦人內部的精神的要求。如果能夠使這內的要求自由發露，這種精神，一定可以最有益的發展起來。否則對於他的發露，故意去強制的壓抑，這內的精神要求，便成爲破壞力而活動。這樣看來，便可曉得婦性的精神希求『自由』的自己發露，有怎樣的堅強了。

對於這婦性的精神之自由的發露，有一種最強大的妨害力，就是十二分過剩的生產和多數子女的重擔。歷來的婦人，當她們被太重的過剩生產妨及婦性的精神時，勢不得不出於反抗。在未有歷史以前，婦人尋求家族調節的方法，已經有顯著的形跡。在婦人尚未能自覺的行產兒制限的時代，她們祇依本能的行之。到了法律，習慣，宗教視產兒制限爲罪惡的時代，她們便以避妊的方法，防家族數的過剩。然在嚴禁產兒制限的國中，婦人勢不得不於祕密中犯墮胎，棄兒，殺嬰等可怕的罪惡。

婦人爲了脫出生產過多的束縛，以至於行這種暴虐的手段，固然爲了種種經濟上的事情，養小孩是最苦最重的擔負。然就實際

上考察起來，也未必都爲了經濟的事情。如古代雅典繁華時代，奢侈的家庭中，澳洲土人原始的陋屋中，在小兒過剩的時候，婦女都覺到婦性精神的自由發展，受着妨害，陷於非常的困苦了。

墮胎，棄兒，殺嬰等過激的手段，在個人間雖都已承認；至於結成團體，大概都一律反對。從歷史上考察起來，社會往往用宗教的信條，用法律，用輿論，或用放逐國外的懲罰，或用斬首的極刑，破壞婦人對於產兒制限的努力，然也終於無效。

在野蠻人間，他們對於家族的制限，往往用殺嬰或墮胎的方法。麥克勒南（McLennan）在所著古代歷史的研究中，說起殺嬰的罪惡，是新西蘭野蠻人間通行的習慣，普通都由做母親的親手弄死。他又發見原始的澳洲土人，也都殺嬰；南美印第安和中美印第安種族間，都通行墮胎的方法。有一次，他曾經向一個南美印第安婦女，說明殺嬰的罪惡，這婦人竟回答道：『女子的事情，用不着男子來干涉。』

如果歷史再深一層去探求野蠻人的生活，便可曉得這種習慣，到處都有；像非洲人，印度人，日本人，西歐人，中國人，以及古代希臘人，古代羅馬人等，都有殺嬰的習慣；古代希伯來人，大約也是如此。因爲摩西十誡和此外留存到今日的希伯來教典，都沒有禁止殺嬰兒的話。

殺嬰兒的風氣，從野蠻時代經過半開化時代，直到文明時代，社會雖逐漸進步，仍然沒有廢止；不但不廢止而已，在希臘羅馬的文化期，學者，思想家，行政家等，反而都承認這個手段，通行於一般社會。當時著名的搢紳先生，頗有獎勵墮胎，以爲是比殺嬰更進步的方法。魏斯脫馬克（Edward Westermarck）對於這事曾經說過：『遺棄畸形兒和病弱的嬰兒，是古代希臘的慣習。在斯巴達，並且用法律規定其事，歷史上明明的記着。當時著名的哲學家，也都贊成。如柏拉圖，曾經咒詛畸形兒和罪犯腹中所生的嬰兒。』

亞理士多德在所著政治論的第七卷第五章，曾經主張國家應該制限夫婦間所生的兒童數。他說：『關於嬰兒應否養育或遺棄的事情，法律應該明文規定。凡不具的嬰兒都該遺棄。爲了防止嬰兒的過剩，國家雖不能命令人民遺棄嬰兒，然至少也有規定祗許生幾個嬰兒的必要。但是倘在不免要超過規定數的時候，將怎麼辦呢？這祗有在沒有生命和感覺之前，從母胎中除掉的一個方法了。』亞理士多德所以要主張必須用這樣暴亂的手段，制限家族的數目，他也曾經說過：『爲了避免因貧困，以及跟着貧困而起的種種罪惡和不幸，必須制限人口的增加，不得超過一定的限度。』

雅典的習慣，婦女應該密閉在家庭裏面；但當時有一種所謂希的拉（Hetera——遊女）的，做那時雅典『黃金時代的花』，她們有高等的教養和權力，可以做當時哲學家，詩人，彫刻家，政治家的朋友，也可以做教師。那時關在家庭中非常不幸的雅典婦女羨慕這種婦女的生活，想獲得一部分的自由，決非異事；為了想達到這個目的，以致敢行殺兒的手段，更不足怪了。倘使不是這樣，殺兒的習慣，也不致完全受法律許可；這種思想，也決不會成為一般雅典市民的核心。

亞理士多德，關於斯巴達的婦女是這樣說的：斯巴達的婦女，支配她們的丈夫，領有其國土五分之二。倘使她們自己所行殺兒的行為，並非出自她們的本心，那麼，她們不要什麼極充足的理由，便可以廢止他。

雅典和斯巴達，不但想縮着制限過剩的小孩，企圖家族的調節，實在想依這事獲得婦女的自由。這是非常顯著的。

征服許多弱小國稱霸全歐的羅馬人，顯然是武斷的國民；然他們祇留健全的小孩，把病弱或殘廢的小孩，投入河中，當時著名的斯篤埃哲學者塞納加說：『我們弄死奇醜的小孩，把病弱的殘廢的小孩在河中溺斃。』然而當時的羅馬婦女，小孩的養育和管理，都委託虜歸羅馬的幾千奴隸，避免煩瑣的事務。所以羅馬的婦女，都有增高自己位置的自由，對於政治，也有扶助丈夫的能力。

其次就中國的風俗說：中國的婦女，受那太過剩的子女束縛的結果，因為要想脫出這束縛的本能的要求，纔有殺兒一類的事情。魏斯脫馬克說：中國最貧窮的地方，都有溺女的風習。這稱風習的主要原因，就是貧困。』這溺女的罪惡，在那有教養的中國人，固然極端的非難，然普通人都以此為不得已的事情，加以寬容，而且官吏也有默許這種行為的傾向。

中國和印度一樣，宗教上都是極對排斥殺兒的。政府也常常打算除滅這稱的習慣。然而這習慣到了今日，仍然在中國和印度，非常通行。這因為東方諸國和泰西諸國，實質上實在沒有什麼差別。

哲學家華那氏，在所著現於德意志文學的未婚婦女中，指摘西歐諸國的事實說：『殺兒一事，在西歐地方，從中世紀到十八世紀，為一般通行的罪惡。』在事實上，行這殺兒的罪惡的，既婚婦人當然要比未婚婦人多得多。他又說：『現在反抗教會的一個問題，就是正當的既婚夫婦，丟棄或殺死小孩的事。』他的結論說道：『法律上認為正當夫婦的殺兒和棄兒，在文明各國，事實上雖已絕滅，然而那代替殺兒的墮胎的罪惡，決不能說是已經消滅。』

要曉得婦女想免除爲母的太重的擔負，變得個人的自由發展，有怎樣的狂熱，祇要看西歐諸國，對於逃免自己重擔而行殺兒的婦女，施以極可怕的刑罰，仍然不能防止，就可明瞭。華那博士曾經說過：在一五三二年，德國對於殺兒的犯人，用土中活埋的刑罰。最凶慘的，是在河旁用燒紅的火箸插入，然後投入河中。有時在抛入河中之前，把犯人盛在袋中，再把蛇，貓，犬等，一同放入，使此等動物在被溺的時候，死物狂的對於犯人抓爬或咬嚙。有一個國王的手裏，曾經有二百萬的婦女，因殺兒而處死刑，然實際上殺兒的並不減少。這究竟爲什麽緣故？聰明的讀者，想來都自己會明瞭的。

到了現在，墮胎和孤兒院，育嬰堂等，已經非常的增多，然而殺兒的事情，無論那一國，都還不能絕跡。這是什麽緣故呢？實行這種罪惡的，大概都是婦女。愛理斯博士在所著男性及女性中說：『行殺兒的，女子遠比男子多。如意大利男子與女子犯殺兒罪的比例，爲百與四七七，即女子約當男子的五倍。……而且男子犯這種的罪，大概是受女子教唆的。』

殺兒犯祇有到了墮胎術進步或人人皆有避姙法的知識以後，纔可絕跡。據某人的調查，美國每年行墮胎的罪惡的，在一百萬以上。

魏斯脫馬克說：『在與猶族和回回教徒關，人工的墮胎法，非常盛行。波斯地方，所有的私生兒，都被墮胎。土耳其的習慣，無論貧富，如果有了兩個小孩，其中一個是男子，便行墮胎。』

上面所述的種族，可以代表那爲了不知避姙方法而下可怕的罪惡手段的國民。

除了避姙之外，要想除滅墮胎殺兒等可怕的罪惡，實在沒有別的方法了。羅馬正教會，雖然想從發現的起頭除滅這等方法，但也終歸無效。在羅馬正教會權力很大的時代，尙且不能掃盡；爲了要使一般人理解墮胎的罪惡，竟費了幾世紀的努力。這個事情的難，也可想見。當時墮胎罪惡的輕重，依胎兒發達的程度而決定。關於此事，維廉巴克拉安氏，在所著殺兒殺兒法其普及防止策及其歷史一書，曾經說得很詳。他說：『羅馬教會的神學家們對於胎兒有生命時與生命未現時，加以區別；以神授靈魂於胎兒的時候，爲胎兒眞有生命的時候。古代的許多哲學家，特引用亞理士多德的學說，推論男女在什麽時候稟受生命。』

到了今日，羅馬教會，還遵奉下列古來的條文，即：『直接下手敢行人爲的墮胎者，視爲與殺人者同等的殺人犯。』但是如果爲了想避免家族人口過多而墮胎的，可以酌量減輕。所以因此要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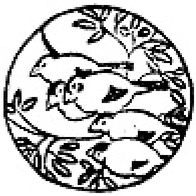
罪犯，不能不費許久的時日。

羅馬教會，對於墮胎的防遏，和防遏戰爭一樣，今日的列國，也仍然這樣的努力。但是一切防遏的手段，終歸無效。關於這類的罪惡，顯然逐年的增多。在原始的種族，早有這種可怕的紀錄，這人類悲慘和民族毀損的書冊，日積日高，非等到社會覺醒，以為不可不用根本的救治的時候，終難除滅。如果這樣可怕的罪惡，祇用了刑罰去禁，斷斷不濟事的。然而社會上卻祇曉得這種消極的手段，不肯教以別種代替的方法，對於過去許多年間可怕的教訓，都置之不問，又何怪險惡的狀態日益加甚呢？

那麼，這教訓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回答說：這婦女對於自由的要求，是婦性的精神之發現，絕對的本質的要求；如果不能善導，用別種可以代替的方法，到頭不能強迫的除滅的。

社會處理這根本的婦性之發現，祇有兩種手段：一種就是像向來的樣子，極力拘束婦女本質的要求，把婦女專當作一種生殖機關；婦女如果有反抗的，就處以極刑，以圖剿滅婦人母性的自由之發現。還有一種手段，就是給與婦人母性的自由，在法律上承認她們有科學的避姙之自由。

婦性對於人類種族的發展向上，是非常尊貴非常緊要的，現在我們還是隨她們實行那可厭的變則罪惡，使這婦性泯滅呢？還是使她們用安全無害的科學的避姙，而認許婦人的自由解放呢？或者另外還有更好的方法呢？這也不必再加說明，請聰明的讀者去判斷罷！



產兒制限運動的由來

高山

產兒制限這個名詞，由來極近。——是珊格爾夫人所創定的。她因看了多生子女的不幸福，引起她的產兒制限運動的決心；要想把大家庭的害處的道理，和怎樣可以避姙的方法，使多數人知道。所以這產兒制限實在是在制限受孕，只要有方法可以避姙，生產

自然可以自由調節了。

產兒制限這個名詞雖然是很新的，而且珊格爾夫人置身這種運動中也還不滿十年，但追溯來源却是很早。百餘年前英國的一個牧師馬爾撒斯著了一部人口論之後，將人口問題明白提將出來，雖然起了許多的辯論，然而終於人口應當制限的意想，愈加成爲意識的而且知道重要了。馬爾撒斯主義主張遲婚，自制，以少生子女的話，也就傳播開去了。不過以遲婚與自制來制限生育，實在是沒有什麼結果的事，自制未必人人可能，遲婚也未必生育一定能夠減少到如何程度，因此就有想用合於科學的避姙方法來制限生產的主張發生，新馬爾撒斯主義也就此漸漸起來。

產兒制限的運動，由來可說已經很遠，英國在四十餘年前，有兩個著名的思想家；孛拉特羅 (Charles Bradlough) 及培珊武 (Annie Besant) 曾因爲印行新馬爾撒斯主義的小册子以致下獄，這是產兒制限運動史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但珊格爾夫人的產兒制限運動，雖然主旨在教人了解多生子女的弊害，和各人如不願再生產子女時，各人應該知道合理的避姙方法，但她開始這種運動的出發點，却不是承襲新馬爾撒斯主義而來的。所以使她有這樣堅決的心志作這樣的運動，全因爲見了許多多生子女的家庭的困苦，和婦女求避姙而不得的苦楚而起；使她作這產兒制限的原因，在她的自敍傳裏說得很明白。

但是美國政府不管人口問爲題，或起於什麼原因，只是傳播產兒制限，就要禁止，——禁止方法的傳播更嚴。所以從前珊格爾夫人因在紐約伯羅憐利地方開設產兒制限講授所曾受過監禁。今年將往日本之前，在紐約與登丁堡評論編輯科克斯 (Harold Cox) 開會而受警察的干涉。而且到日本去的時候，也受種種取締。

現在關於反對產兒制限的情形，可以不必細說。在有些人以爲本國人民應該增殖，能蔓延於各處大地，是極大的榮幸；由戰爭等的力量來調節人口過庶，也是正當的事的，那自然要反對了。或者把避姙誤當作一種殘殺的事看，那便也是一種反對的由來，美國的法律反對產兒制限，就大半是由於這種誤解而來的。

美國反對產兒制限的法律，並不起於近年，並不是因珊格爾夫人的產兒制限運動而起來的。他的來源却是極舊。前已說過，在珊格爾夫人以前早經有過避姙方法的傳播，法國在大革命以後，實在已多少用這類方法了。美國聯邦法中通過禁止避姙方法的傳播，似在一八七三年間，在刑法第二一一條，把避姙方法與淫詞春畫之類列爲一類。這種法律的規定，實在大半起於疏忽，不肯詳細

去審查內容，隨隨便便的通過了。避姙方法的應該禁止，有人提出議案，後得孔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一力運動，遂得通過成爲法律。聞說孔斯托克本是反對淫詞艷曲一類的東西最有力的人，而且很受人的佩服的，但這一舉，近人說他完全出於疏忽，因爲不曾加以詳細辨別的緣故。於是到一九〇九年法律又禁止郵遞，而且各州遂定出一種叫做猥褻律(Obscenity law)來，禁止售賣避姙的器物藥品之類，雖然他們對於猥褻兩字作何講解，並不作什麼說明。

這等法律對於產兒制限運動自然是一個大障礙，美國產兒制限會的計畫上的說明，所以很有與這類法律反抗的態度，想徵集有力的人的幫助，把這類法律改變。去年產兒制限會開會的時候，聞已經議決，向郵政總管要求開放郵禁了。

但這種運動雖歷受各方面的攻擊，勢力卻不絕的擴大，英國去年由斯多潑斯女士(Marie Stopes)在倫敦設立產兒制限講授所一所，有不少名人給她贊助，如嘉本得(Edward Carpenter)克賴耐(J. R. Clynes)，科克斯(Harold Cox)，麥開士勳士(Sir Lynden Macassey)羅丹(Maude Royden)等。

荷蘭產兒制限實行很早，在一八八四年間，著名的婦女運動的先驅耶確孛博士(Dr. Alletta Jacobs)設立一個講授所，現在聞已增到五十四所之多了。

中國對於生育小孩這件事，還是任其自然的盲目的本能，總他『自生自滅』。因爲國內的紛亂和政府的不穩固，因此到沒有設法養成人民以本族蕃殖爲榮的餘暇。在民間雖然曾隱隱存着一種以多子爲福的天真的欲望；但此種欲望常常被生活的困難所壓倒，受多子女的累的怨訴，是我們不時有得聽到的。現在因珊格爾夫人到英國去赴產兒制限會之便，來到中國，將產兒制限的理論和實施的方法，也同時傳到中國，這本是適應中國的需要的；但凡是應用一種科學的方法到人生上，非有適當的知識不可，否則是不行的；這次珊格爾夫人去後，能有怎樣的影響留在中國，卻也不能預料呢。

歐美各國產兒制限的現狀



梓生

歐洲大陸的社會中，在十九世紀中葉，發生制限產兒的思想，流行避姙。法國的社會，從上中流到下流，都採取『二兒制。』這是因爲照法國的繼承法，親死之後，須把遺產分配於幾個兒子，其結果致父母爲上流社會生活的，分配後就入於中流社會；爲中流社會生活的，分配後就不得不入下層社會的生活，因此做父母的，爲憂慮子女的將來，發生採取『二兒制』的風俗，在對分遺產的生活程度，保護子女的社會地位，因爲這個緣故，從一八五〇年到一九〇五年間，法國的生產率在人口一千中，從二十七減退到十九。至於荷蘭人，則採用新馬爾撒斯主義，在國中設有五十餘所的避姙教授所，生產大爲減退。德意志雖爲生產率減退最少之國，但歐戰以前，也已表示低落的趨勢。這雖有種種的原因，但德國是醫術最進步的國家，死亡率本來很少，這生產率低落的傾向，不能不說國民的避姙是一種原因。其次以法國爲中心而流行的產兒制限思想，輸入英美各國，其初專流行於上中流社會，次第向下層社會宣傳。英國的生產率，在一九〇七年人口一千中爲二十六，一九一七年減退到十八。英國殖民地的澳洲諸邦，也是同一樣子。北美合衆國的舊有各州，生產率平均似乎增高；但這因爲移住民生產率過高的緣故，至於本地住民的生產率，與法國實在伯仲之間。

這樣生產率的減退，在歐美各國，幾乎成爲共同現象，這固然有種種的原因，但因產兒制限思想的避姙流行，助長這生產率的減退，實在是顯著的事實。產兒制限的宣傳和避姙法的教授，也愈加助長他。這是說歐戰以前歐美各國的社會狀態。然到了戰後的今日，各國的戰死者，非常之多：英國六十五萬人，法國一百另七萬人，意大利四十六萬人，美國四十萬人，俄國百七十萬人，(?)德國一百六十萬人，奧國八十萬人，土耳其四十三萬人。這等男子，都是國民的精粹，富於生殖力的國寶，經這一次死亡，於人口上不免大受

打擊。而法國所受的打擊尤大。因爲這個緣故，各國都比戰前獎勵加陪的產兒。但是在英美的社會，依然有許多人仍繼續宣傳產兒的制限。這種趨勢，美國實爲更甚，近來上流及中流的社會，幾乎沒有一個不行避妊的；產兒制限的思想，在國中十分膨漲。

現在且把這種宣傳的論理上的意趣，略略講一講。蓋所謂性慾，有兩種要素。一是屬於種族保存的本能的，一是屬於男女生活的快樂的。而在這兩種要素中，男女生活的快樂，比種族保存的本能，更爲重要。向來說男女生活的快樂，不過助成種族保存的本能的一種作用，實在是非常的誤解。我們試看一切的動物，祇因種族保存的本能而營生殖，一交尾之後便受胎，並沒把性慾當做快樂的精神的生活的。人類卻是不然，人類是把性慾當作快樂；就是把男女的生活，當作精神的快樂，享樂那同食慾一樣的性慾的必然，不得不依早婚以求性慾的滿足，且不得不依自由以制限產兒，這是動物所沒有的一點，實在是人類生活的特長。避姙的原理，實在就在於人類生活的性慾愛護。人類的生活，須受社會的保護，所以非作成優良的國民，這性慾的愛護也便不能保全。社會中上流及中流的國民，因爲有教育經濟的保證，能夠曉得避姙的方法，行產兒的制限，生優良的子女，施以充足的教育，因此不致毀損夫婦性慾的快樂。然在下層的人民，卻不可能。社會的人口，常須穩健全的分子維持，像現在的由下層社會維持着，甚爲危險。他們的生活狀態，爲着十分貧苦，子女陷於營養不良。加之沒有施充足教育的資力，反增加無教育的人民。這樣的漸漸使國民惡化，是現代社會的傾向。低能兒，神經異常者，精神病者，酒精中毒者，有肺病者，有花柳病者，色情狂等，貧窮惡劣者便是他們代表的產物。這是在人種衛生上，可爲深憂的事情。要想去救濟這個，不可不努力行產兒制限去阻止下層社會的多產，造成優良的國民。因此就有行避姙的必要。尤其是下層人民，因爲沒有教育，不曉得避姙法，因多產自苦；所以教授他們避姙法，使他們免去貧困，實爲社會改良人種改良的一種大運動。

總而言之，各國產兒制限的實行，大概都從上中流社會開始。這因爲上中流社會的人，知識較高，對於兒女的責任感，也比較的重大，所以纔有此現象。但因此就使許多人發生民族衰頹的憂慮，甚且把這個作爲反對產兒制限的理由。然而這種反對，實在是因噎廢食的辦法。要救濟所謂民族衰頹，不是禁止產兒制限所能奏效，祇有向下層社會宣傳產兒制限的方法，纔是根本的救濟策。在初行產兒制限的地方，像我們中國的，尤其該注意到這一層纔好。



附錄



美國產兒制限會的宣言和計畫

高山 譯

宣言

因為生產漫無制限的結果，在美國的許多極複沓的問題就要很可怕長發出來出於人力所能節制之外。

在各處地方，我們見貧苦的人家常有巨大的家庭。那種不適的分子，在民族上都增多得最快，不能養育他們自己的子孫的人們，由教會及政府來鼓勵他們多生兒女，如生下來的小孩中，多數是有病的，或低能，許多變為罪犯的人。維持這班無用人的肩責，便都負在國民中健全的分子上。要增高我們的文明程度，必需資產。現在這資產，却使用在維持這班不生產的人們。

這種大害處之外，我們更目睹婦女的健康和生命常因懷孕過密而遭可恐的毀傷。這種非需要的懷孕，常常引起墮胎的罪惡否

則也足以增多兒童勞工并且降低生活標準。

要創造小孩優良的民族，必須將母性的職分提高到高尚的地位，如果懷孕一日任其自然這事便一日不能做到。

我們主張生育小孩應該：

一、由愛情而姙娠；

二、生育須由母親的意識的願望；

三、并且必須在能夠生育健全的小孩的情況之下而生產。

所以我們主張除得到這些滿足的狀況外，母親必須有避姙娠的權力和自由。

各個母親在人間社會裏必須實現她的當然的地位，生育一個小孩到世界上來的時候，她必須明白她自己對於民族的責任。母親的生育子女，必須對於人類的表現和振新上，有責任和自主，不該由於無節制之本能的盲目的及偶然的結果。

以上各條，在我們的國民及人類的將來上有根本的重要，必須婦女們先在產兒制限上得到實際的科學的教育之後，方纔能夠得到。所以本會的努力，當對於這第一目的而進行。

計畫

美國產兒制限會的準備，將無制限產生之危害的各種情形，和產兒制限之世界的必要，去教導各區人民，使他們了解。

本會因連絡科學家，統計家，研究家及各種社會機關所見到的情形，因此不得不組織以下各分部：

探究：搜集一切關於科學家講到因爲無制限的產生，而發生怠忽，缺陷，及依賴等的害處的各種事件。

研究：從那由科學研究出來的確實的事實及統計上，去研究出可以幫助公衆衞生，以及研究母親與嬰兒的死亡問題，由於無限制的生產而起的兒童勞工，心身缺陷及怠忽等的各問題的結論來。

衞生：生理學的講演，由醫學家負擔，如有母親及將爲母親的人要知道產兒制限的方法時，則將無害及可信的方法，以應她們對於這項知識的要求。

低能及瘋狂者的免除生育，並鼓勵這種方法施用於身有遺傳疾病的人，并且使他們了解所謂免除生育並非絕他們的性的表現，不過使他們不生育小孩。

教育：教育方面教育的程序，重在由思想界的領袖——教師，牧師，記者，著作家——的指導，使公衆知道產兒制限的原理的道德及科

學的正當，及在國民和民族基礎上的不可少。

政治及法律方面：徵求法律顧問，政治家及議員的協助以剷除去各州及聯邦的那種鼓勵生育下劣增長病患困苦貧窮而妨害建設國民的強健政治的法律。

編制：派遣幹事往各州去徵求協助，并喚起衆人知道產兒制限的重要，由此法律可以改變，而且產兒制限的講授所也可以每州成立。

國際間：這一部專備與他國裏的相同的機關共同協作，從事研究產兒制限與世界人口問題，食品分配，國民及種族間的衝突的關係，并且促各國團體，以謀世界和平，和國際間的和好。

美國產兒制限會發刋產兒制限評論報告及研究制限的人口，與不制限的人口在國民及世界問題上的關係。

美國產兒制限會定每年召集各部會員，開評議會一次，使各部會員得以接洽一切情形，以國民教育促進自主，自持，及獨立的能力，不依據公衆，不縱慈善上的濟助而謀個人的自立。

附 產兒制限的利益

產兒制限能使各個母親知她的健康與體力不能管理小孩，則可以停止生產。

產兒制限能使母親一度生產之後，等到體力，及受孕時所得疾病完全回復之後，再事生產。

產兒制限能够使她體力得到，如果她在結婚前曾操過艱苦及長時間的工作期非得到充分的休養不宜懷孕。

產兒制限能給她教導小孩及養護小孩的時間充裕。

產兒制限能給她發達母愛的機緣使不會成爲一個奴隸，疲乏憂愁神氣沮喪的苦工。

產兒制限能保存她丈夫的愛好。父母能够供生養他們所要的小孩數目，并在這間隔時期內過幸福的生活，伴居及和諧凝合他們的愛。

產兒制限可以免因欲免除這不需要的姙娠而用藥物及有毒的墮胎劑。

產兒制限可以免除因母親體質不能擔負姙娠的死亡。

產兒制限可以免許多小孩的死亡，他們的死亡只因爲貧窮，無知識，從疲乏的母親裏生育下來，缺乏生活力的緣故。

產兒制限可以免除兒童勞工。苦的母親當幫助及忠告她生育小孩須以丈夫之力能够維持而止。

產兒制限能免除賣淫——這因爲

(一)有適方法青年不妨較早結婚，待他們收入足以維持而後再生育小孩。

(二)爲妻的人們可以免掉屢屢懷孕的恐怖，婦人常常懷着身孕是使丈夫出去作挾邪遊的一個原因。

產兒制限可以免遺傳病從父母傳到子孫。

產兒制限給婦人得顯示她的感情和表現她的愛情，這是使夫婦完聚的一個要素。

產兒制限能使家庭爲平安和諧愛好之所。男子也喜歡到這里來；婦人也能在這里找到她的幸福和發展；小孩們也可以好好養護，加意教育，從此長大而成國民的最大的資產。

未來世代常讚美產兒制限的兩早宣傳。

生育制裁的什麼與怎樣

美國珊格爾夫人在北大講演　胡適之教授翻譯

小峯　矛塵　合記

今天我在此地能和這許多有思想的青年討論這個問題，我很驚奇而且很覺得榮幸。此次我因爲要赴倫敦的國際生育制裁大會，所以路過中國，想來大家都已經知道，如果世界各國裏都沒有『生育制裁』的政策，便都不能算是文明國。

生育制裁的問題，是新社會哲學中的一個中心問題，是精神和文化的要求的表徵，不只是經濟上的問題，而且這問題並不是新發生的，早就發生的了，這便是所謂人口問題。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在那時便都想設法對於人口的增加加以制裁；但當時的方法是不對的。他們的方法是墮胎和殺嬰。現在我們是要以科學的方法來使之不孕，並不是等受孕以後再來墮胎，或是等生出來了再來殺嬰。

現在我們且睜開眼來看一看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是沒有貧窮失業和感受其他苦痛的人的，如兒童工作，婦女工作等。會有人說這些病根，是關於經濟的，資本的和生計的問題；也會有人說是

因爲缺少宗教和其他道德的緣故。但我以爲這問題不是關於宗教的或經濟的，是一個生物學上的問題，是因爲人口太多的緣故；然而這並不是我的創見。在二十年前，英國的大文學家大哲學家惠爾斯 (H. G. Wells) 曾有過預言，說如果對於人口的繁殖不加限制，對於種類也不加限制，將來因此便可以釀成一個空前的大禍。在他說過這話以後的十幾年，到一九一四年便發生歐洲的大戰。這是因爲如果對於生育不加制裁，人口增加的速度是很快的，而智識科學和經濟的進步是不能像人口增加的速度那樣快；結果人口的增加便超過了人類文化所能教養的能力，而且因此發生了大禍。不只如此，而且使人類養成一種『婦人之仁』和自然相反對；自然界中本來有生存競爭的一種現象，則強者優者自能生存，而弱者劣者便應淘汰。現在養成了一種假仁假義的慈悲心理，便不配生存者也生存，不當繁殖者也居然繁殖。種類必是一天比一天的衰弱，而且大禍的發生一定是免不了的了！

現在西方各國關於生育的問題，有一種很怪的現狀，可以報告給諸位，使東方的智識階級有所警戒。西方近五十年來，一般上等社會的人都知道對於人口的增加是要加以限制的；如丹麥瑞典挪威荷蘭德國英國甚而至於美國在近五十年來已有許多人實行限制生育了——但不是公開的。然而實行的範圍只限於上等階級的少數人，因此無形之中便發生了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兩個階級。小家庭是屬於知識階級的，只有極少數的兒童，而且都是很好的，個個都可以養大，有富裕的財物，可以使兒童們受相當的教育，不至半途輟學，而且可以使他們受高級的教育，做社會上領袖事業，雖說是少數的，勢力都很大。大家庭便是大多數的貧苦者的；本身很貧苦，對於生育却不加制裁，雖不能教育兒童，但七子八壻，五男二女的却很多，爲父的既不能給兒童以相當的教育，爲母的又因生計問題而出外去工作，不能撫養他們，所以兒童們夭折的很多，即不夭折也只得到工場去工作。且還有很多死亡的產婦和嬰兒，而瘟疫疾病痛苦及種種罪惡，也都由此發生。如美國的統計，每年有三十萬兒童都不到一歲便死的，其中有十分之九是因爲不能養育而死的。雖曾設立許多醫院及看護，對於這種死傷加以救濟，然不用根本的解決法，到了明年，在這六百萬的婦女當中仍可以生出三十萬的兒童來死的。要是根本的解決，便當實行生育制裁，從所有的大家庭着手，使都縮減成小家庭。

方說的大家庭和小家庭，其區別是在小家庭的階級能以人力來制服自然，爲自然的主人，不爲自然作奴隸；大家庭的方面便是

順從自然的衝動，不加抑制，爲自然作奴隸。這是由於智識的深淺而釀成的兩種現像。小家庭方面的人，因得了智識的益處，所以兒童也少，家庭也好，很享快樂。他們還用富餘的財力，對於窮苦的小百姓們來作種種的慈善事業，但有一件根本的事情，他們是不使小百姓們知道的。這件根本的事情便是裁制生育。他們以爲要把這祕密的根本智識宣傳出去，是違反上等社會的道德的；所以他們寧肯捐出些金錢來，作這種皮毛的救濟。現在且舉一個例：諸君諒都知道凡兒童不到他應當工作的年齡而使之工作，在各文明國裏都認爲一件極不道德的事。美國議會中曾有兒童工作委員會的設立，凡不到工作年齡的兒童都不能使之工作。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很慈善的了。然而我以爲這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如果不實行生育制裁，卻要使不及工作年齡的兒童不作工；如醫一種身體內部有微生蟲的病，雖把皮外的微生蟲燒死，表面看來已經很好但過了幾天，患病的人還是要因爲內部的微生蟲的發作而死的。若要以表面燒毒的方法，來使不到工作年齡的兒童不作工，等將來還是有一班不到年齡的兒童來作工的。我以爲應當使兒童工作委員會中包入了我們生育制裁的主張，或者還能減去些這一類的現象，如果僅僅施行這種表面上的救濟方法，則兒童仍是要工作，而這種救濟的方法也仍是無益的。要是頭痛醫頭，痛醫腳，不想法子來根本的解決，那有什麼用呢？

最奇怪的現狀是：無論何處對於科學的研究，其成功都爲社會所承認的。如種花，怎樣接枝，和怎樣的選種，都曾有人研究的，種樹的時候，我們定要選個好種。如種果木，對於桃子橘子應該這樣的栽植纔好，都設有研究所的，如使橘子沒有核等等。即對於雞，也曾有費了許多金錢，來研究雞種的改良，關於這一類研究的成功，大家都承認的，且都以爲是應該的。即對於豬鴨牛羊等等的選種，也曾有人來專門的研究，且也很甘心的費許多金錢。但是在世界各國中，儘肯耗費許多款項來設立許多關於雞牛羊豬……的種類的改良所，卻沒有一國肯化費一文錢來設立一個人種改良的研究所。即如中國立國已經幾千年了，歷來都是主張有後的，而且把男子看的很重，沒有男子，只有女子，便只能算作無後的，但在這幾千年之中，對於人種的選擇也沒有研究出一個結果來，使要生男子時便生男子；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現在我們要來提倡生育制裁，使人種改良，那些文明國不但不加贊助，且竟出而反對，加以種種的干涉，如監禁罰款等。只有對於雞鴨牛羊……的種類改良，可以設立研究所，研究者可以得到官俸，並加以種種的獎勵和贊

助，惟獨對於研究人種改良的是要反對的，不特不加獎勵，反要加以種種的科罰和笑罵，而且在現在的文明國中都發生這種現狀。現在我敢大胆的說：人類的增加已經夠了，世界文化所能教養的能力，並不是因為沒有空隙可以容人，所以關於人類的增加應該加以制裁了。看近來社會上有些失業者，貧窮者和其他感受疾病痛苦的人們的多，便可看出世間的科學和智識，已經不夠支配所產生的人們了。

雖然我是一個極主張而且極敬仰個人自由的人，但對於個人生育的自由，我是主張加以限制的。我們現在把生產兒童看作一種義務，看作碰運氣的事，我希望將來會成為一種特別的權利：使配生育的人纔能生育，而且應有一種嚴格的裁制。但是究竟用什麼標準來定誰是配生育，誰是不配生育呢？現在約略舉出四條來說一說。

第一，凡是身有可以遺傳的病的父母不許生育。所謂可以遺傳的病，如白癡，神經病等是。這是無須我來證明的，稍有知識的人一想便知道。因為人口是以倍數增加的，如遺傳病的人也生育，數百年後，這種病人便要蔓延到各處了。

第二，暫時有重病的人不應該生育。如有肺病和心臟病之類，雖未必遺傳，而在醫生來證明無病之前，應暫時節制，不能生育：這也不用伸說的。

第三，女子至少到二十三歲才可生育兒童，不能再小。諸君或者要說女子在十幾歲時也會生壯健的孩子。但我們所要的是好孩子，是母親的知識發達以後所生的孩子，不只是肥頭胖耳就能滿足。我主張結婚要早，生育要遲。結婚之後用裁制生育的方法，使男女到配做父母的時候才生育。結婚早了，可以免除社會許多的罪惡。最顯著的，是(一)娼妓制度，(二)花柳病。娼妓制度的由來，大抵是少年不願有小孩，因而不結婚或延遲結婚的緣故；花柳病便可由娼妓傳染而來。所以我主張不生育的早婚。

第四，母親如在過艱苦工的生活，沒有休息的時間，也不應該生育。因為這種母親生下的孩子，發育不完全，胸襟也不發展。據蘇格蘭的調查，十二三歲即在工廠作工的女子，後來一出工廠便和人結婚，未曾休息，所生的兒子，十之九是低能兒。這種現象是應該避免的。我們為人類生子，不是要增加數目，是要增加資格。我們以為人類有了這幾種消極的限制，將來產下的孩子一定要好些。

自這種運動發生以來，反對的論調很多；但我們敢說始終沒有遇見過一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論調。所以我現在不對諸位討

論，實在也不值得討論。我知道諸君很想曉得實行的方面，但這是醫學家的專門的問題，我們今天不配討論。我們運動的目的，是在鼓吹各處設立醫院，有專門的醫學家，用宣傳的精神，教給男女們最新的裁制生育的方法。例如荷蘭幅員甚小，又處於大國之間，人口問題，非常切要：人口增殖，易與各國發生衝突；所以他們採用根本的解決法，裁制人口。三十五年來，國內共設立了五十五處公共醫院，用新法教人使人人有約束生育的能力。這種提倡的結果，成效很大。據荷蘭陸軍中調查的結果，平均每個男子的身長增高了四寸。所以實行生育裁制之後，可使做父母的不生育則已，一生便是好孩子。我們所要提倡的就是在各處設立醫院，使男女們能得正當的教訓。但是現在還沒有這種醫院的設立，所以不能不討論幾條裁制的方法。

現在所要講的實行生育裁制的方法共有三組：

（一）斷慾或節慾法　主張斷慾的人，以爲男女間的關係根據於精神上的愛情，不專限於色慾，故結婚之後是可以斷慾的。古代所謂柏拉圖的愛，就是這樣的主張，現在也還有人相信這個說法。我們能夠做到這一步，固然是很高尚，但這個不在我們所欲研究的問題之內，因爲他們已得到了解決，並且只有少數人能做到。我們所要討論的，是要人人都能做到的。

節慾法是根據這個見解來的，就是說婦女每月之內有一個安全期（從月經止後兩禮拜，到月經前三天，名安全期）在這期內交媾，不會懷孕，因爲卵子都死了。但此說不甚可靠，因爲各人的生理不會完全相同。例如這次德國有五萬退伍的軍人，採用此法避免生育，結果只有百分之一有效驗。可見此法不甚適用。

（二）斷種法　用斷種的方法使男的或女的不能生育。這個方法又可分爲兩種：（1）用X光放射男女的生殖器，使種子變弱，以後雖仍有色慾的能力而無生育的能力。但是這種方法尙在試驗的時期，不能有十分的保證。因爲受過試驗的人，有果然就斷了種的，有過了二三年仍舊回復的。現在所要研究的大問題是如何能操縱X光。據德國波爾鐵馬的醫學大家霍克的研究，一年後可以成功，使放射X光時可有一定的分量，要斷慾一年便一年，要斷慾二年便二年，可以任意操縱。現在有許多女子很怕生育的裁制，因爲受了裁制以後，再要生時不得生。如有科學的保證，要受孕仍可受孕，他們就膽大了。這種注射X光綫的方法，全無苦痛，並且不是使男女自後無色慾能力，不過把男的精蟲女的卵子消化，沒有娠育的能力罷了。（2）外科的手術。這種手術有兩種，一種是用於男

子的，一種是用於女子的。女子的生殖器自陰戶到卵巢有個喇叭管，精蟲通過喇叭管和卵子相聯合，便能懷娠。倘把這管子割斷，精蟲和卵子不能相遇，就不能懷娠了。這種的手術極繁重，而功效則甚大；不但能免娠，且能減少疾病，強健身體。男的是割斷輸精管，輸精管割斷之後，精液可出，精蟲不能出來，仍有性的興奮而不能生育。其結果是很好的，能使人的身體強健。這兩種方法可以叫做軍事的行動，用以防止不配生育而要生育的低能和神經病者的生育的。他們不能禁慾，只好用這個方法強迫他們不能生育。這原來是消極的方法，結果卻很有益處。德國有一癲者，因防止其生殖，將輸精管割斷，不久癲病也就好了。這種例在西洋是很多的。現在西洋有許多女子並非因為遺傳而要防止，為了兒女眾多的累贅，自己願意到醫生處去割。這些話在大半聽眾都是男子的面前講亦許不信，但這是事實。我認識的人已經割的有十幾位。然這方面是專門的，須經醫生的手術，我怕不能普遍。現在再講第三組。

（三）機械的方法　這方法亦有二種，一種是男子用的，一種是女子用的，都可由個人自己操縱。講到這個問題，我們總以為不甚鄭重。其實男女的性的關係的本身，可以說是高尚，也可以說是墮落，要看我們怎樣去用他。我們把他看得很高尚，便高尚了，我們把他看得很下流，便下流了。性的本身並不是不高尚的，也不是不道德的。如果不懂得這點，還不配談這個問題。所以我們不要存不莊重的態度，這個問題實可作為一個新精神新生活的起點。

男子所用的方法有兩種。其一是忍精；即交合時，精尚未洩，便把生殖器拔出。其二是用套子。這兩種是很普通的，但是都不甚好。因為這樣雖然可以避孕，而不能常用，常用了容易使男子發生神經衰弱的病。男子既不合式，便不得不研究婦女自能操縱的方法。德國醫學家發明一種方法，三十五年來試用很有成效的，就是用橡皮塞子塞住女子的子宮，使男子的精蟲和女子的卵不能相遇，可以避免懷姙。這種橡皮塞子由藥房供給，可用至二三年，人人可用，家家可用，是很普遍的。如女子的生殖器和平常不同，可以用第二種方法，即以藥塞入，使他融解。

塞子宮的橡皮帽子是很小的，剛搭住子宮之口，使精蟲不能與卵子相遇。懂得這個原理，不一定要用橡皮。在荷蘭是用二三寸大的海綿，浸於水或醋內，在交合之前塞於子宮之口。沒有海棉，棉花也可用得。

在一百多年前，拿破崙打破德國，兵士到處姦淫，鄉下的婦人們，發明了一種方法，用一塊熬過的豬油塞在生殖器內，便可不受娠。

當時不知道其中的道理。現在經過科學家的研究，方知精蟲不能透過油質，生殖器內放了豬油，足以阻礙精蟲和卵子的交通。所以第二種方法，卽用可可油做成塞子，塞入陰戶，既可融解，且也可以擋住精蟲。這類的方法很多，懂得他的道理，就隨便可以應用。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但因時間的關係，不能詳講了。

我現在總起來說，生育裁制的重要，想諸君一定承認了。我希望在中國也組織一個協會。這次美國派一百個代表，赴英國的國際生育裁制大會，我希望下一次開會時，中國也能派出這許多的代表。簡單說，這個問題是新社會哲學的中心。諸君都是少年人，常常夢想革命，夢想社會的改良等等。但人口問題一天不解決，這些夢想都是空的。所以我希望諸君坦白的老實的研究這個問題，幫助人類造成國際間永久可靠的和平。（錄是報附刊）

珊格爾夫人在上海家庭日新會的講演

張梓生筆記

今天承貴會見邀，得在這樣盛大的會場中講演，真是非常榮幸！但我在開講本題之先，不免要略說在日本時候的情形：當我在舊金山時，曾有許多日本朋友，要我到他們國裏去演講。到了日本，日政府竟不許我登岸。後來有許多紳士，以為人口問題，在日本非常重要，向政府多方關說，纔准上陸，但仍然嚴格監視，不准從事實際的宣傳。然日本人民，因為受了人口過剩的苦痛，所以對於我卻都非常歡迎。我在日本的講演，題為人口與戰爭，共講十五次。在人民如此願望而且歡迎的事情，被政府所深惡痛嫉，這大概是常常如此的！

產兒制限，並不是一種怎樣新的學理，向來本是有的。如饑荒，戰爭，疾病，瘟疫等等，便是人類社會中從古通行的自然的制限。不過現在想用科學的方法，去代替這種自然的制限罷了。

自然的產兒制限，祇行於未開化的社會裏，而且照這樣的聽其自然，社會也永沒有進步的希望。西洋各國所以有近代的文明，實是受科學的產兒制限之賜。近五十年來，西方盛行小家庭制度，家庭中除一夫一婦外，祇有三四個小孩，所以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而人生的快樂和幸福，也都從此產生。進一步講，就是說西方文明的發達，全在於這種的小家庭，也未嘗不可！若在大家庭中，因爲子女太多，父母的護持教育，不能周到，因此發生疾病，天亡，貧窮，犯罪等種種的不幸。此等禍患，不但家庭受着，而且往往影響到社會方面。

我從前曾經調查美國的許多大家庭，覺得他們渴望產兒的制限，實在與小家庭差不多，不過他們缺乏知識，不曉得制限的方法，所以不免使家庭任着自然的趨勢而澎大，結果使所生子女因教育不能完全顧到的緣故，更加沒有知識。這是很可嘆息的事情！

制限產兒的『方法是怎麼樣？』和『應該怎麼樣實行？』現在的世人，固然也有很知道的；但是不曉得這道理的總還很多。我現在可舉個例來說一說：譬如有一對新夫婦，結婚了十年，很勻稱的生了三四個子女，那麼，父母對於子女，因爲人數不多，一切都可以容易顧到，可以使他們受充分的教育；而父母自身，因爲擔負很輕，也可因此得享人生的樂趣。這豈不很好麼？又譬如別一對夫婦，婚前雖亦不願多生子女，惟婚後因不知產兒制限的方法，以致子女在十人以上，那麼，母體旣因子女過多的煩累失了康健，子女也因此教育不能充足，或者父親所得的薪水不能維持一家的生活，因爲種種苦惱，犧牲他素來遠大的抱負。在世界日益進化，人類對於種樹木，飼牲畜，尙且曉得要求改善的法子，而對於人類本體的生育，反不去注意，眞是可笑的事呵！

中國文化發達很早，而對於生產一層，却任其自然，以致文化有停滯的現象，現在應該趕緊採用科學的產兒制限法，以養成優良的人種，產生良好的兒童。但有三層地方，不可不加以注意：(一)男子或女子應該拒絕與有遺傳病（如花柳病等）結核病和神經衰弱的人應結婚。(二)女子不到二十三歲，不當生產子女。(三)結婚須滿二三年，方得開始生產。——以上第二項的理由，是因爲二十三歲以內女子的生產，所生子女必多愚鈍，而於母體的康健也非常有影響；第三項的理由，是要結婚時間旣久，雙方性情互相了解，並待母體的健全和父親經濟力的充足，使可以維持有子女的家庭生活和負擔子女的教育費。

聽者諸君！我以上的話，我想諸君中一定有非常駭怪的，其實二

十世紀的世界，自由的聲浪，鼓動全球，倘女子而不能自行制限其生產，則所謂自由豈不傷失了麼？

大凡一種新學理出來，總不免要遭反對的，產兒制限的學說，社會上反對的也很多。他們以為產兒制限如果實行，人類必要絕滅；豈知用科學的方法來制限產兒，人類不但不會絕滅，反可以因此革新而益加健全的。又有人以為大家庭中人數衆多，可以產出偉大的人物的。他們舉美國的佛蘭克令來做例，以為佛蘭克令是大家庭中第十八個兒子，能夠這樣偉大，可見大家庭是產出偉大的人物的。其實這種例是偶然的，不足為據。大家庭中的偉大人物，像

佛蘭克林的不過一個，此外有幾千幾萬的盜賊，乞丐，都是出自大家庭的，他們却不曉得了。況且從人類歷史考察起來，大家庭中所產生的偉大人物，決不及小家庭所產出的多。可見這種反對，也是毫無科學上的價值的。更有從醫學方面持反對的論調的，以為制限產兒有害於父母身體的健全。但在實際，制限產兒是用科學的方法，斷無傷害的事情，並且已經美國中下兩級人家試驗過，也不曾有損害發生。

（記者按：以下述產兒制限的方法，與前篇在北京大學所講演的相同，所以不再複記。）

產兒制限運動

陳海澄

譯產兒制限運動百人委員會發刊原稿

改革大家馬丁路德嘗立於一垂死之產母榻旁，慨然言曰：「若婦人厭棄生活，而終因產兒殉身者，不足介意。任其因產兒而死，伊固死得其所矣。」

此乃四百年前事。自後吾人之態度漸變，不但對於婦人然，對於如此產兒之價值亦然。貿易界中有通行之語曰：「物之可貴，不在豐而在嗇。」此亦可以語於今日之人類也。」

產兒制限之論，未及二年，已有奇迷之進步，向者僅少數有識者切切私語於密室，今則大庭廣衆，昌言無忌。報章冠於前幅，雜誌著

爲論文。即就美利堅一國而論，產兒制限同盟在十八個月中，已成立二十餘所之多，其組織之宗旨，即欲反抗禁止宣傳產兒制限律者也。

據極可靠統計，美國每年墮胎之事，凡二十五萬，而因此致死者五萬人，質言之，墮胎者五，必死其一。

近有誤解產兒制限運動爲贊助墮胎之實行者，此非事實，蓋其所含之原則，與之迴別也，抑且產兒制限中主要論辯之一，即以防止墮胎之盛行爲職志。

美國對此問題之法律，爲世界各國中之最嚴者，此亦饒有興趣之事實。紐西蘭，法蘭西，荷蘭並無嚴厲之法律，德與英雖有之而甚少。荷蘭一八八一年成立之新馬爾撒斯同盟 (The Neo-Malthusian League)，入會者在六千人以上。而自一八九五年以來，蒙國家許可，特頒明令，視爲『公衆便利』之舉。該會於通都大邑以及農業區域，遍設產兒制限講授所五十二處，俾詢問者可由承値之看護婦加以指導。

六年前，珊格爾夫人以傳播產兒制限之小冊，爲聯邦政府控以刑事之罪。時有英國素著聲譽之士，上書威爾遜總統，以訟其冤。署名者有 H. G. Wells, Arnold Bennett，牛津大學教授 Gilbert Murray, William Archer, Edward Carpenter 等。書中有云：

『凡事業如珊格爾夫人之彪炳者，除亞美利加合衆國外，世界文明諸邦，悉已嘉納而宣傳之，而貴國仍視爲刑事的犯罪，此同人等所欲請閣下加以注意者也。

『對於人類中如是嚴重之問題，當具清醒坦直之見解，而得有所建白，吾人在英倫，已於一世紀前，經過其禁談之黑暗時代，竊以者斯緊迫之問題，而禁遏其討論，實爲阻礙人類之進步。

『故同人等敬乞閣下爲言論自由爲種族改良計，鼎力斡旋。此不獨珊格爾夫人一人之幸，亦即人類全羣之幸也。』

對此問題，在美國所發生比較的短促之鼓盪，已喚起素爭衆望之士女之贊助，司法官吏之表同情於此運動者，不勝枚舉。其中竟有公然於法庭表示者。紐約州法官 Wadham，曾對生六子之母，以犯小竊而受審者，判伊爲無辜。蓋伊夫病瘵且失業，而伊則爲養子而行竊故也。且謂若國家常此不許如此潦倒之婦人，明悉阻止多產之方法，則彼不願因伊等竊物養子而罪之。

一九一六年秋，Iowa 州 Des Moines 城之法官 Charles A. Dudley，審議在庭之某夫婦使諳習產兒制限之方法，以彼二

人有九子而無以養也。且申言曰『羅斯福之反對論調曰民族自滅者，爲害於我國較當世任何主張爲尤烈也』其他法官之表同情者爲 Brooklyn 之 Nash, Cleveland 之 Phillips, Chicago 之 Stelk, 及 Oregon 之 Gatens。即就紐約一城而論，贊助此舉者之多，觀其一部分之名錄，已足驚人。著名之牧師以社會幸福起見而贊助者亦不乏人，如 John Haynes Holmes 博士 Percy S. Grant, Stephen S. Wise, Frank Oliver Hall, Frank Crane 及 William Milton Hess 是也。

盡力於社會事業者中，閱歷資望爲發上乘者，覩於其所必須改革之情況，爲之咋舌。故對此運動之重要，雖時或訥訥，然終不能已於言也。其中有『亨利街房留地』之創立者 Lilian D. Wald，前紐約公衆慈善事業監督現任全州慈善協會幹事之 Homer Folks, Greenwich House 副院長 Mabes Spinney，城市文官任免委員會會長 Henry Moskowitz，公衆科學院董事 William H. Allen, Survey 雜誌主筆 Paul Kellogg。

關心公衆幸福著稱之婦人，於產兒制限運動之各方面，正在盡力活動，列舉如下：

Mrs. Amos Pinchot, Mrs. J. Borden Harriman, Mrs. O. H. P. Belmont, Mrs. Stanley McCormack, Mrs. Philip Lydig, Mrs. Elsie Clews Parsons, Princess Troubetskoy, Mrs. Juliet Barrett Rublee, Mrs. J. Sergeant Cram, Mrs. Charles Tiffany, Mrs. L. Emmet Holt, Mrs. Hermann Biggs, Mrs. William Leon Graves, Mrs. Marion B. Cothren, Mary Heaton Vorse, Rose Paston Stokes.

馳譽當世之士女，其所從事之事業，雖殊紛歧，然對於如此緊急之問題，無不油然感動而表同情。此輩碩彥中，如耶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兼延壽學院衛生參議部部長 Irving Fisher，支加哥大學教授 James A. Field，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Franklin H. Giddings，濮林司登教授 Warner Fite, 及 Havelock Ellis, Charles Zueblin 皆在其列。

在此宣傳政策中，醫生亦甚活動，若輩先進中，得尤爲著稱者二人焉。一即可敬之 Abraham Jacobi 博士，爲紐約醫學界中最得人信仰者之一；一即 William J. Robbinson 博士。接踵而起者，皆一時俊彥。如紐約州立衛生局之 Hermann Biggs, Medical Review of Reviews 主筆 Ira S. Wile 博士，著名小兒科專家 L. Emmet Holt 博士，神經學專家 Frederick Peterson 博

士，紐約 Polyclinic Medical School and Hospital 長 Ludwig Kast 博士及 John A. Wyeth 博士，紐約 Post Graduate School and Hospital 之 S. Adolphus Knopf 博士，Godfrey R. Pisek 博士；神經學專家 George M. Parker 博士。

以上列舉之人，於此慘淡經營之運動中，皆與有力，而開風興起之要人，尚日增無已。

子息限制，在有史以前，已見其端，蓋人皆具祛除過剩人口之本能。往古時代，彼用殺兒之手段，而覺婦人與幼女，不甚有益於其部落，故所生之女，或溺於河，或縊殺之。

迨人類生命之價值，漸見增高，殺兒之風漸滅，而墮胎繼起。此等先民，關於人體之智識，茫無所知，故婦人之懷妊與否，不能決定，因而須待徵狀顯著者之後，始召村醫墮之。其法令婦臥地，而醫則擊之蹴之，直至激成流產爲止。以上事實，乃據 L. Jacobi 博士在 The Critic and Guide 之某論文所引述者。

解剖學既已了解，吾人方覺妊娠之際，墮胎愈早愈妙。柏拉圖與亞理士多德二哲，皆主張墮胎，且謂行之當力求其早。Soranus 者，第一世紀在羅馬行業之產婦科專家也。相傳其倡導避妊，以爲較墮胎爲易，而其危害亦較少。更有一有趣之事，卽在文明的羅馬，墮胎之事，完全合法，惟其許可之權，在父而不在母。迄於中古時代，產兒制限之一般的情形，無可稽考，大約於少數人間，幸得私相授受耳。

至一七九八年，始爲近代產兒制限鼓盪時代之嚆矢。是年英國牧師馬爾撒斯 (Thomas Malthus) 著人口論 (Eassy on Population) 中有云：『人口準幾何學的比例而增；食料則準數學的比例而增。』是故彼之戀戀過慮者，以爲按現時人口之增加率，不久食料必將不給。彼則提議實行節慾之法，限制人口，以圖補救。馬爾撒斯主義之濫觴，實爲此小册之功，今已獲全世界經濟學者之注意與批評矣。

一八一八年，約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之父雅各穆勒 (Jamen Mill) 爲第五版大英百科全書關於人口過多之危害，曾著一論。惟彼未曾主張節慾，而主張謹慎其事，以防受胎。於是新馬爾塞斯主義 (Neo-Malthusianism) 之名以起。故在歐洲今日之產兒制限機關，以是見稱，而不如美國名稱 Birth Control 之直捷了當也。

一八七六年，Annie Besant 與 Charles Bradlaugh 在英倫被控，以散播 Knowlton 博士所著產兒制限具體方法之小册

子故也。此訟博得時人非常注意，哄動世界各地，不曾大聲疾呼曰『產兒制限』有法也。彼告因是得釋。而一般人曾謂自一八八七年以來歐洲重要諸邦之產兒率所以低減者，實因受是獄之影響。

The Critic and Guide 雜誌之主筆 William J. Robinson 博士與前任美國醫學會會長 A. Jacobi 博士，在美國最近十五年來，曾以演說或文字鼓吹，授人產兒制限一事為合法，實為產兒制限運動之先驅。但其時未得多數人之注意，直至七年前，珊格爾夫人破壞現行法律，始引起世人之注意焉。

珊格爾夫人自身生有子女三，為有經驗之看護婦垂十四年。彼曾看護子息過多之貧婦，經驗既富，乃關心於產兒制限之一事。此等婦人，往往於不能鞠育其已生之子女時，冒險乞助於「江湖派」之墮胎，而不願有更多之子女。此等墮胎事件之結果，輒為血液中毒而死。觀去年紐約一州，因墮胎致死者有八千起，則其危害可知矣。珊格爾夫人親歷此等事件者數。彼貧民窟中之婦人，分娩之後，殘喘苟延，乞醫生告以避妊之法，而知醫生為功令所格，不克如願。質言之，伊等非繼續產兒，即將永久犧牲於墮胎中，或與伊夫隔離而後可。此婦人孤立無援之情狀，至為慘苦，而夫人所為之惻然也。

此種慘狀，使珊格爾夫人耿耿不能去懷，於是發起組織一小報，名曰『婦女叛逆者』(The Woman Rebel)，於其中聲稱將傳授避妊方法。甫出版，即為郵政官吏所遏止。於是又著一小冊子，名曰『子息限制』(Family Limitation)。中述種種避妊方法，簡明扼要。夫人敢犯國憲，毅然宣傳，風行於世者已數十萬冊。

繼而夫人又往較為自由之各國調查，尤注意研究荷蘭情形。按該國業於一八八一年設立公衆產兒制限講授所，各該所曾於一八九五年蒙國家頒給便利公衆之特許權。目下遍布荷蘭全國之講授所，有五十二處。而夫人尤所欣羨者，即此等講授所，實為傳授避妊方法之中樞。美國法律既不之許，故伊決定開設一講授所，以與法律抗。

Brownsville 為紐約州 Brooklyn 附郭貧瘠住區之一。夫人在其間之 Amboy 街四十六號，設一講授所。襄理其事者，有其妹拔爾恩 (Ethel Byrne) 夫人及通譯 Nania Mindell。其妹亦一富有經驗之看護婦也。於是日報刊記其事。不數日，為警察所圍。夫人與其助手，均被控為妨礙公安及其他諸罪。其妹先受判決，定在 Blackwell 島執行三十日之禁錮。自一方面觀之，伊所犯者為政治罪（因伊故意嘗試國憲之權力），則法官衛理當許其贖鍰。當時不許自贖，故拔爾恩夫人寧絕食以抗之。伊滴水不進者凡五日，

卒受強迫喂養至第十一日，珊格爾夫人以信其乖謬之理由，訴於州長 Whitman，始得釋焉。

絕食爲示威的方法，人之贊助與否，固無關宏旨。而紐約市報及其他日報，於絕食之際，日於前頁中以一長行載疲爾恩夫人之情況，連類及其提倡之產兒制限運動，因之大惹公衆之注意。在此示威舉動進行之中，有紐約著名婦人，奮興而起，羣赴州政府請願於州長，乞其對此緊急之全局，加以考慮。州長於是允組織委員會，令調查顛末而呈報之。此次得官廳視爲冠冕之舉動，實爲產兒制限運動史上之大進步，蓋此次已撤除『猥褻』『淫污』之賤稱矣。

珊格爾夫人之急進的活動，既使公衆注意，且使之覺美國法律之陳腐。其結果則全國中設有二十餘之產兒制限同盟，皆以請願諸州政府改革禁律爲職志。在紐約城如此活動之組織有三。全國產兒制限同盟(The National Birth-Control League)，業於一九一五年三月成立，設事務所於 West 46th 街二十一號。是爲總部，除鼓吹在全國組織聯會外，竭力籌備全州之運動，以期於一九一八年之秋州議會開會時，通過議案，使關於猥褻類之現行律，刪除避娠之禁條。

百人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One Hundred)者，爲著名婦人所組織，其員數實不止此。其推 Amos Pinchot 夫人爲首。其共同集合之目的，即欲於此事功，予以道義的經濟的援助，而使社會覺悟茲事之重要與嚴正。是會與上述聯合會，共爲紐約全州教育的大運動。又紐約產兒制限同盟爲新組織之團體，Birth-Control Review 雜誌，即於此發刊。

對於產兒制限有數種之駁論，而最普通之一，即爲宗教的理由。惟此一層，誠屬難言，不當置之討論之列，蓋宗教乃信仰之事，非可以供辯論者。但可喜者，雖天主教會於反對產兒制限一事，現亦無確實之宗教規律也。蓋據紐約該教會某領袖之言，此種反對，僅爲宗規之遺風而已。

天主教會猶他種發展之機關，除有關其主旨者外，亦受漸變之支配。邇者 Gibbons 主教，接見其同宗之參政運動之婦女三十人團，而對所陳述者，加以嚴重而殷勤之注意。具證彼所代表之教會，對於參政運動，抱更寬容之態度，爲十年前所不可能者，大約更越十年，該教會對於產兒制限一事，亦將容忍之矣。

人輒引聖經以示產兒調節爲上帝所不許，即指其曉之『孳生產育繁衍於地』一語也。惟須知上帝發此語時，世間僅有挪亞家八人。將欲實遵帝命，彼等斷然不容如吾人現行一夫一妻制度之

耗費。所羅門與其同代之人，不但有一妻，充下陳者以千百計。若吾人容納古訓，當儘力蕃殖，則亦當容納其隨伴之情況。且準此說，每一婦人當充其力以生子女。如現今吾儕中醫士，教師，及其他操高等職業而子息少之人，將猶如乏嗣之偶，同爲世所詬病，而舉凡吾人科學的與優生學的近代標準，悉與此上述極端主張相枘鑿也。

在近代貧富各趨極端之都市生活中，子息繁多之家庭，不但妨礙其家人之幸福，抑且於社會有害，此常事也。考醫士及社會調查者之統計，則知多子之家庭，其嬰孩死亡率，較少子之家庭，非常之高。Alice Hamilton 博士，曾於一九一〇年五月出版之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Medicine，登載一千六百個貧銀勞動者家庭之報告。其嬰孩死亡率，以千爲本位，如左表：

四兒以下之家庭平均	一一八
六兒之家庭平均	二六七
七兒之家庭平均	二八〇
八兒之家庭平均	二九一
九兒以上之家庭平均	三〇三

換言之，八兒以上之家庭，其死亡率較之四兒以下者，有二倍半之多。

觀於調查之報告，婦人產兒過密，不但於母有害，且及其兒。誠以爲母之道，非普遍的經驗。人類之半數，從未經分娩之痛苦，恬然若視爲故常，其祇漸加痛苦之懷胎亦然。近來華盛頓國立兒童調查局 Grace L. Meigs 博士，揭示統計之數目，吾人視之亦當驚駭。伊根據官廳報告，此邦之母因產兒而死者，每年有一萬五千人。一九一三年，十五歲至四十四歲之婦人，死於生產者，除肺癆病外，爲最多。其死亡率三倍於腸熱病。此等婦人中，不知有若干人，其體格之狀況，不當許其受胎；又不知因產生過密而耗其生活力及抵抗力者有幾。使能一一確知，誠至饒興味之事也。

至於生產過密之影響，英國經濟學家 R. J. Ewart 曾研究英國某工業區域作一報告，謂凡在前兒降生二年內所產之兒，即至六歲，其智識體力，仍顯然有發育未全之象。若以之與產期稀疏之兒比，或比於首生之兒，則前者短三吋，輕三磅。F. Boas 於一九一一年政府公報中，記其所著僑民子息體狀之變更一文，其結論曰：『僑兒之身體發育，若自體高察之，則以子息較少者爲佳。』

上述報告，僅示生產過密者身體上顯著之結果。惟爲母之道，不僅產兒而已，其含蓄之意甚多。如吾人希望於爲母者之眼界廣闊，利害分明，生活正常，發展均齊，而爲之子者，乃能於隨伴之暇，得其

教化與激勵。多子息之家庭，爲之母者，主持其全羣極爲週至，雖爲吾人所不能諱，然究爲例外，惟其母必具異常之精力，而且有多雇保姆之財力，始克勝任愉快。準諸常例，一年生一兒者，其年事較長者，常蕩遊街頭，怠荒無教；設爲之母者，苟有餘暇，吾知必循循掖誘，撫摩顧惜而不已也。

更有多數男女，其自身則實行產兒制限之法，而以爲羣衆不需此種智識，卽有之亦慄於應用。惟彼等若讀凡與產兒制限運動有關之婦人，其所接紛至沓來之函札，則必爲之驚愕矣。凡提倡節育之婦人，其姓名住址，朝載報端，夕接問函。此等函件之來處，若父若母，各州皆有。詞氣之間，顯露曾受教育，溫文爾雅者有之，拼法訛誤，字跡潦草者亦有之，且甚多。其可憐之呼籲，以期拯之於顚沛困苦之外，則一也。

吾人討論之餘，可及『民族自滅』(Race-suicide)一題。此乃駭人聽聞之事，而猶惑世人者，所以試其恐嚇手段者也。產兒制限智識之宣傳，雖確使生殖律低減，但同時死亡率與之俱減，而其結果常見人口之純然增加也。

一八八一年荷蘭始設產兒制限講授所時，其某三大城間之生殖率，爲千分之三三·七。一九一二年，生殖率減至二五·五，而一般之死亡率，在同期間，亦自二四·二減至一一·二。觀此則人口仍有增無減。（以上係根據結核病專家 Adolphus Knopf 博士之論文。此論文亦主張產兒制限，曾刊載於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之 The Survey 雜誌。）

吾人若記取男女期望子息之殷，則民族自滅之談，實難加以嚴格之考慮。醫士於其營業之時，常遇一種婦人，爲子息計，寧受『子宮切開』至四五次者。其身體雖不能準正常之法，產生子女，然絕不恐懼而毅然受之也。愛幼之心，人皆有之，而自愛其子，厥爲尤甚。此爲父母本能中所有堅強不撓之能力，根深蒂固，萬不致因產兒制限運動之普遍，而使人種滅絕也。

尙有一反對之論，卽根據於誤解之有害的結果者。有害方法，固確有使用者無疑，但儘有可知之無害的方法在。故因此反對，實無充分之理由也。蓋多數醫家業經證實若適當應用避姙方法，決無弊害。

William J. Robinson 博士，於其所著之實踐的優生學記云：『更有一辯，謂避姙方法之使用，能使婦人不姙，嗣後卽欲子女而不可得。此乃絕對的不確。足證此乃對於避姙與墮胎二事，混同視之。屢屢墮胎，能使婦人不姙，但避姙方法，行之適當，無此結果。蓋

不欲有子之婦人，用之者不知凡幾；而一旦欲之，則廢而不用，不久卽有身矣。」

最重要而最普通之駁議，大約謂此風漸進，則少婦間之不名譽事，將日增矣，準此，則已假定青年處女間之道德標準為已低落也。吾人共信抑制多數少婦之勢力者，與其謂為因消極的恐怖，毋寧謂為因積極的理想主義為當。夫以實行強迫之方法，保持少女之貞操，此等文明規律，吾人所斷斷然去之者也。西班牙及南美諸邦，少女被迫禁錮，嚴密監護，窗有鐵檻。在高等社會中，少女不許一刻與男子獨處，卽在其女之家中，雖明晨將嫁之者，亦然。

現今社會對於婦女之態度漸變。吾人已漸覺因乏發展機遇而促成之消極的品德，既無益於個人，亦不利於社會。蓋人於人格造就之際，本具善善惡惡之能力，必擇善而從。未嫁女子出必伴護之風，至前世紀非常廢弛。故少女入學，或至大都會工作，實已毫無羈絆。然而吾人未覺婦女界因此改變，為世詬病，而女界自尊之念，較前反為增進。產兒制限之智識，宜傳益廣，吾人亦信不致使道德標準低落也。

此事於少數人或不免發生弊竇，究未可以為反對合法宣傳之理由。鐵路，街車，自動車，以及其他為現代生活之要素者，每年犧牲人口不少。今設有人為疾馳之自動車碾斃，自其妻觀之，至善之法，莫如運動當道，設法使自動車消滅。惟社會未曾為各個人之事件而受取締，蓋勢所不能也。

反對避姙之智識，以為對於某少女發生弊害；曾不知通國中已婚男女，其結婚後之生活，因缺乏此智識而致煩悶不安者，奚啻千百。纖弱之婦人與懷姙有性命之虞者，以及受俸非薄者之妻，其所入尚不足以維持現狀者——凡此諸人，視姙娠為不盡之威嚇。排解因家務興訟之官吏，僉謂離婚及反目之事件，因性交之不同意而起者，不知凡幾。若能自婦人心中，袪除此姙娠之恐怖，則多少糾紛與不睦之關係，調和上必見大有進步，此為吾人所共信。

或謂提倡節慾，似可以解決此難題，然未能視為實際的解決。蓋男女之視媾合關係，美艷而神聖，寡慾保胎，實為矯作而背戾之事。Freud，Jung 及他神經學專家，據其近今之研究，喚起世人注意一種病的徵象，卽常因兩性間關係失調所致者。獨身主義者為反常不全之生活狀態，人皆知之。然而強令相愛男女，使之同居，而免相狎暱，則更屬荒謬矣。

除上述辯證之外。關係產兒制限之原則，尚有數要點焉。

產兒制限最足使人信仰之一證，卽為已行此法之各國所得之

成績。觀於此等國家之確實統計，可知現有早婚之趨勢。其所以然者，因青年之儔，自覺可以隨時結婚，不必待經濟充裕，足以供養無限子息之時也。夫早婚爲減少妓寮及花柳病之良法，而墮胎特合之風亦自戢矣。

就積極方面觀之，產兒制限之良果，可於個人生活及社會生活覘之。據荷蘭之記載，自採取產兒制限政策後，充軍役者之體高，有顯著之進步。五呎七吋以上之男子數，業自百分之二四增至百分之四七，五呎二吋半以下者，自百分之二五減至百分之八。乞丐亦逐漸減少，甚可注意。其在英倫，每年所當救濟之人，其數以千爲單位計之，業於一八七五年（即產兒率開始低減之年）至一九一二年，從三四・五至二六・四，即降低百分之二三・五。

美國各大城貧苦情形之至慘者，小兒亦身受之。紐約泰晤士報，於每年冬季耶穌誕前，例載一表，名曰『紐約所亟需之百事。』觀此，即可得一兒童顛沛之顯例。此表係貧狀改良會（Association for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所編。表中所載之事實，有如父母瘋癲；父折脊；母因多產或善病而無力工作；或稱某家多可憐之小兒，全賴一十六齡之兒或姊供養之；或云一家有八個十齡以下之小兒……讀之令人酸鼻。對於凡此事實，吾人可作一無可諱飾之斷語曰：紐約所亟需拯救之慘苦，若能利用產兒制限之法，則能免者多矣。

更有一重要之論證，即產兒或含罪惡之一節，雖似不可信，實則甚確。婦人之有某種疾病者，設使生產，必至有性命之虞，此已爲醫學家所證實。如骨盤畸形，某種賢臟病及心臟病，結核病皆是。蓋瘋癲，結核，及若干傳染病，有遺傳之可能性，使兒女畢生蒙其不利，則尤爲不揣設想者。

赤貧之區，其個固不可得醫家之將護。輒有男女因遺傳之污點，或致傳於子孫，實有不宜生育者。然微之事實，其產生面黃肌瘦之小兒，年年如故。據可靠之統計，可知此種兒童，將來大都漸成感化院，監獄，妓寮，瘋人院中之人物。若替幼時及成年所受之苦楚，滙而觀之，已可懼矣。然而管束教養之所費，皆國家及吾輩各人所擔負者也。

至於結核病於受胎之危險，人皆知之。然紐約城中之結核病治療所猶有答人以吾輩不令父母知避姙之法者。故婦人姙娠後，該所醫士，輒令送之醫院，俾施手術，以全其生。此乃迂闊之法，而實一殘忍之法也。

近代科學，已以醫藥克疫癘，以變通勝饑饉。夫疫與饑，乃從前要

求增進生殖率之原因也。減削人口之第三大原因，厥爲戰爭。際此戰爭世界而論及永息戰爭之將來，似覺虛誇，然已有多人信戰爭爲原始的殘忍的古代遺物，迨人類於進化中已臻佳境，遠離其獸性，則吾人當能遏止者也。戰爭與人口關係密切之故，Havelock Ellis 於其近刊之戰時論文中已闡發之。此書以本問題爲旨者，不止一篇，且均極有價值。愛理斯引德國 Munich 著名社會衛生學家 Max Gruber 教授之言曰：『此次戰爭，爲事之所必至而不可免者。德國實負其責，所謂負責，不在道德上而在生物學上；因四十四年來，德國人口自四千萬增至八千萬，所以此次戰爭，爲生物學上必然的結果。』又 Eduard David 博士爲德國國會之著名議員，且對於人口問題研究有素，嘗言設非德國於過去五十年間因生殖率增高之故，則必不致引起此次戰爭。疫癘，饑饉，戰爭三者，如果絕滅，則人口增進之需要自少，而吾人可以專心致志於演成更高的體型矣。

生殖率愈高，則死亡率與之俱高，動物與人類皆然也。生物體型演進更高，生殖率乃降低。白蟻之王，於其全生期中，每日產生八萬卵子；而牝象懷胎，須歷二年之久。至於人類，其義亦同。歐洲生殖率最高者，首推俄羅斯，每千約得五十，然而死亡率亦最高，每千爲三十六，而嬰孩死亡率爲百分之二六，亦爲他國所不及。其國民平均體高，亦較多數歐人爲低。

『天然』於潛移默化不可思議之間，創設並實行此產兒制限之原則，俾演成一較高之體型，是『天然』於人類的物質界中固已有所建樹矣。而人則並有機會以之實施於種族，使智識性靈並得發展。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智能也。惟藉其心力智慮，抑卽其自覺的意志，而若男若女，庶可續行其進化之順序，以達吾人現今所夢想之精境。

產兒制限，卽採用此原則，以適應男女之生活者。吾人不甘爲不羈的本能與盲目的幸運所操縱，而覺召小兒入世以前，當有謹嚴之準備，慈愛之渴望。世間男女有不能如是歡迎者：彼等或已有其所能適當鞠育之兒女，一也；以荏弱有疾，不能使兒女有正常的遺傳性，二也；彼等缺乏爲父爲母之本能，不欲有子，三也。不問何因，若輩已足使社會盡其力之所及，制止產兒，斷不可繼續任意繁殖矣。

爲父母者之責任與義務，不僅包含舐犢之柔順而已。實行子息限制，皆爲提高親道標準之最良方法；於是使累代人種之品質，日益優秀。蓋吾人欲以今代所能創設之成績，授之於彼，而希其善繼之也。（錄時事新報學燈節育運動號）